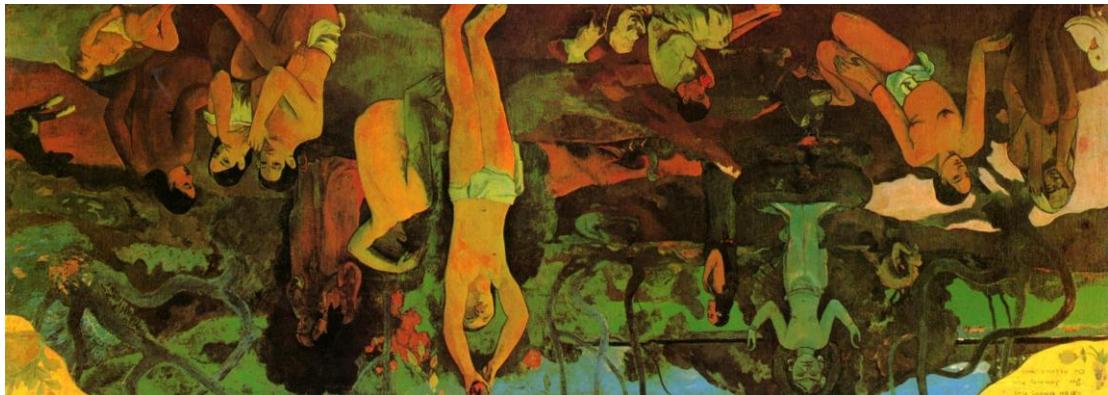


# 文藝復興 AGORA



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將往何處去？/卷首語

立人大學專題：大學，在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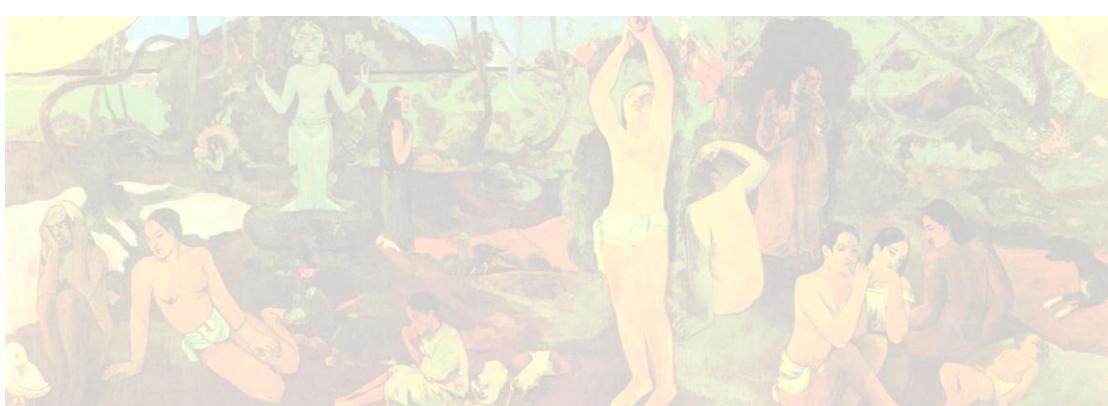
社會主義的兩大源頭/秦暉

小王子探訪維特根斯坦/專欄

我一生的願望其實是想做一個遊吟詩人/馬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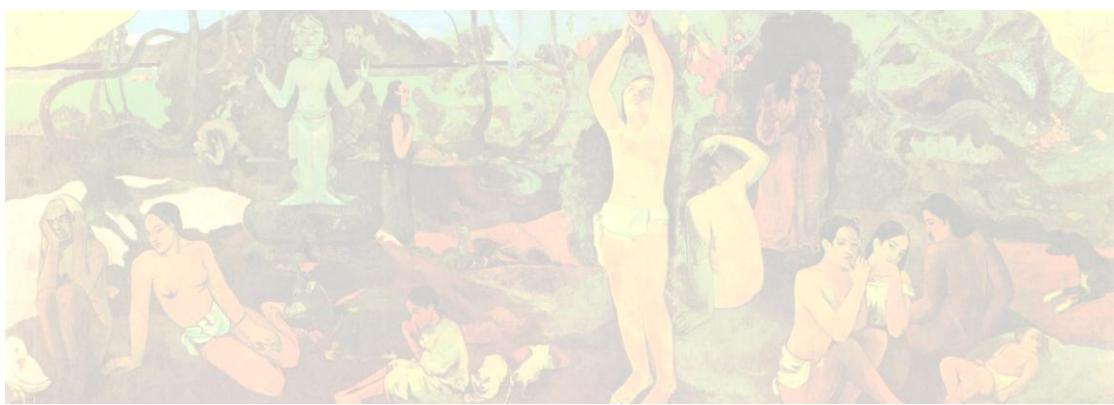
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無法如玫瑰般盛開/艾弗琳

我的立大辭典 / 專欄



文  
藝  
復  
興  
AGORA

主编：杨玉擎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 12:24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传统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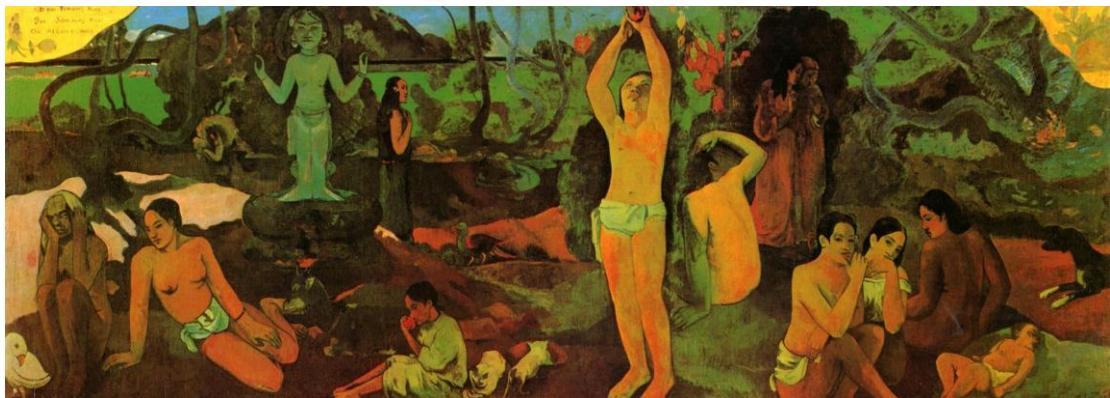
# 文藝復興 AGORA 创刊号

## 目录

7	卷首语：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去往何处？	
9	时与潮	欧阳风 辑录
15	【立人大学专题：大学，在人间】	
16	游学班是教育制度的创新	刘道玉
22	诗歌	
38	记忆	
48	我的学思历程/野夫	
60	华夏给你们的信/华夏	
64	致立大义工的每周一信/布归	
69	那一年盛夏，我们来到了立大/郭亦非	
72	社会主义的两大源头	秦晖
92	我一生的梦想其实是做一个游吟诗人	马雁
95	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	艾弗砷
98	映衬一页春天的黑	老鱼
102	书读完了	金克木
107	被追杀的永生者的故事	大水
【小王子采访地球人】		
114	小王子采访维特根斯坦	小王子
【阿莱夫辞典】		
118	总装车间词典	杨轲
122	我的立大辞典	杨玉擎
134	【影·响】	付饶 拍摄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去往何处？



文藝復興 AGORA，是这本杂志的名字。我这样理解：文，给人以尊严，使人得以直立；艺，给人以信心，使人得以前行。文艺复兴，就是复兴人的尊严与信心，使人得以继续直立前行，积极生活。Agora 意为广场、集市，可以引申为公共空间，是每一个自由人实践理想生活的地方，是每一个知识人保守和探寻真理的地方。

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的杂志招来了一位特派记者，他自称是小王子，“第一眼瞥去，那摸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每一期他都会采访一位曾经来过地球或者仍未离开地球的人。你可要知道，被小王子提问，可不是一件省心的事啊。

常言道，开天辟地以来，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约有一千亿。这么说，就势必要有一个可怜的小傻瓜来充当第一个人类，很可能是它在原始丛林里手握石器、仰望星空的姿势过于销魂，银白色的月光洒满它的毛发，惹得附近一位正在捕食花鹿的异性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咚咚咚，于是就有了人类第一个家庭。我们大可以假想，首次跨过白令海峡的部落里有人类第一亿个孩子，建造埃及金字塔的劳工中有人类第九亿个孩子，佛陀是人类第 3141415926 个孩子，耶稣是人类第 6180339887 个孩子（牛逼哄哄的黄金分割点），中世纪的爱尔兰乡下，一声不响用木碗盛了新鲜的牛奶施舍给流浪汉的老妇人，她是人类第 27182818284 个孩子，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人类第 89442719149 个孩子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前往西班牙参加内战，太平轮上的第二个遇难者是人类第九百亿个孩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学习画画的儿童们有一个是人类第九百零一亿个孩子，静子走在花莲空无一人的街头，想起七岁那年在北海道的乡间，她悄悄把自己藏在夕阳下的麦秸垛里，她腹中怀着人类第 91347024000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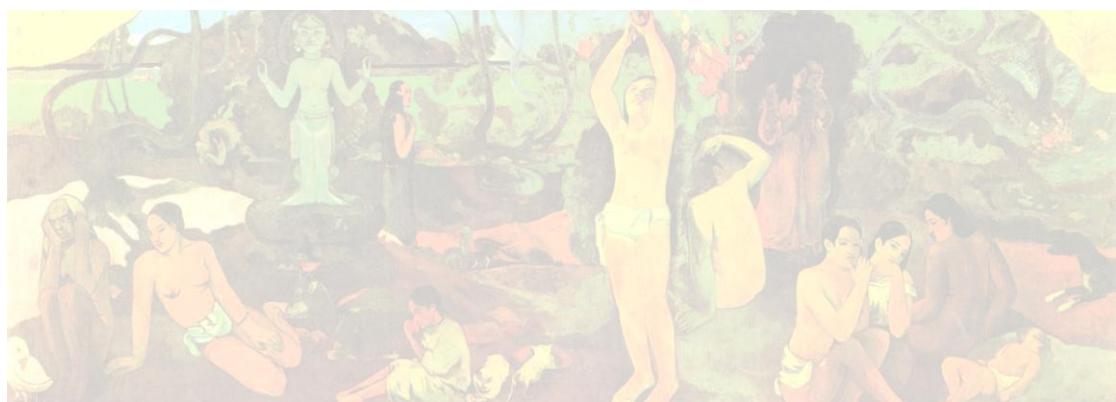
孩子，当人类第一千零一亿个孩子诞生时，“我和我未来的恋人正在父母的爱护下，蹒跚学步”（这是两年前写的一句话）。

这里面，有的人已经出现，却来不及出生；有的人已经出生，却来不及长大；有的人已经长大，却来不及守住童年的信仰。我们都愿意相信，在每个人的身后有一串长长的数字，它表示在你出生之前，有多少人曾经来过或者仍未离开这里；其中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在小心翼翼地积极生活，至死方休，百分之八十三的人疼痛难忍，黑暗中找不着灯火，或迟或早，百分之四十四的人不容小觑，百分之七十七的人生活在对某一段记忆的持久恐惧中，百分之一的人摸黑赶路，发光如星，百分之二十的人能够长时间保持快乐，约略百分之六十的人误以为青春永不会消逝，百分之三的人能在风暴肆虐的空地上吃力地站稳，百分之四十的人只重物质生活，没有幽默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值得同情，百分之一百的人终有一死（马雁同学曾在日记里披露：“每个人活着都牢固秉承一个隐秘的信念：自己将不同于过去的任何人——将获得永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倒是击中了我，在一个深夜里）。这么多的人，我能够牢记在心里的恐怕还不到一千个。但想象着这些人所曾有过的盼望和勇气、微笑与凝视、呼喊与细语，内心就充满源源不断的慰藉和感动，仿佛它们都汇集到了我身上似的。

我这样说当然是在胡扯，可是你看，我是在多么用心地胡扯。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呀。

（感谢 Szymborska 的《对统计学的贡献》对本文的贡献。）

九月十八日，威海



# 时与潮

欧阳风/辑录

别再关心灵魂了，那是神明的事。你所能做的，是些小事情，诸如热爱时间，思念母亲，静悄悄地做人，像早晨一样清白。

——海桑《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

得到是一种精明，放弃才是一种智慧；争强是一种虚荣，示弱才是一种成熟；辩解是一种无助，包容才是一种自信；展现是一种能力，内敛才是一种能量。

程浩，2013年8月21日去世的以“牛逼”而著称的二十岁少年。他在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绝不能回头。天堂未必在前方，但地狱一定在身后。”

各类拷问者、专制者、狂热分子，大声疾呼口号争权夺势的群众煽动者，他们“知道”，而且他们认为所知之事自身俱足。这便是我如此重视“我不知道”的原因，这词虽小，却张着强有力的翅膀，它丰沛了我们的生活，使之涵盖我们的心灵空间，也涵盖我们渺小地球悬浮其间的广袤宇宙。

——辛波斯卡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

小时候，我坚定地相信，在地球上消失的一切，最后都跑到月亮上去了。可是，宇航员在月球上并没有发现危险的梦，或是遭到背叛的承诺，或是破碎的希望。它们不在月亮上，又在哪里呢？是否，它们未从地球上消失呢？是否，它们就藏在地球上呢？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镜子：一部准世界史》一书结尾

人的正义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倾向不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必要。

——美国神学家尼布尔

这个时代是需要人们思考的时代，是需要坚守的时代，是要有对自己准确定位的时代。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一批“为此准备”的人，在迷茫和困境中发出理性的声音，有真诚、有功底的历史叙事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这要比世俗的“成功”或“过好日子”更有价值。

九十年代下海大潮涌起，金雁对坚守书斋的意义有过动摇，她清楚秦晖是不可能动摇的，为了保证让丈夫后顾无忧地做学问，她在犹豫是否搞一搞“双轨制”时，秦晖如是说。

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

——以赛亚·柏林 1958 年在牛津大学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因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胡适《人权论集·序》

尊敬的编辑先生，在我。

二十世纪初，《伦敦时报》邀请一群作家撰文，论述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切斯特顿写出了人类史上最短又切题的征文。

现在回想起来，惟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

——余英时《书中乾坤大》

那种吃苦也像享乐似的岁月      便叫青春

——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

不论如何，科学勃兴的当儿，同时却正是大肆搜捕女巫的之时，尤以马萨诸塞沙林城公审女巫最为典型。这种现象，正如同人类一切重大错误的根源，都是将理性施于片面零碎经验的结果。

——巴森《从黎明到衰颓——一五〇〇以来的西方文化生活》

文化就意味着选择与可能性，意味着个人化的体验、判断和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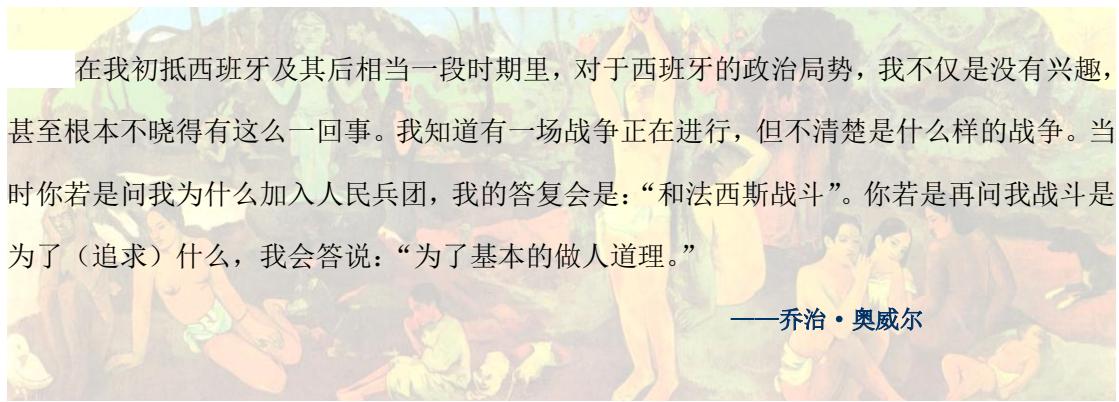
——2010年去世的青年诗人马雁 2008年的日记

小心生活，睁大眼睛，尽量别招惹痛苦。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如果非要他说出他想通过《十诫》传达的信息，就是这句话。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会成为坏人呢，诸位？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结尾，主人公阿辽沙站在石头旁边向一群孩子演讲



在我初抵西班牙及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对于西班牙的政治局势，我不仅是没有兴趣，甚至根本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我知道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但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战争。当时你若是问我为什么加入人民兵团，我的答复会是：“和法西斯战斗”。你若是再问我战斗是为了（追求）什么，我会答说：“为了基本的做人道理。”

——乔治·奥威尔

我是不可知论者，不要叫我什么无神论者。你听过一个不打高尔夫球的人自称不打高尔夫球者吗？你见过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为什么不打高尔夫球吗？

美国一位天体物理学家说

我与太太商量，不如把在北京望京的房子卖掉，然后在顺义郊区买一套，这样置换一下就可以多出几十万元。她答应了。于是我们在2013年1月把房子卖掉，按基督徒1/10奉献的习惯，把其中二十多万元拿出来作为此次研讨会的经费。

9月4日，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在网上发表。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公开达成共识，主办方王文峰如是说。

我知道啥？

——蒙田座右铭

犯了任何罪，就好像有一层雪落在地上，林间每种禽鸟、狐狸、松鼠和鼹鼠都会留下足迹。你没法抹去这些脚踪，你也不能收起梯子，不留下半点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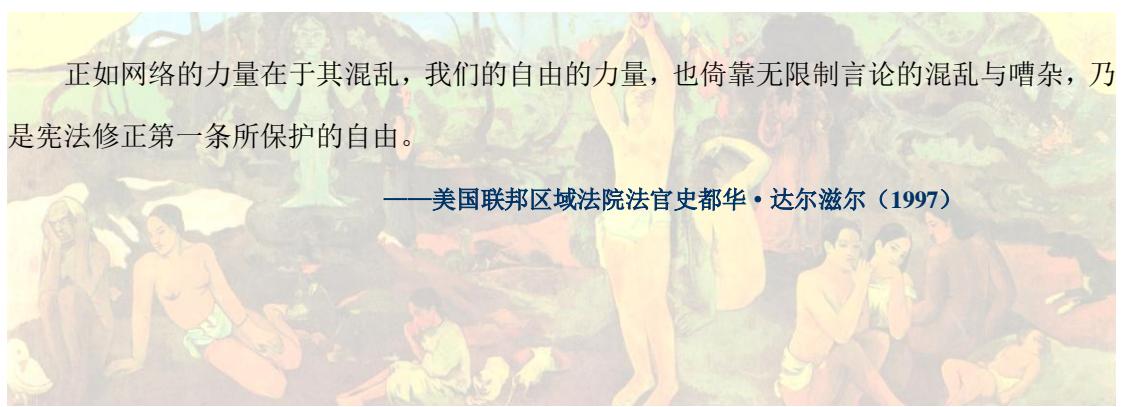
——爱默生《补偿》

民主文明，是史上第一个在另一支力量想要毁灭它时，反过来怪罪自己的文明。

——贺维尔（1970）

我要你：戒烟，系安全带；吃蔬菜，别晒太阳；减肥，给后座的孩子绑上安全带；讨论种族议题；用保险套，当义工；少吃红肉。

——某幅漫画字样，中间是山姆大叔拿指头指着读者（1997）



正如网络的力量在于其混乱，我们的自由的力量，也倚靠无限制言论的混乱与嘈杂，乃是宪法修正第一条所保护的自由。

——美国联邦区域法院法官史都华·达尔滋尔（1997）

好的大学，本来就应该姿态各异，你看过去的大学，每个都不一样，北大与清华不同，清华与南开不同，西南联大由前三所联合而成，但是气质又都不一样。近来很多民国时期的大被提起，但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学习过去的那些大学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把教育还给教育。

——《燕京大学：1919-1952》作者陈远

户口制只有奴隶制可相比，没有什么好改革的，就是应该取消。

春秋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在201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发言称

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我二十五岁，读着一个硕士，我被时间、空间、意义这些事情烦扰着。我知道的东西多得难以置信。我知道名字、年份，数以百计。我知道谁第一个上的珠穆朗玛峰。我知道谁导演了那些美国最蹩脚的肥皂剧。我知道当空气遇到机翼时，会在机翼上表面形成低气压，就是这玩意儿让飞机飞了起来。我知道亚里士多德讲的话是啥意思。我知道时间在太阳上会走得慢一点。我知道的实在太多了。我拿它们干嘛呢？我当然可以去参加“杰帕迪知识竞赛”，奖品是希腊游。双人的。但是我没有女朋友。我只能一个人去。但是我去希腊干什么呢？

——挪威小说《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

四年多前，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从中深切感悟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疗伤治病。图书馆能够帮助人们抚平心灵创伤，摆脱精神困境。

——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原山西省副省长于幼军称被撤职之后，在图书馆读书写作两年多，“书读进去，人就走出来了”。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一九八九年赴欧洲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  
一次有人出国，已从高位退下的胡乔木为其旧交，写了一幅字托人转交给胡乔木，写的就是这首词。

志同道合，相互提携。

著名学者伉俪陈乐民、资中筠金婚纪念，陈乐民题字。

在某种程度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这就像在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

——2013年8月30日，被称为叶芝之后爱尔兰最伟大诗人的希尼离世。

苏格拉底所经常谈论的仅仅是饮食——但实际上他不断谈论和思考的却是无限。其他人则以玄而又玄的口气喋喋不休地奢谈什么无限；而实际上他们不断谈论的只是饮食，金钱和利润。

——《克尔凯郭尔日记》



# 大学，在人间

编者按：2013年夏，第三届立人大学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城市展开游学，主题分别为国与民、人与我；重演人类求知史&面朝上海，喂马劈柴；民间公益与公民行动；重新发现社会。立人大学是基于互联网的民间开放大学，旨在汇聚一流的老师、一流的学生，以自由和开放的方式探索大学教育的真正内核所在。立大的每一次尝试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民间教育在这片土地上的困境与希望，并促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探索下去。《文藝復興 AGORA》对今年的立大做了一次简单并力求客观的记录。



图为立人大学部分学员及义工在广州国际单位艺术中心合影



## 游学班是教育制度的创新

——祝立人大学第三期暑期学校开学

刘道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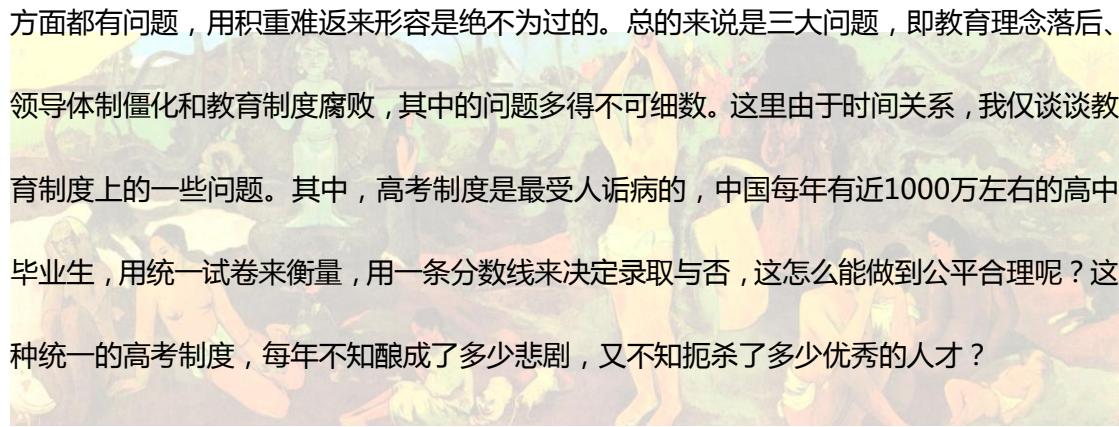
上图为2013年7月7日刘道玉校长在网上为立大开学致辞，下图为立大义工在刘道玉校长家中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和义工们：你们好！

今天，立人大学第三期暑假学校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同时开学，我作为立人大学的一名坚定的支持者，作为立人大学的名誉校长，其实是一名老年义工，通过网络在线，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祝本期暑假学校获得圆满的成功！祝学员们获得新的收获！

立人大学于2011年7月1日创立，迄今已经两年周年了。她是一所草根性大学，是中世纪欧洲自发性大学在923年以后的中国再现，因此在中国她是一个新生事物。回忆立人大学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和打压，但“立人”依然屹立不倒，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敬佩立人大学的创办者们的卓识和胆识，我敬佩和感谢义务承担立人大学教学和指导工作的教师和学者们，你们的贡献将记载立人大学的创业史上。我也十分欣赏一批高中毕业生和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来到这所草根性的大学学习，这是你们勇敢的决定，是你们明智的选择，历史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无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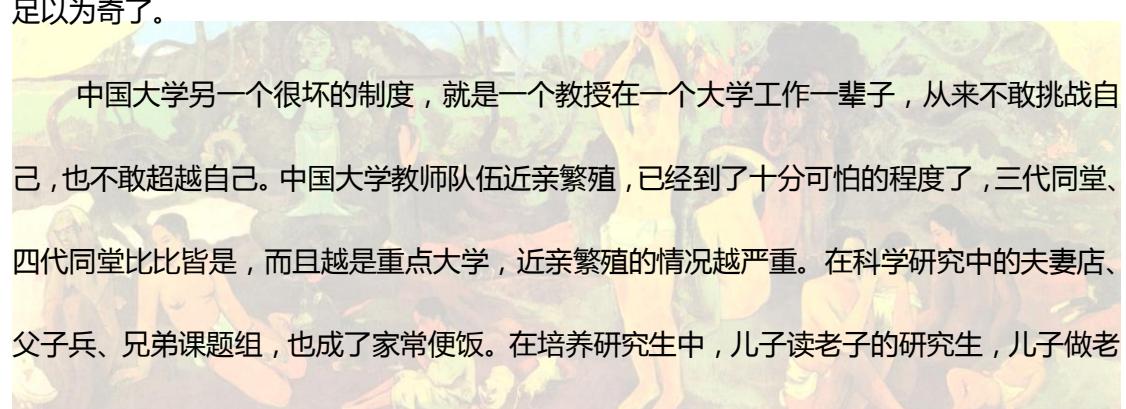
今年立人大学暑假学校的主旨是创办“游学班”，这是立人大学的一个创举，对僵化的我国大学制度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国大学的问题太多了，不是一方面有问题，而是各个方面都有问题，用积重难返来形容是绝不为过的。总的来说是三大问题，即教育理念落后、领导体制僵化和教育制度腐败，其中的问题多得不可细数。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仅谈谈教育制度上的一些问题。其中，高考制度是最受人诟病的，中国每年有近1000万左右的高中毕业生，用统一试卷来衡量，用一条分数线来决定录取与否，这怎么能做到公平合理呢？这种统一的高考制度，每年不知酿成了多少悲剧，又不知扼杀了多少优秀的人才？



此外，我国大学还有两个很坏的制度，一个是大学生在一个学校学到底，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甚至连北京大学正式规定，本校毕业生攻读研究生的不得少于50%。这是错误的决定，是典型的近亲繁殖。另外，还有免试读博、推荐读博的和高考加分等，这些都是及其不公平的，为托人情和走后门埋下祸根。美国大学淘汰率是75-80%，而我国大学基本上是零淘汰率，这是我国大学治学不严和教学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难怪，坊间流行一句十分广泛的口头禅：“大学的门难进，进来以后好混”，说明我国大学学习纪律松弛到了何等程度！

更有甚者，现在大学每年约有190天的假日，一年的学习时间还不到半年。每一届第八学期都以找寻工作为由，全部学生都等于提前放假了。对比80年代，每一届毕业生不到当年的7月15日拿不到毕业文凭。我50年代初上大学，虽然家在湖北枣阳，近在咫尺，但十个寒暑假我都没有回过一次家，假日全部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的广泛阅读。然而，现在的大学生，只要有3天的假，基本上倾巢而出，或旅游或回家。现在的为数不少的大学生不买书、不读书和不藏书，这也预着教育和文化的危机。

中国亚圣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试问：在今天的中国，有这样要求学生的大学吗？有这样教育子女的父母吗？有这样情怀的大学生吗？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可能只是“稀有元素”！而替代的是溺爱、迁就、放任、金钱和享受。因此，中国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产生不了大师，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中国大学另一个很坏的制度，就是一个教授在一个大学工作一辈子，从来不敢挑战自己，也不敢超越自己。中国大学教师队伍近亲繁殖，已经到了十分可怕的程度了，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比比皆是，而且越是重点大学，近亲繁殖的情况越严重。在科学研究中的夫妻店、父子兵、兄弟课题组，也成了家常便饭。在培养研究生中，儿子读老子的研究生，儿子做老子

子的博士后，也屡见不鲜。像这样封建家族式的教师队伍结构，居然见怪不怪，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敢于改革这个腐朽的制度。在这样的教授队伍结构中，怎么能够建立科学民主的学风，青年教师又怎么能够向自己的老师提出质疑和挑战？久而久之，大学教师队伍就成了一潭死水，养成了一批倚老卖老的所谓的“权威”，压制青年人，扼杀他们的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中国大学这种教师制度，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比起民国时期的大学，是一个大倒退。在民国时期，大学都有规定，本校的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本校工作，必须在校外工作5年后，只有获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方可重返母校工作。在民国时期，绝无夫妻店而言，教授的配偶不得在同校工作，要么到校外工作，要么做全职的太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解放后全部否定了民国时期的正确制度，代之以计划经济的作法，遂形成了大锅饭的教师制度。

反观世界各国大学，大学教授都是流动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教授在一个大学工作者一辈子，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如此。例如，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我1986年见到他时，他是耶鲁大学教授，后来他到了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丘成桐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是世界仅有的两个荣获菲尔兹、沃尔夫和克莱福特三大顶级奖的获得者之一，但他也没有在一所大学吃老本。他先后在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圣地亚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又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他读书时先后罗格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他工作后，也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授，从不停止挑战自我和超越自我。在中国如果哪个大学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一定把他作为神仙供奉起来。如果没有，也要从国外找一个退休的耄耋之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建一座皇宫式的别墅供奉起来。这不是大学的虚伪性又是什么？像这样的作法，世界任何国

家都不会有，因为他们没有大锅饭可以吃呀！

对比一下民国时期和国外大学的教师制度，可以看出我国现今大学教师制度腐败到了何等程度啊！不改革能行吗？在这种制度的束缚下，怎么能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怎么能够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现在，我再回到游学班的主题上来。立人大学这一期的主题是办暑假游学班，这是立人大学的创举！我为立人大学的创新感到无比高兴，我衷心祝贺游学班的顺利开办。提到游学班，使我想起了几位学术大师们的成才之路，国学大师陈寅恪和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就是游学成才的典型代表。

自90年代开始，在海峡两岸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一直持续了20多年。为什么呢？因为陈寅恪的成才道路，有许多供人们借鉴的经验，陈寅恪是中国有风骨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在国内并没有获得一所大学的毕业文凭，他先后留学东西洋16个国家，几乎游学了巴黎大学、柏林大学、东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内的各个名校，可是他却没有获得所谓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令许多人不解。其实，读书的目的本来就有不同的追求，有的是为了获得真才实学，而有的人是为了文凭或是学位。陈寅恪先生并不看重文凭，他专注于学得真才实学，博采各国和各大学之长。他非常注重知识的积累，在国外期间他掌握了13种语言，除了英、法、德、日、希腊、拉丁语以外，他还精通蒙、藏、满、梵文、巴利、突厥、波斯语等，这是需要何等的智慧和毅力呀！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从1949年双目失明，在身陷困境的情况下，历时20年他凭口授完成了《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本巨著，甚至连繁浩的注释，也是凭着记忆口授的。他的记忆力着实惊人，以至于美国余英时先生说，“要以全中国人的记忆力挑战陈寅恪的记忆力。”

朱光潜先生算是武汉大学校友，我曾亲自到燕京园拜访过他，先生的教诲 我永远铭记

在心。先生早年曾就读武昌高师，可是他不等到毕业，又转学到香港大学，后又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最后毕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解放前后，先生先后在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任教授，也没有坚守在一所大学坐井观天。他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国民党中央派了党棍程天放担任四川大学校长，代替受师生欢迎的张颐校长，朱光潜先生领导四川大学教授罢课18天，显示了他的大无畏精神，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其实，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文学家、科学家和诗人，都是在游历中学习和创作。我国唐朝李白、杜甫创作的不朽诗篇，都是在游历中学习和创作的。英国达尔文跟随海军巡洋舰贝格尔号，历时5年游历世界各大洲，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和化石，为他撰写《物种起源》和创立《进化论》奠定了基础，他也是游学的典型代表，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罗丹是法国伟大的雕塑家，他获得成功以后，有人问他在什么地方学的雕塑？他回答说：“我在森林里看树，在路上看云，在雕刻室研究模型，我到处学，只是不在学校里学。”同学们！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也是对大学教育的极大的讽刺。我收集了不少资料，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对大学的教育都是不屑一顾的。例如，爱因斯坦曾说：“什么是教育？把学校所学的全部忘掉以后所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呀！问题是我们现在不少办学人和求学人，都有一种虚荣心，不肯撕下假面具，不肯把真实情况告诉人们。

听了以上的事例以后，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特别青睐游学制度，我希望现在的大学打开围墙，允许其他大学的学生和自学的青年来旁听，参加学校内的各种讲座。也希望大学的教授们敞开你们的胸怀，也能够接纳校外的访学者。只有在这种开放的社会，在开明的指导思想下，游学制度才能得到很好的开展，为一切真正想学习成才的人创造条件，绝不能为那些为了混文凭、混学位和混官做的人做嫁衣，也绝不满足某些官员和企业老板带博士帽虚荣心的需要。

同学们！你们是立人大学创办的首期游学班的学员，那么怎么进行游学呢？所谓游学，就是在动态和开放的环境中学习，不是以课堂为中心。而是以大社会为课堂。游学并不是以获取文凭和学位为目的，而是为了提出和研究问题，为了寻求真知和真理。具体作法上，你们不要局限一校，不要局限于一地，不要局限于一师，不要局限于一个专业。总之，游学就是处处学，时时学，事事学，博闻强记，博采各家之长。尽管你们没有名牌大学的学历或是学位，但是你们一定不要迷信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古今中外没有学历的大师多得不胜枚举。莎士比亚只是个中学生，但却是迄今无人超越的剧作家大师。台湾钱穆也是中学生，但却是章太炎、黄侃之后无争议的国学大师。齐白石只读过三个月的小学，57岁到北京当“北漂”，但他是集绘画、书法、诗词和金石为一身的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古人类学家、中科院院士贾兰坡也是中学生，华罗庚也是中学生出道是世界级的数学家。有谁相信，一天校门未进过的国学大师，他就是华中师大的张瞬微教授。这种例子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问题的关键，成才不决定名校、名师，也不决定学历和学位的高低，而只决定于自己是否有理想，是否能够执着地为实现其理想而不懈的努力奋斗。

立人大学是一个草根性大学，草根没有什么不好，她有强大是生命力。正如唐朝诗人白居易16岁写的诗所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立人大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她扎根于广袤的大地，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她的。立人大学的宗旨的立人，什么叫“立人”？这使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他说：“教育是人的建设，教育的功能可以说是完成人的建设。”我认为“立人”就是人的建设。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我国现在大学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偏离了方向，人的自由、民主、个性、兴趣、尊严、选择权等都被剥夺了。试问：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怎么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我希望立人大学，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虽然立人大学不能给你们颁发显赫的毕业文凭和学位，但立人大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立人”这个永恒的目标，希望每一个经过立人大学洗礼的学生，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

在人生的道路上真正地“立”起来！

我从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历中总结出了两句箴言，愿意把它赠送给同学们，借以相互勉励。这两句话是：“一个人只要自己不躺在地上不起来，就没有人能够把你打倒。反之，如果一个人赖在地上不起来，那也就没有人能把你扶起来”。

立人大学还有一个宗旨：就是大家一起来办学，你们是学生也是主人，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这也是中世纪自发产生的大学的宗旨。我深信在这样的办学活动中，你们能够得到极好的锻炼，学到通常大学课堂中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眼界、胸怀、思想境界和能力！

法国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说：“胸无大志者无雄才”。我希望每一个来到立人大学的学生，既是胸怀大志者，又是脚踏实地耕耘者，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承担者和主宰者！立人大学暑期学校，每一期只有15天左右，显然不可能满足你们求知的欲望。但是，立人大学只是每个人成才的一个起点，今后的路要靠每个人自己去走。立人大学没有围墙，也没有毕业的限期，凡是进入到立人大学的人，永远是立人大学的人，相信立人大学这个雪球会滚越大。也许，再过50年，当你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一定会为你们的这一段经历而自豪！到那时，人们对立人大学也将刮目相看，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学必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让我们共同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祝你们学习顺利！

时值盛夏，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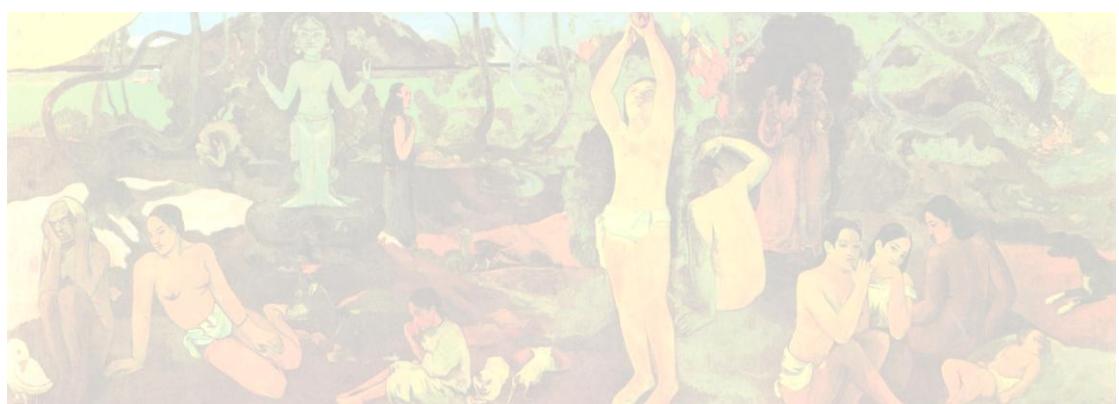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 诗歌



图为立人大学游学班广州组长风诗社众同学在清晨读诗，并顺便激励懒虫们起床



你离开了广州，从此再没人和我说话

吴凯鹏

女人都喜欢成熟的男人  
他们都这么说

你要是也喜欢  
你就去找一个这样的男人吧  
他还得有一个大胡子  
亲吻起来才温暖  
然后生一个胖小子  
幸福就来了

可是我爱恋的时候  
只想起爱，不确定性和此刻  
我只会长一些拖沓的民谣  
写几句酸不溜秋的诗  
偶尔抽烟、喝酒、装逼成性

你想要安妥与踏实  
愿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我所求无多  
阳光、雨水、姑娘



半生  
伍哲薇

我要将半生埋入土壤  
去汲取生命应有的质感  
脉搏同着水稻一块呼吸  
春天  
茶花花蜜侵盖在我肩头

用五谷侍奉双亲  
打磨他们肌肤的纹理  
给父亲画一只染了朱砂的白鹤  
养在泥土土坯起的墙头  
送还母亲她的爱情  
他们日夜写下的久了的情话  
码在日光照耀的窗前  
一幢大大的土房  
放置在田埂之上  
给母亲的母亲  
让银匠日夜在屋外雕刻银子的声响  
让外公坟头的荒草挂满火红的辣椒

我愿朝阳随暮色 安置我的每一个  
无处安放  
春节  
将廉价的福饼摆在先祖的案头  
两只狗隔着扁担调情  
猪的血肉冒着热气 以赤裸的方式  
从我门前抬过  
因而微笑

永不质问庞大的生活  
不怀疑梦想的焦灼  
种下食物最易落的花朵  
用锄头刨出它们清甜的泥根



## 天上和地下的爱情

陈佳

火箭和流星的爱情  
是亮闪闪的  
一个逃离俗世  
一个落入人间

气球和玫瑰的爱情  
是红艳艳的  
一个高高挂起  
一个扎根于泥

小蛇和毛毛虫的爱情  
是绿油油的  
一个把鸟咽下去  
一个在鸟肚子里

有人说  
爱情是不畏惧距离的  
谷歌说 1  
有情人终要掉到河里

既然掉到了河里  
就做那相互吐着泡泡  
不死的鱼

注释 1：快看 google 今天(七夕) 搜索主页的小游戏。



我在  
杨慢慢

我在每个清晨  
清扫门前的雾霭  
以便给你干燥温暖的胸怀

我在每个黄昏  
涂淡晚暮的阴霾  
以便给你光明纯洁的未来

我甚至还在每个午夜  
翻弄发皱的塔罗牌  
以便确认  
我在你身边

可是我只能给你一棵树成长的时间  
任靖庐

你说  
隔壁院里浓密的树  
结的果子甜  
可是我只能给你  
一棵树成长的时间

你说  
我的心硬得像铁  
可是我不能剖给你看

其实啊  
你说的甜果子  
像绵密的糖心粽  
藏在我心间



星空  
石头

“快乐”让你想到了什么？  
你说，春天的被子；  
我说，夏天的溪水；  
你说，秋天田野上的炊烟；  
冬天还没有来，  
而我，早已想到一只口袋里的两只手。

我喜欢，时间是夜晚；  
我喜欢，地点是小路；  
我喜欢，人物是我和你。

你走在前头，享受着今天；  
我走在后头，担心着明天。  
突然你转过头，  
倒立在我面前，说：  
“别担心啦，  
你看，星空都在我脚下，  
明天，我一定会踩着它们来找你。”





图为王小妮老师的诗歌课，她在那堂课上一共为立大学员朗诵了 1973 年至今的二十九首诗



## 无题

陈佳

恐惧让我沦为囚犯  
我开始和自己下象棋  
在这里 就在这  
我在黑暗里躺了十分钟  
纹丝不动  
我只能在黑暗里躺十分钟

世界 开成了花  
慢慢踏过鲜花  
慢慢走过恶臭  
不要仓皇地逃离  
不要荒唐地感激  
我在这里 离开这里  
等候刺穿我的阳光

## 陌生人

陈佳

你们成群走来  
像黑色的马匹 四面八方  
我却只能在这里背对着你  
我看着你的微笑  
心里不安  
因为冬日要来了  
我怕它握住我长满雪花的手



在拉萨  
石野马

阳光是不着声色的入侵者  
撕扯着纸糊的窗户和灯笼

植物在和它的影子私语：  
若是我们抓住阳光的头发  
是不是就可以为云朵扎七彩的发辫

他们亲吻着姑娘的睫毛  
抚摸着纸糊的窗户  
然后偷偷摘下了灯笼  
挂在云朵即将飘过的地方

可是  
只要美丽的姑娘  
洗净头发和骨头  
云朵自会提着灯笼  
披着阳光  
一溜烟 钻进发辫中  
变成的不止是七种色彩的美丽



## 但是我可以对你微笑

伍哲薇

天黑了  
我攥着破了裙子的布娃娃  
和榉树洞的兔子说声再见  
它塞给我一个  
蓝色的秘密  
那是给你的礼物  
可是你在哪里

我问风  
风将我托给金星的眼睛  
金星的眼睛挤出假惺惺的泪  
将我整个儿淋湿  
怀里的秘密  
被虚无的黑吞噬  
连娃娃也开始忧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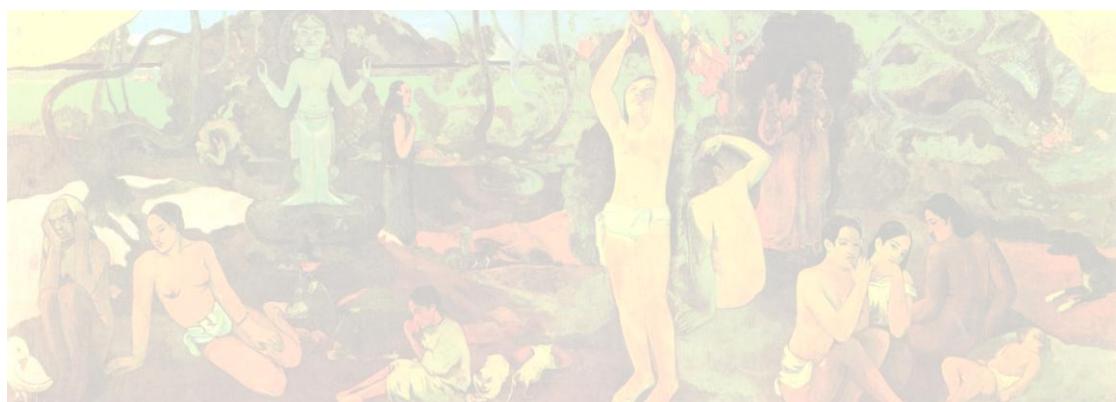
不哭  
在黑夜和破晓间  
一秒钟的  
我要赶去见你  
带着我眸子忧郁的布娃娃  
赶去见你  
我没有了蓝色的秘密  
但是  
但是我可以对你微笑



## 论年轻人以为自己可以永生

阿五

一千零一夜，  
星星不说话。  
世界微尘里，  
迢迢少年家。  
长夜中的纵欲与虚无，  
黎明前的投入与反抗，  
生而意外，死的恳切，  
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图为立人大学广州组长风诗社各同学清晨读诗的场景（站在子椅子上的这位姑娘就是照片的摄影叶舟，下面这位少年是她的好搭档梓安）





爱写诗、爱读诗的书奇



这位是陈佳同学，她在诗里多次提到“恐惧”，愿已在大洋彼岸的她能够免于恐惧



## 如果黑夜死了

牛虻

我  
何尝没有想过  
做燃烧的太阳  
普照整个大地

我  
何尝没有想过  
做追光的向日葵  
永远活在光明里

我  
何尝没有想过  
抛弃所有的所有  
不为迷途去哭泣

可是  
我  
又何曾想过  
太阳、向日葵和所有的所有的意义

可是  
我  
又何曾想过  
如果黑夜死了  
是不是就会有光明

如果黑夜死了  
噢，我们这些猫头鹰  
要到哪里去寻找光明



安稳与流浪  
匿名

苍穹星空下  
仰视喜马拉雅山  
好像伸手就能触到些什么  
在那无人之境  
被巨大的  
辽阔、未知与深蓝  
包围

你问我家吗  
当然想  
可是家里没有远方  
但正因为有家  
你的出走才能称之为  
流浪



## 海角伊丽莎白

陈佳

巨大的  
辽阔 未知与深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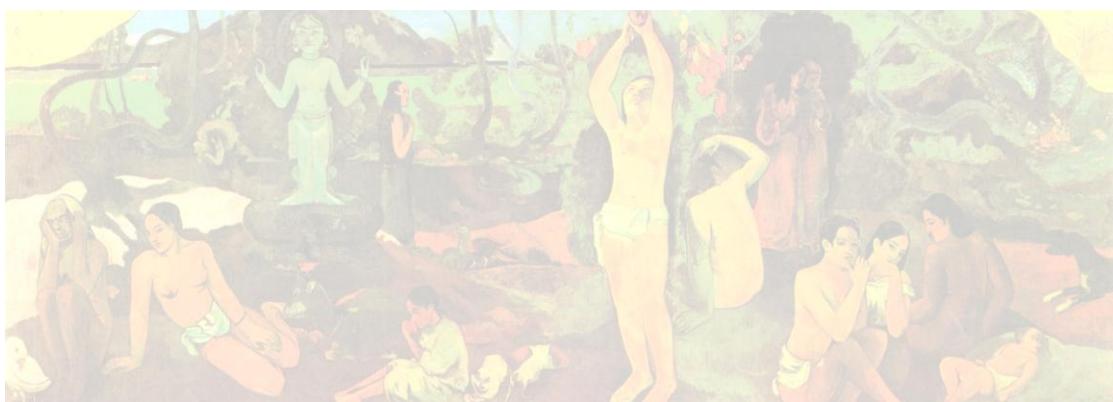
我  
望着  
听着  
嗅着  
那一锅深蓝的海鲜粥  
恐惧竟可以如此迷人

黑  
好黑  
天黑黑  
天空变暗了  
那是一块云  
化作了今日的光  
那是浪的触手  
遮住了流浪的心

远去的游轮掉头归来  
难道他像我一样迷失了方向  
嘘 别告诉他  
这样他就不会走了  
不会走了

原来  
我在故乡睡了一下午  
我以为  
我从来没有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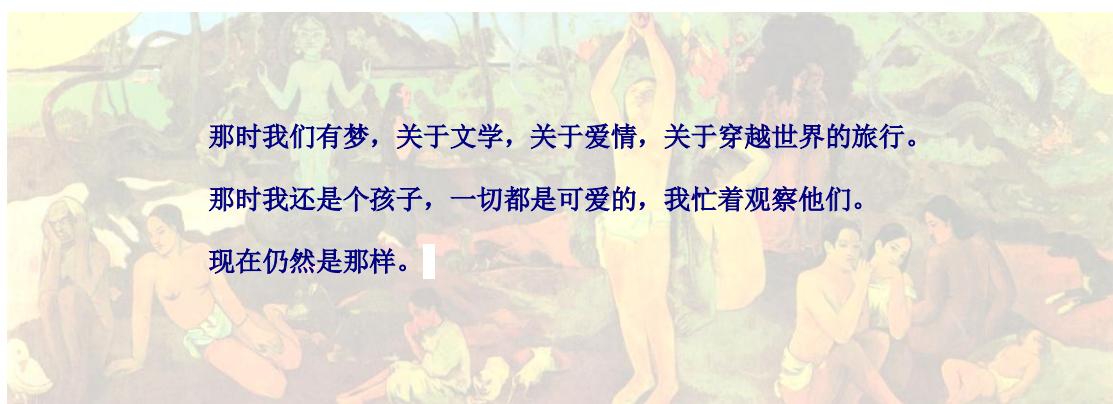
于 缅因深深的夜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



# 记忆



图为北京组学员在草场地表演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一切都是可爱的，我忙着观察他们。

现在仍然是那样。 |



上图为成都租学员在东郊记忆，下图为北京组学员在爬野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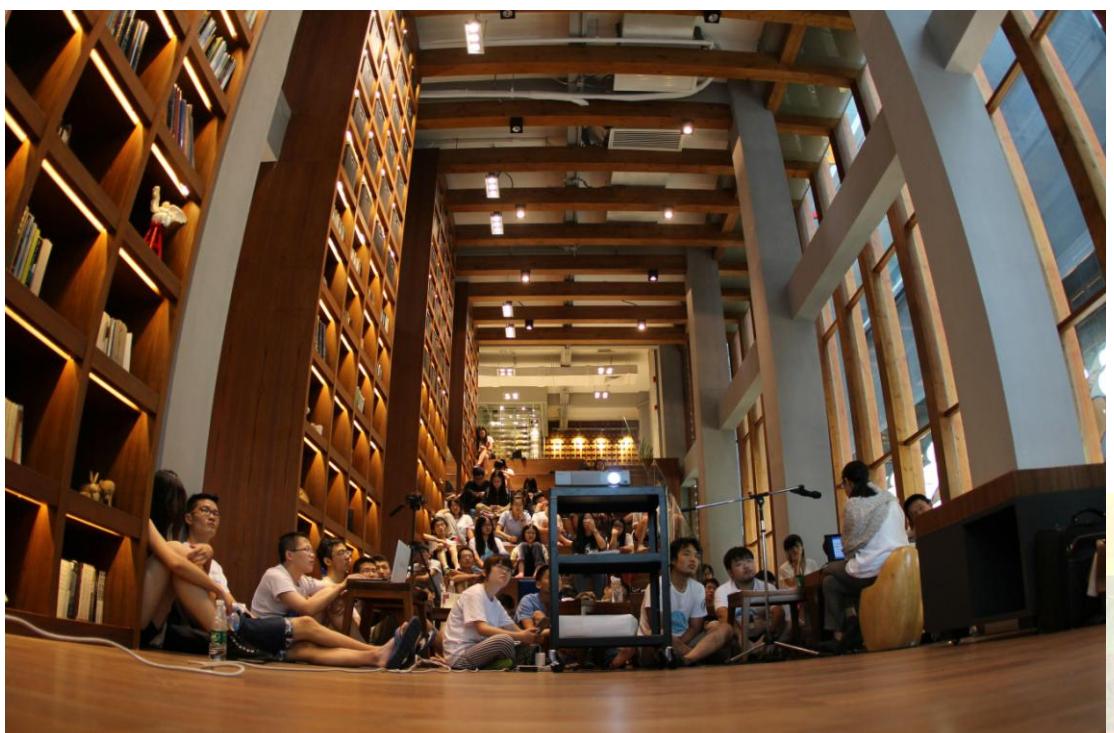


上图为梁晓燕老师在给学员们讲课，下图为广州组的学员笑容在听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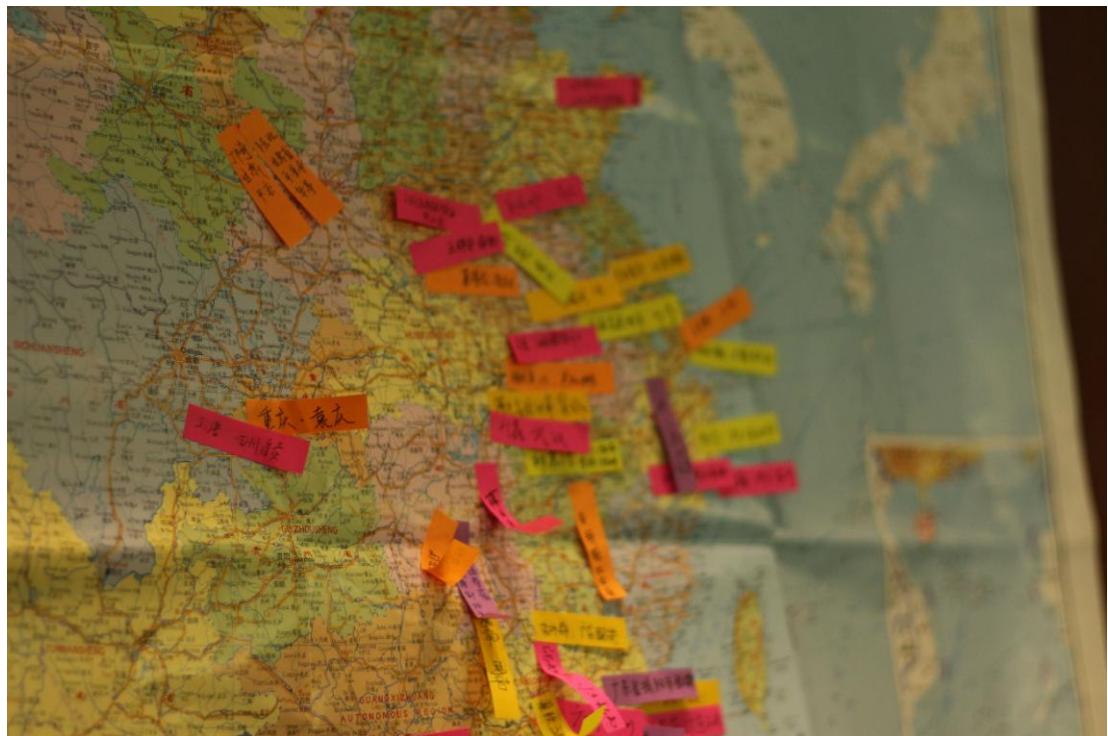
上图为梁晓燕老师的民间行动课，下图为王小妮老师的诗歌课





上图为广州组义工叶舟和导师熊欣，下图为广州组学员和安猪大哥哥





学员们都来自哪里呢？



阿飞和凯鹏





陈佳和笑容



笑容要提前走了，她给大家跳了一支舞





大家要分离了，于是又有人跳舞

下图为卖萌的义工华夏





游学即将开始时的准备，广州国际单位艺术中心



那一晚楼顶的光绘，我们来玩光绘吧！





她是菜头，下雨不愁



## 我的学思历程

野夫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炎热而且还下着雨的夏夜，听我这样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来吹牛。我路过成都确实很忙，但被英强逮住了，因为对英强所做的事情，我是一直的支持者和关注者，也是捐助者。尤其英强办的立人大学，这样一个江湖学校，是中国最古老的，孔子时代的学校，孔子时代就是这样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闲谈，这是中国真正最伟大的教育理念，但是被中断了好多年。

对于英强搞这样一个大学，我跟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推荐过的，尽我的力要他们支持，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尤其今年立大报名的人太多，还需要一定考核才能参加，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能进入这样一个流动学校，过这样一个集体暑假，一个夏令营，一个思想夏令营，我深信都是人中龙凤，都是你们同代人中的佼佼者，才会愿意来这边花钱花时间、受苦受累来参加这样一种学习，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来这里的原因。

今天诸位一定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酒吧①聚会，老板秦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常年拿出这样的一个场地来供民间的思想聚会交流。英强说尽量要讲故事，而我呢，第一是一个靠讲故事活着的人，我是一个写作的人，我的写作都是在讲故事；第二我又是一个有无限多故事的人，愿意和各位分享。

我是一个边远地区长大的孩子，出生在恩施利川县一个小镇的一个村子里。我认为每一个生长在边远地区的孩子都会怀揣着一个梦走向世界。我是小镇汪营的孩子，我也是这样怀揣着一个梦想走向世界的。我想讲一讲我这样一个孩子是怎样走向山外世界，走到今天的。今天还不是我生命的终点和制高点，我相信未来我还在攀登过程中。但是从通常的眼光来看，我今天获得了一点成功，有了一定的名，有了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在江湖中的口碑，我从来不在乎官方给我什么奖励，我很看重民间朋友给我的评价。那我这样一个小镇青年，我的成长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我上小学文革爆发，高中毕业文革结束，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应届考生，我的第一个大学是湖北民族学院（时名恩施师范专科学校），远远不像英强一考就是北大。我以前常常因为这个很自卑，那我究竟是怀揣着怎样的一个梦呢？我仔细回想，我坐牢时候写自己的回忆录，我在牢中想为什么我会从一个共产党官员家庭的孩子走到了牢房，背叛了我父亲的组织，然后走到这儿的？

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因为就在我的童年，我见证了这个国家最无人道的十年，还根本不能谈人权的十年。这十年究竟中国是怎样一个状态？人民是怎样活着的？官员是怎样活着的？我们是见证者。因此当今天的网上有一批毛粉，文革粉的时候，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正常的人经历那十年的话，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其人要么是动机太坏要么脑袋太残废了。

大家想了解那个十年的话随便可以读点书，我的一个朋友写过一本《血的神话》②。你们都是喜欢读书的孩子，记住这个书名，作者叫谭合成，这个书的序言是我写的。作者是比我大一些的朋友，我的老哥们，他是当年湖南省委调查组的，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屠杀了几千人，几千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最老的八九十岁的，最小的几个月，灭门的屠杀。你们到网上查就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做这个调查工作的，当他七十年代末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把这些记录下来了。他有很多年不敢写这个经历，一直到前两年才写出来，在香港出版，关于道县大屠杀的真相只有他这本书最权威。

而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大屠杀远远不只是道县，远在广西、湖南这些边远地区发生了这样的大屠杀，近在北京市大兴区同样发生了这样的大屠杀。我就是在这样的十年中长大的，当我还仅仅在读小学的时候，我的母亲是右派，我的父亲是官员，被打成走资派，在运动中受迫害受批斗。我的父亲被五花大绑带到街上去批斗，我不愿再回忆。当年作为我来说，我不喜欢这样一个国家和制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它的成长带着羞辱，经常被抄家，被羞辱。我家里唯一一个缝纫机，我外婆当年用它做点活维持生计，被没收了。

我的童年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就是我一定要希望改变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当我 16 岁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最大的三十五六岁，小的十五六岁，我的同学有的是红卫兵领袖，有的是像我一样是应届毕业生，当时我已经开始反省这段历史。1980 年我写了一首长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同志》，那年我 18 岁。通过这一首诗，我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当时有一个文艺晚会，那时并没有审查就允许我诗朗诵，于是我就读了那一首诗。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学生拿去传抄，就像抄黄色小说一样。结果第二天就被老师谈话了，在 1980 年的大学，否定毛泽东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几乎要被开除了，所幸当时有一批老干部是在文革中吃过亏的，他们认为我写的不错。另外当时我父亲已经平反了，在中国是官官相卫，开除了我，还是面子上过不去的，因此我读完了大学。

那时，这首诗还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在 1980 年时的我，以一个 18 岁年纪，开始对这个政党、领袖、社会制度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诗中其中有一段讲的是同学们去闹革命，尽量不上课，把学生带过去学工学农学军，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叫

三同。我和两个同学被分到了队长家，但是即使是队里最好的人家，生活也是非常贫困的。直到我们走的时候那个队长才给我们做了一次腊肉吃，而且他告诉我说：我们家是过年才吃腊肉的，而且一次只做七片，他们家 5 个孩子，一人只能分到一片肉，我诗里面讲到这个细节，就是他当时拉着我的手说的话，在春节的时候还要对孩子说，不要忘记，这是毛主席给的，一切要感恩于一个遥远的君王。所谓解放几十年了，一个农民一年只吃一次肉还要感谢一个不相干的人，无疑是一个讽刺。

我参加工作先做老师然后做县教研员，我有机会走遍了我们那里最边远的乡村小学，徒步走到一个一个的乡村小学。我每走一个小学都感到寒心，多数孩子还得背着家里的小餐桌和凳子去学校。伊朗有个电影叫《黑板》，你们可以看一看，老师是背着黑板去上课的。我们那里每个孩子都要走很远，而且下午还要把餐桌背回去，家里要用来吃饭。30 年过去了，今天湖北麻城还有这样的事。那时候我认识到，如果这个国家不改良，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一种羞辱。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但凡有一点良知都会有心痛的感觉，怎么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呢？不可能因为你当了国家干部，面对这一切就觉得与自己无关。我判断一个善良人的标准是，他人的疼痛会引起你的疼痛，他人的饥饿会引起你的饥饿。不善良的人就是世间的一切饥饿冷暖荣辱都与他无关，这样的人我一生都不和他做朋友。

后来我又调到了利川县委宣传部，它的定性就是中共的一个重要组织，所有到宣传部工作的人都必须是党员。我是因为个人写作优秀把我调过去，调去后部里要求我入党，而且是部长亲自和我谈要我入党，部长又是我父亲的战友，部长有心要提拔我，部长和我谈心说我给你做介绍人，你只需要写一份申请书就可以入党。我现在跟诸位绝不吹牛，那是 1984 年的我，22 岁，我在那个时候就跟我部长说：你可以把我退回去，我不想在宣传部工作，是你非要我来的，我不入党。我父亲是老党员，是解放利川的老干部，是利川剿匪的英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拒绝了组织化、体制化。

后来借到湖北青年诗歌学会，又考入了武汉大学，那是我最幸福的几年。两年后毕业，那是在赵紫阳时代，海南建省，提出在海南建立经济政治特区。我怀着这样一个梦，我认为我们中国终于有这样一个地方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了。我立马要求去，海南省当时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地方，所有学生都希望分到北京上海那些地方，很少有人要到海南去。我去的时候因为是上过两次大学，学习成绩又很优秀，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加上创作上已经小有名气，海南人事局说你自己挑一个单位吧。当时我说我要有房子的单位，公安局答应给住房，因此进了公安局政治处。

因为局里每个月各处的报告都要交到政治处，这些工作都是涉密的，所以它要求必须是党员，因为不是党员就不受党的纪律约束。局长亲自来动员我，我说你可以把我放到派出所当小警察，入党申请我是不会写的。但是在 80 年代你如果可用，其实是可以敷衍过去的，然后当了一年的局长文秘。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 1989 年，1989 年我是警察，没有卷入运动，但是我的很多兄弟都卷入了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都希望我回去参加，我说我是警察，你们的对立面，我不能参加，甲胄在身。因为我判断这场运动，国家不会对你们怎么样，这是一个可能胜利的运动。不过我发誓说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结果众所周知惨案发生了，所以 6 月 5 号早晨我端着警帽警徽，我走进了局长办公室，辞职了。

那一年我 27 岁，从此我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路。一个 27 岁的年轻警察在那一刻忠于了自己的良知而已，谈不上伟大，谈不上光荣，就像一首歌说的一一先行者只是为了不悲伤。我如果一直穿着那身皮，到今天我也许已经是一个高级警官了，但是我觉得我一生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会觉得良知不安。如果我继续做一个警察，我不仅没有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我还要参与追捕，我可以没有能力反抗，但我可以不做一个帮凶，我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那紧接而来的陷阱，我坐牢了，我坐牢之后，家破人亡了，父亲在我坐牢期间死了，母亲在我坐牢出来之后自杀了，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一贫如洗了，我带着换洗衣服一无所有地走向北京。那些换洗衣服甚至是劳改队带出来的，以及坐牢之前的破衣服。英强知道武昌南站正月十二是民工潮的时候，我就在那之中，我对社会上的朋友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是一个打工的，但是我的梦并没有放弃，就是我要求生。但是我的梦不仅仅是要求生，如果我就是为了一日三餐，吃饱喝足穿暖一辈子，那我不如这就去自杀，难道我们一辈子，就为了一日三餐，老子吃饱喝足到 80 岁然后死球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应该为社会转型、为人心拯救做一些事，这就是我在北京做出版商十年的原因。我没做过一本坏书盗版书，我做了很多很多传递知识，启蒙思想的好书。当我做了十年之后我开始写作，还原历史，揭露真相，这就是网上可以看到的我的文章。

这些年来放弃工作到处行走，参与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也独自做乡村实验，我在四川罗江，5.12 时候就在罗江做社会调查，地震爆发了，我一样夺命而逃，逃出来过后又一样回去参加挖人、救援，然后留下来为罗江做募捐。在罗江我做了系列的实验，乡村民主实验，乡村戏剧实验，罗江县委县政府至今待我如上宾。我在那培养农民剧组，农民自己编剧本自己演，县电视台拍下了剪辑播出，用方言讲自己本土的故事，获得了国际传媒大会大奖等很多奖项。都是我辅导他们去做，教会他们做这些事情。我在罗江村上设计了村民议员，给村民议员发议员证，由村民议员决定村务，解决了很多乡村矛盾。

这些实验我个人只能做一个点，需要千千万万的理想青年参与，像我们的前辈晏阳初一样，深入乡村，不断地加强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一个永远的问题，中国确实有她的特殊性，农民太多，虽然体制转型是一个关键，但是体制转型之后，农民的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体制的转变也许在上层建筑和城市里很快转型，但是在乡村还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的乡村破坏太严重了，乡村的道统几乎是不存在了。那都有待于你们这些理想青年，去影响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建设。

我本人一生尝试这尝试那，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些探索，这样一个童年形成的梦，这个梦就是我们活在我们的祖国，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因为爱它，因此希望它早日融进人类文明之林。我最近在欧洲，我深深地感觉到活在欧洲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过的是文明人的生活，我们过的不是文明人的生活。尽管我们的都市物质建设或许比欧洲某些地方还好，但我们过的是所谓富强的野蛮生活，这种野蛮更恐惧，更可怕。

我一生都想看见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成为真正的文明之国，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民族还生活在原来的土地上，但现在这个民族却完全在文明世界之外。我希望大家都带着这样一个耻辱感去奋斗，我们要有耻辱感要有自卑感，我们这个民族智商差吗？不差。素质差吗？整体看素质很差，但是你个体去看的时候，你会见识这个民族非常多优秀的人。我希望诸位一生都能结交最优秀的人，立人大学会让你们见到这个社会很多很多的有良知有才华的人。我今天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些故事，因为我要讲我一生的故事就太复杂了。你们现在留一点时间做互动，立人大学的学生一定是要愿意提问愿意跟任何人聊天互动的，要有勇气。

**(韩朝): 野夫老师，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看《乡关何处》的时候，我发现你写的每一件事情，其中核心都会带有一人，就想问这些人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野夫：《乡关何处》一半写的我的亲人，一半写我的朋友。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里面所有的人全部是真名实姓，全部是真实的故事，我只是一个记录者。那至于我亲人来说，我能够形成今天的我，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我的亲人，亲人给了我血缘，给了我DNA，还给了我教养，给了我品质，一个人的善良品质一定与他的亲人、与他的家教是离不开的。当你们以后成为父亲母亲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这样一种高贵的教育，而不是富贵的教育。高贵的品质，哪怕你是穷人也会给他高贵的品质。那我的同辈给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好的，自杀了的李如波③，给了我独立特行。我的拒绝入党与李如波的那种独立特行就完全相关，大家如果读了我那个关于李如波的故事，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刘镇西④、苏家桥⑤这些都

是一种，我看不上你就不跟你打交道，苏家桥他就是看不起你就不跟你合作。这样的人和人品对我的一生都有非常好的影响。

诸位，过去有个老话说的好，跟好人学好人，跟着端公跳大神！你结交的朋友是一群好人，你的一生的成长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说立人大学，二十年后你们会回看今天这个夏天的意义的话，它有一个意义就是——你们互相之间认识了一批优秀的人，你们互相之间成为了朋友。你们这种友谊可能延续一生，也许你们不会每个人都成为一生的朋友，但是你们多数人会认可对方，会承认这样一个夏季，你和这个时代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会为此而自豪。当年的黄埔，影响民国历史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不是像现在读四年啊，也就是几个月一届啊。但是你想黄埔一期谈起来是怎么样的？二期是怎么样的？那是改变国家的一代人。我们要有这样一种自豪感，要有这样一种雄心。

**(徐银茂)：我想问一下，您那几年的牢狱之灾，这个具体的监狱和我们所谓社会的全景式监狱有什么不同？**

野夫：好！首先我有个说法，在一个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个监狱，但是这个国家里面还有更专业的监狱。这个更专业的监狱，对于没坐过牢的人来说那是个神秘恐怖的地方。它也确实神秘恐怖。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是最有资格写一本书，书名叫做《在祖国怎样坐牢》，就是要教会每一个人坐牢。因为我们身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人不是危险的。官员不危险吗？每年判多少官员？商人不危险吗？刚刚处死的曾成杰这些，重庆处死了多少？抓了判了多少？平民不危险吗？上访的随时丢进监狱劳教的有多少？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皆不安全，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坐牢。我要是有时间还真愿意写这样一本书，《在祖国怎样坐牢》，告诉大家一些坐牢的知识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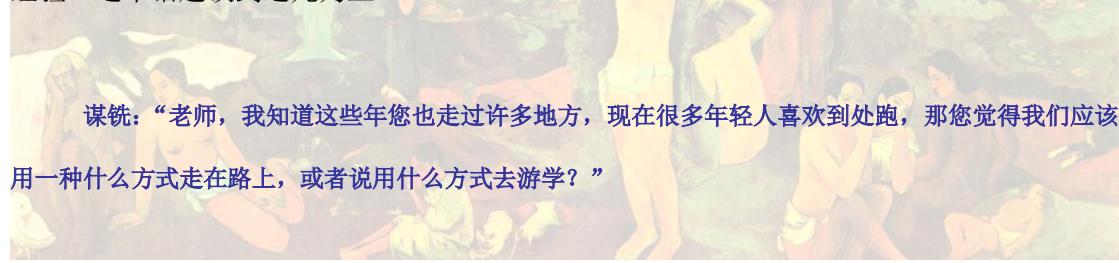
那今天这个话题太大了，我不能深入地展开，我就简单地说说。监狱也是一座大学，没有那么恐惧。很多监狱出来的人都说上了一个大学，监狱确实是一个大学，是一个社会大学。当然，我们要承认，尽管是在这样一个我们有点否定的制度下的国家，但是监狱里面的，还是真正的罪犯为主的。在刑事犯罪里面说冤案错案的极少，这我要告诉大家。在刑事犯罪这一块，这个国家打击的力度，以及打对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打错的是极少的。就纯粹的冤案像聂树斌那样冤杀的，这样的是少数。因此在监狱里多数是人渣，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观点。多数犯人，别说共产党要抓他，换哪个政府都会抓他，他确实是社会渣滓。那你认为你无罪，认为你良知无愧的人，到了这样一个场所，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渣为伍的时候，它是对你的生活能力、性格力量的一种巨大的挑战。所有在中国有理想的青年，可能都难免有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五的人有一天要走进监狱。那因此我要跟你们简单地讲讲，在监狱里

面你要记住，你到了那一个地方，第一是你不能跟人渣同流合污，你不能出来之后变成一个刑事犯罪份子；第二个，你不能在那儿成为一个被人渣欺负的人。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够、你有本事让人渣们都尊重你、都佩服你、都敬重你，而且你还给人渣们传递什么是真善美。

我做到了这个，这是绝对不吹牛的，有任何人有疑问，我可以带你们回到武汉，一个电话，当年的管我的那些干警，现在的那些队长、政委，我一个电话他们出来，告诉你当年我在里面做了什么，以及我在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我用现在的黑话讲，我在里面是牢头狱霸，我管一百多个人渣，他们无不敬重我。释放我的时候，至少十多个刑事犯罪分子流泪送别！到去年还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离开监狱已经十几年了，去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当年在一起的刑事犯罪份子，我说你怎么找到我电话号码的，他说我通过网络找到的。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呢？因为我们之间，生活在两个世界。他说我之所以要找到你，我就是为了向你道一声谢谢。我要告诉你、感谢你当年在面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我要告诉你我现在结婚生了孩子，我希望你帮我的儿子取一个名字。

对天发誓！但凡不信，待会回去我马上把电话找出来，你们打电话问，我就能做到这样。就是这种与狼为伍的生活里面，它并不是那么恐怖。就是在人渣身上，你要有真正真善美的力量，一样可以挖掘他身上的人性。这个话题太大，等立人大学办一个专班的时候，我来培训。（笑）我再讲一句，去年，大家知道，去年所谓的也不知道谁造起的茉莉花那个活动，害得一批人无辜地被抓进去。我们的大家众所周知的很优秀的几个法律人都被抓进去了，这些人是吃法律饭的，进去了，出来过后有好长时间，无法回归到正常社会，不说话，不敢正常发言，有自卑心。为什么呢？因为进去过后受到了极端的、屈辱性的折磨。那时玉闪（郭玉闪）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玉闪，我是有资格跟他们办一个心理辅导班的，即出来过后怎样正常地面对社会，我说我深知他们在里边受的苦是什么。因为我是警察出身，同时我也是囚徒出身，只是他们说的“罪犯”。我深知他们出来之后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一个正确应对的办法。我说玉闪我告诉你几句话，你带给他们，他们就会慢慢好了，我就教给他们一些方法。就像心理医生一样，他是有一些辅导措施的，就是人如何面对屈辱、面对羞辱、面对打压，这都是有办法的。培养自己的性格力量，诸位，性格力量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问我一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诉大家：性格力量！性格力量远比你的肌肉力量更为重要。什么叫性格力量呢？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我在我的一篇散文里写过的，这篇散文收集在了我台湾版的《看不见的江湖》里面。就是我们叫“下队”，就是新犯人判罪后下到劳改队里面去，那新犯人到任何一个队里，这个是中国几千年监狱形成的规矩，新犯人到任

任何一个地方要打“杀威棒”，就是老犯人要欺负新犯人，就像部队老兵要欺负新兵，那是天经地义的。那劳改队的老犯人首先要打掉新犯人的不管你脾气也好、性格也好、傲气也好，首先要把你打掉脾气，你才能听老犯人的话，当你成为老犯人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对待新犯人。他们欺负新犯人有一个办法，在武昌监狱至少是流行一个办法，就是让新犯人自己惩罚自己。（下凳子）就是面对墙，他挑准你一点毛病之后，（头顶吧台）让你顶着，让你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通常你一个人顶十五分钟，你以后回家试一下，顶十五分钟就支撑不住、冷汗直下，脸色都要变。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人体的意志是很难承受的。我的整个同批下去的人都被惩罚了这个，轮到我，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老子绝对不接受这个！那不接受这个怎么办呢？这就是人性中的弱点，一个新犯人下来，一群老犯人站在这儿，看着你犯了一个小错误，马上说，这个行话叫做：“挖倒！”新犯人就自觉地就去挖倒。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因为他怕，他怕打！这么多人，他认为这个比挨打要轻松要简单。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有性格力量的人，要记住，这比挨打要惨重的多。因为它实际的痛苦，实际的身体的痛苦、折磨都比挨打要痛苦。更不要说心理上面、人格上面。这个你去做，你就是配合了他的恶。挨打则是你们这么多人打，我打不赢是正常的。这个却是我配合你怎么去折磨我自己。我当时就想老子绝对不干这个！后来就碰到了那个老犯人的头头，就说：“挖倒”那，我就站着，我就盯着他的眼睛，跟他说，我说：“组长，你也是男人，我也是男人，如果站在男人的角度，你要理解我的话，我，因为我才二十几岁，我还有漫长的一生要过，我要今天去挖倒了，我一生都抬不起头来，我一生都会这样挖倒的，”我说，“我不会去挖倒。但是你要打我，我是没有办法，那你就打吧！。你要理解我，那就免了这个事。如果你要让我做，我是肯定不干，我情愿你动手打人。”犯人中间，就算刑事犯罪分子，你要记住，也敬重有性格力量的人。我和所有犯罪份子的态度都不一样，他并不敢打你的，他只好扭头就走了，我就躲过了。因为我当时想好了，我打不赢你上来三五个，但打一顿的痛苦是极有限的。你们记住挨一顿打，男人挨一顿打太正常了。我们从小打架长大，从小被父母打都太正常了。打架不就皮肉之痛，青紫几天吗？他还敢打死你吗？不敢！但是你自己让自己屈辱地接受，你一辈子会站不起来。你会自己活在你自卑的阴影中。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经验。这个话题谈到这儿为止。



谋锐：“老师，我知道这些年您也走过许多地方，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到处跑，那您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走在路上，或者说用什么方式去游学？”

野夫：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说一点啊。诸位是高中毕业生也好，大学毕业生也好，我对此有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每个人、每个成年人、每个十八岁以后的人，一定要自己养活自己。如果拿着父母的钱去流浪去旅行，我认为是羞耻的，必须是。你哪怕是沿途乞讨，流浪、旅行都可以，在西方就有一批人，他热爱乞讨。他就是靠乞讨，他坐在那儿或是玩乐器，从一个城市走向另外一个城市。有的人就热爱这样的生活，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没有靠别人来养活，也没有成为政府的负担。我见到一些我佩服的年轻人就是，拿着十块钱的路费，从双流走到了窄巷子，然后跑来跟这儿的老板说，需要打工的吗？我不要工资，给我吃住就可以。我在大理认识一批这样的人。管吃住啊，老板心想，不要工资，做小工当然可以。你打扫卫生，你表现得吃苦耐劳，积极，很容易吃住都解决了。但是由于你表现得好，第一，老板会一个月两个月也会给你工资。第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打工的时候，你学了一门手艺。你不要以为一个酒吧没有手艺，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学生在酒吧，不会做西点的学会了做西点，不会调酒的学会了调酒，不会煮咖啡的学会了煮咖啡。什么叫卡布奇诺什么叫磨铁？你们弄清楚了吗？它怎么配置的？这些都是知识，都是人生的手艺，每一点手艺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能力。你在人家店里还没收你学费就把你培训出来了。当你从窄巷子走到比如花巷，你换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是问老板需要打工的吗？我会调酒我会做西点，人家立马就要你。就是说你要带着本事上路，不要带着父母的存款上路。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而且一定是这个底线。你父母哪怕富可敌国，你都应该，当你想要旅行想要流浪的时候，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

格格：“老师，我看你的文章，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人生是一个大筛子，每个人是筛子里的一颗石子，石子本来有棱角，但是呢，很多人因为怕筛子不停地筛不停地打把自己的棱角磨圆了，最后从筛子掉下去。我觉得吧听您讲的故事，我觉得您是非常坚实的人。最后遍体鳞伤，最后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棱角。我想问，今天我们这群人相聚立大，我们应该有我们坚持的东西。现在我们是年轻人，然后时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您觉得我们应该坚持什么？”

野夫：古人说朋友之间如琢如磨，如砥如砺。砥砺，琢磨，这个砥砺琢磨不是为了大家打成一个卵石，我们在一起砥砺不是为了学会圆滑，我们是为了让大家继续保持自己的骨格。一个人不仅要有人格，还要有自己的骨格，要有傲骨。当然社会是残酷的，一个人想要在生活中，甚至越来越残酷的生活中，永远怀抱自己的理想，永远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是真善美的立场，而不是假恶丑的立场。你要永远不被改变，肯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挑战。有时打击能扛过但诱惑很难扛过。这是我跟诸位要强调的。打击，比如说现在你

他妈不听我的话，轻则我抽你两耳光，重则我扣你工资开除你，甚至再重则判你劳改劳教，都是有可能的事，这是打击，你会发现结果打击并不一定能改变一个人。很多人比如冉云飞、滕彪被抓了，出来他也没改变。打击并不可怕，诸位啊，你们记住！人抗打击的能力很强，当然软弱的人怕打击，你拳头刚扬起他就喊投降了。其实最可怕的是诱惑，很多人抗得过打击抗不过诱惑。大家以后的成长要知道这一点，反抗诱惑是最难的。比如说，打击改变不了你，那现在说，跟你找个地方秘密谈话，要你现在开始负责监视李英强，每个月一百万你干不干？假如说你家里很有钱一百万我不干，那这样吧，一千万干不干？托尔斯泰有句名言，人之所以有德行乃在于诱惑不足！每个人的诱惑都会有个极限。要说给他妈的我五万监视李英强我不干，假如说开价开到五个亿的时候，连野哥都会考虑下，这活儿还真可以考虑。这就是我说的，当诱惑极大的时候，对人性简直就是天大的考验！抗过这个考验的简直极少，扛过打击的人很多很多。这是我坦率地给大家讲的一段人生经历。

**鲜俊：“您之前提到乡村建设，您对乡村建设怎么看？您觉得乡村建设该怎么建设？”**

野夫：乡村建设是一个大话题。我最近刚刚写完一本书，就是谈中国农村的基层问题。这个书今年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出版，今天就当是做一个新书推荐广告。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看见这本书呢就买一本来看。因为这个话题太大，通过看我的书可能会有一些觉悟。我在这儿要谈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今天就不愿太多地谈。我希望你到时候去读一下我这本书，同样这本书会有一部分稿费提成给英强那个基金会。这个算是广告费。

**“还有哪位愿意聊天的，野夫是个聊天高手！大山不向穆罕默德走去，穆罕默德便向大山走去。”**

**思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和庸众的历史意义？”**

野夫：你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孔夫子时代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与下愚是永远存在的，而且这个也是永远有矛盾的。我们经常说要放低身段向群众学习，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是一个方面的观点，另一方面，社会，不要说中国社会，即使美国、欧洲，他还是精英社会。社会还是需要精英组织、精英团体精英人士的，庸众一定是存在的，而且一定是多数。这个话容易引起民粹主义者的反感，但实际是庸众一定是多数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管理最有绩效的，还是会是精英。精英并不是指我，我们在管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都不是精英。我们顶多是一个思考者、批评者、一个建议者。如果我连批评建议都不愿意说，我顶多算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冷眼旁观的。庸众是需要精英去引导去影响去提升的。大家上大学，学知识，不仅是为了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从一个农

家子弟变成都市白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容易完成的事，甚至是一个很低俗的事情。当然面对所有的大学生我不会这样讲，因为面对的是立人大学的才这样讲，因为大家总是有一些理想才呆在一起的，我愿意使这样一批理想青年永远充满着改造社会改造庸众的使命去做。但是回过头来说我们不要以为老百姓、农民就一定是愚蠢的，实际也不是这样的。我在做乡村民主实验的时候，说要教给老百姓民主的办法，交给他们议事规则，如果没教会他们议事规则，开会真是开不下去，七嘴八舌在那儿吵架。你给他们规定一套议事规则，教会他们，他们一会儿就学会了，而且他们学会后使用起来熟练得很。即便是中国农民也不是说不可教也。这个话题大致讲到这儿。

问：“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和底层社会之间阶层分裂、难以互相理解的状况？”

野夫：当然我们有一批知识分子确实不了解底层社会。如果是建立在不了解底层社会的泛泛而谈，那毫无疑问他的声音是不被老百姓接受的，老百姓也不会理解。但是假如说你真正的了解呢？你的声音肯定会被理解。我曾经想做一个事儿，这两年爱玩还没开展，以后我跟英强来合作一次。我特别想组织这样一批年轻人，与英强一起来组织一个活动。我来拉一批资金，找一批赞助，我们就带 40 个人或者 30 个人，向共产党学习，像当年的社教工作组那样。我去联系一个村，我们就到这个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在这个村里面我们要完成一个事情，在去之前我们要找一批社会学家培训，田野调查培训，设计一批表格，完成对一个村的整体调查，这种整体调查要调查到极细极细的程度。

中国乡村，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乡村懒汉、二流子的问题，年轻农民不懂农业，什么时候种土豆什么时候种玉米，一批八零后农民不知道。什么时候种四季豆，估计你们在座的城市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肥什么时候该去除草什么时候该收割，太多的年轻农民是根本不懂了。而且诞生了一批乡村二流子、懒汉。就长期在乡镇上混，不务农，弃田撂荒。未来他们的父辈走了怎么办呢？中国农民未来有一天有可能绝种。

再如乡村的弃老现象，自己结婚了把老人赶到破房子里面，老人生老病死完全不管。乡村的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乡村妇女的性权利问题，诸位想过吗？大家都是人，这都是存在的。乡村今天的性现象是怎么样的，在一个村子里边？曾经有一个小组在湖南凤凰县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他们是个艺术家小组。他们小组叫“凤凰向西十公里”，就在凤凰县向西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做的一个调查。让我都触目惊心，凤凰县已经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在那个小镇上有一个嫖屋，就是用木板搭的，里面刚刚容得下一张床和两个人站的地方的一个房子，木板子之间都有缝隙。这个嫖屋是为了满足乡村单身汉，中国乡村有一批

男人一生都没结过婚，找不到媳妇的。因为贫困因为残疾因为弱智。那他们有性需求没有？一样有，也该有这样的权利！那就到这个乡村嫖屋来，十元钱一次，由乡村妓女提供这种服务。然后再把这个墙壁上钻了孔，持有这个嫖屋的是老板嘛，钻了孔，允许农民一块钱观看一次。然后这个小组把这个嫖屋花五千块钱就全部买回来了，搬到北京去展出。把这个嫖屋里面当时原样的被子、所有的家具，连地上的卫生纸都用照片拍了，原样布置到北京展示出来。整个当地贫困农妇卖淫的过程、单身汉上街卖蔬菜到这儿来行嫖，以及农民花一块钱观看，整个用摄像拍下来，展出这个屋的时候同时看摄像。

这是今天的所谓的世界第二大国中国啊！在凤凰以西十公里的地方的人生啊！听了这些，诸位如果看了这样的录像有何观感？这是你们了解的中国吗？我们号称他妈的金砖四国，我们的金砖四国可我们的人民，究竟过得怎么样？我就想带一个这样的小组，我来找资金我来联系村，等我回来过后我们来合作，找一个假期。而且我要求，带 30 个年轻人，十五个女孩十五个男孩，要求就是跟我到村子里面去打地铺，我把村委会的办公室借过来，过我们当年过的集体生活，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全部打地铺，全部埋锅造饭，自己要做饭。比如说四个人一个小组，每组负责一个表格，必须是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必须一一的去填清楚这个表格。回来做一个乡村报告，整个调查过程中全部摄像拍照，整个影像资料一起跟上。出来这份报告稍加整理配上这些，就是一份巨大的的社会学田野调查报告，这是真正货真价实的田野报告。而且诸位会在这样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里面，将获得巨大的成果，而且还希望诸位互相恋爱，建立一生的情缘。就应该啊，当年知青下乡不都这样吗？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注：

①成都青羊区窄巷子 47 号，“WINERS1855 品读汇”。

②墙内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5496870.html>

③野夫文章《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④野夫文章《畸人刘镇西》

⑤野夫文章《幽人苏家桥》



录音整理：黎远菊 乔娇

## 华夏给你们的信

华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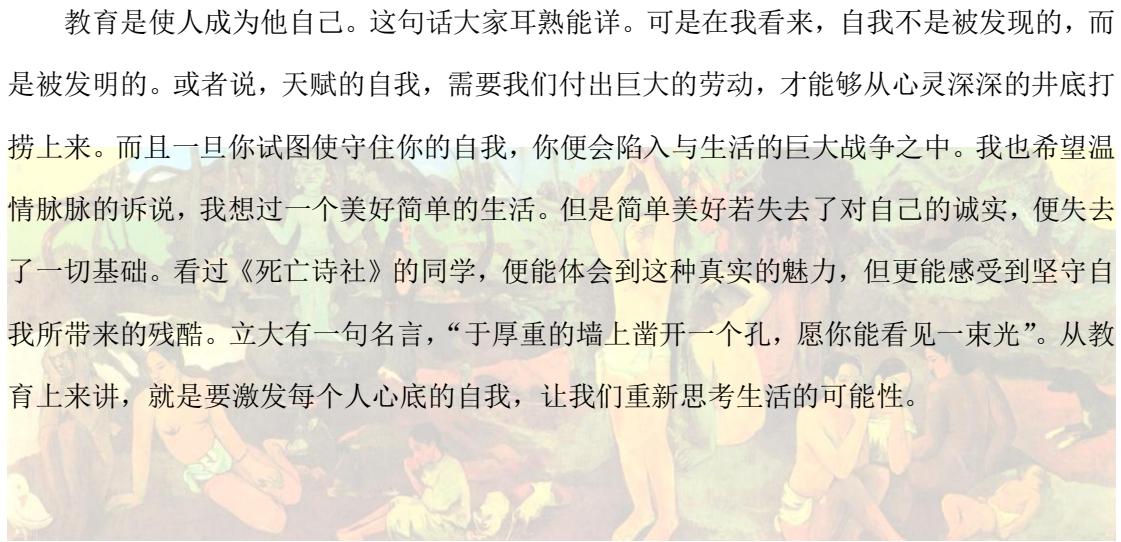
致立大学员：

我是上海组义工组长华夏。这封信并不代表上海组，而是代表我个人。现在是深夜，空气清涼，正适合写作。就让我来和大家聊聊吧。

为了给大家写这封信，我打了几千字的草稿。我重新整理了自己对立大的整个思路。你们所见上海组之游学方案，是我们各位义工辛勤工作的产品。大家能看到其皮相，却未必能看到其基因。大家能看见一个静态的方案，却看不见义工心中不断发生的缘起。我们是根据怎样的逻辑来设计的课程？我们所呈现的方案是对什么问题的回应？乃至于更加根本的，看起来显而易见而实际上并不好回答的问题：立大为什么要存在？这些问题是设计立大面对的根本问题。

立大的义工们，其实与你们同龄。我们并不是比你们更加优秀，只是承担了设计实施立大的使命，因而获得了相应的视角与权力。我们没有谁拥有教育学的专门背景，然而我们都同样接受过中国教育十几年的塑造，若有反思，便能对其表里利弊有所洞察。我们并不是为了学员设计课程——这只是一个虚伪。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设计课程。我们常常扪心自问：关于中国教育，我们的问题意识在哪里？我们梦想一个什么样的立大？我相信，同理心的基础，是共同的问题意识。这里的回答，即是设计立大的依据。

教育是使人成为他自己。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可是在我看来，自我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或者说，天赋的自我，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够从心灵深深的井底打捞上来。而且一旦你试图使守住你的自我，你便会陷入与生活的巨大战争之中。我也希望温情脉脉的诉说，我想过一个美好简单的生活。但是简单美好若失去了对自己的诚实，便失去了一切基础。看过《死亡诗社》的同学，便能体会到这种真实的魅力，但更能感受到坚守自我所带来的残酷。立大有一句名言，“于厚重的墙上凿开一个孔，愿你能看见一束光”。从教育上来讲，就是要激发每个人心底的自我，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活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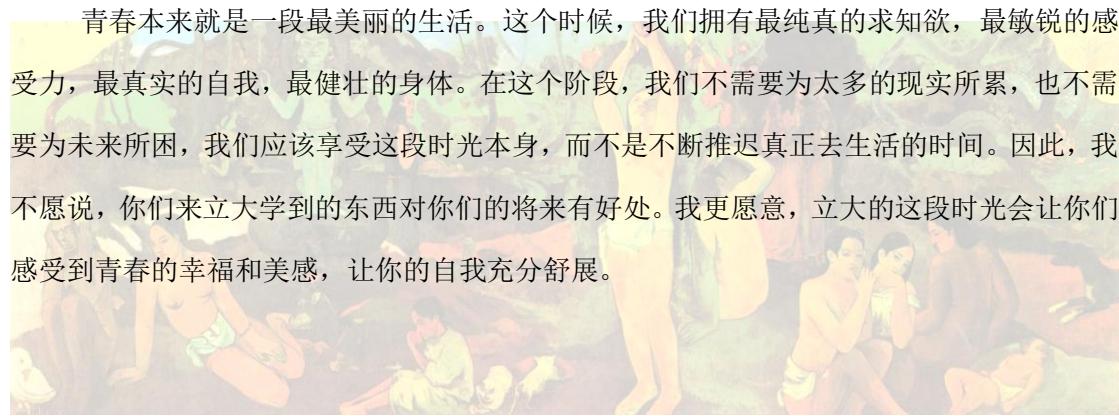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它不断地在阉割大家的自我，而不是培育。它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压制每个孩子天然的冲动：好奇心，求知欲，表现欲。因此它最后的结果，是千篇一律的灰暗产品，而非和而不同的健全之人。何谓灰暗产品？不知生命之美好为何物，没有道德想象力，只知等待命令老实工作，只知追求成功的人。何谓健全之人？有爱有恨，敢于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热情去生活并为之付出一切代价的人。如何造就健全之人？唯开放自由多元之教育可造就健全之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教育可以让我们最大程度的舒展自我，这是有爱有恨有原则有热情的基础。中国教育做的是，设置一个僵化的体制，来规训大家的生活，让大家无法对自己负责，而是对体制负责。让大家无法直面问题本身，而是选择讨好体制。如《3 idiots》中描述的帝国理工那样，没有人真正关心科学。大家关心的仅仅是成功：被他人赞扬。

立大有两句话很出名。一句是“让理想主义更理想主义，让脚踏实地更脚踏实地”。还有一句是“大学，就是和世界谈一场恋爱”。我一直很不满那种把现实和理想来一个两分的思维方式。大家想想看，谈恋爱，就是一件既需要理想主义，又需要脚踏实地的事情。你要爱上，还要追到，此两者缺一不可。但这事说简单也简单，扯不上现实和理想。立大要提供的，主要是爱的能力。立大要展现的，还有追的可能。但立大不传授追的能力，这是需要大家在未来的日子自己去做的事。爱上了，才会有学习如何追的动力。这本是很自然的道理。

爱什么很重要。这个社会有很多诱惑，但我希望在立大，我们是爱科学，爱艺术，爱思考，爱美德，爱求知，爱创造。大家都知道，往往对人能留下最深刻之印象的恋情是初恋。为什么我们要回溯人类求知史？用意即是在此。我们要从现实中拔足，回到祖先最纯真的问题那里去，和开启人类文明的智慧相遇，相爱，相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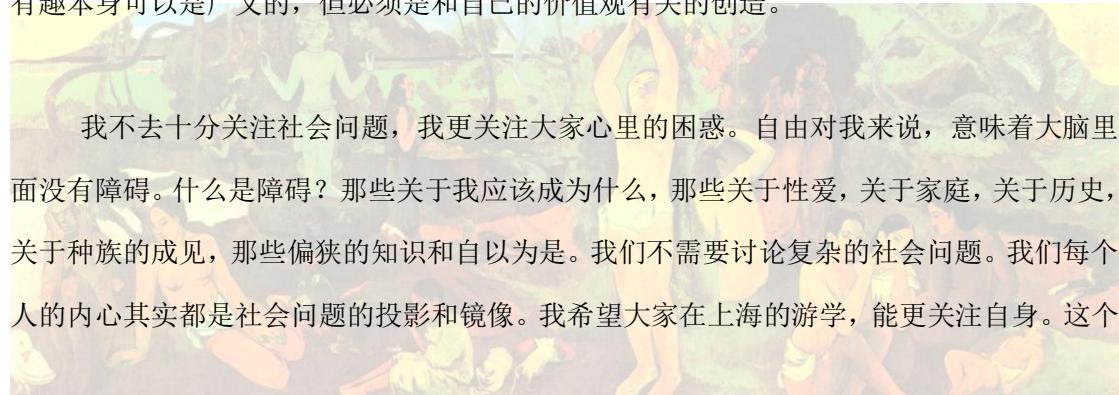
青春本来就是一段最美丽的时光。这个时候，我们拥有最纯真的求知欲，最敏锐的感受力，最真实的自我，最健壮的身体。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为太多的现实所累，也不需要为未来所困，我们应该享受这段时光本身，而不是不断推迟真正去生活的时间。因此，我不愿说，你们来立大学到的东西对你们的将来有好处。我更愿意，立大的这段时光会让你们感受到青春的幸福和美感，让你的自我充分舒展。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上海组的方案长于文艺哲学，而短于时政公益。这一部分是上海本地之文化生态所致，更大程度是我们有意为之。欲成为公民，首先应该成为人。一个完整的人，自然会成为公民。一个能够对自己诚实，独立去思考和感受的人，自然会拥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社会问题意识。我不担心一个拥有明晰的理性和敏锐的美感的人，会变成毛左。如果真有那样一天，说明毛左已成为必须。我不担心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会变成犬儒。诚实的人所拥有的直面生活的勇气，正是犬儒者所缺乏的。何以造就一个明晰敏感的人？我的回答是哲学，科学和文艺。时政公益急社会一时之所需，但哲学科学和文艺才是造就美好生活的关键。我希望大家不是因为叛逆才批判社会。我们批判社会，只是因为有问题挡在了通向更美好生活的路上。我们越是能描绘那样的生活，黑暗的力量就越小。在美好生活变成一种大众文化之前，探索者就必须“扭转社会规律”，先去创造它的存在。

为何立大如此明显的选择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不是因为立大试图宣扬某种政治立场，而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框架下，美好才存在可能。自由主义给了个人足够去创造参差不齐的可能性，而参差不齐，乃是美之根源。自由主义需要有卓越素质的人来实行，才不会退化成无道德无价值的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的框架下，个人若要获得美好的生活，首先是要具备爱的能力。自由主义者只有不断地热烈地投入生活，才不会被虚无吞没。而不自由的人，便连被虚无吞没的资格都没有。

我在最近的几次面试中，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有趣和有意义，有没有区别？如果让你选择，你更倾向于做有趣的事，还是有意义的事？”如果我自己回答，我会说，有趣即是意义。我还认为，无趣和反智，简直就是一种罪恶。大家很容易感觉到，有趣相对来说更倾向于个体，而有意义更倾向于社会。但我的观点是，个体就是社会，这个社会上多了一个有趣的人，这个社会就美好了一分。如爱默生所言，“最内在的，终将会成为最外在的。”有趣本身可以是广义的，但必须是和自己的价值观有关的创造。



我不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我更关注大家心里的困惑。自由对我来说，意味着大脑里面没有障碍。什么是障碍？那些关于我应该成为什么，那些关于性爱，关于家庭，关于历史，关于种族的成见，那些偏狭的知识和自以为是。我们不需要讨论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社会问题的投影和镜像。我希望大家在上海的游学，能更关注自身。这个

社会不会在乎一个青年对它的浅薄分析。但是这个社会不能不理会一个青年发自内心的呐喊。

我也不希望大家以后都去做教育或者新闻或者公益。我更希望大家去从事工程，从事科学，从事商业，从事艺术，从事政治。我不希望立大的思想和理念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打转，我希望大家能带着对自由的追求和一颗滋滋作响的自我，去从事各种自己热爱的工作。我不希望立大只是在煽动，我希望立大能带给大家一些能留在心灵深处的东西。

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我是在宣扬上海组的课程设计，以期待大家能来到上海游学。立大学员是各种各样的人，但上海组尤其希望有趣的，有真爱的，有一颗滋滋作响的自我的，有梦的，充满好奇心的，与众不同的你，能来到这里，一起创造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自己适合上海组，请不要迟疑。来吧，我很想见到你。

夜已深，大家晚安。

华夏 立大上海组

2013.6.2



## 致立大义工的每周一信

布归

亲爱的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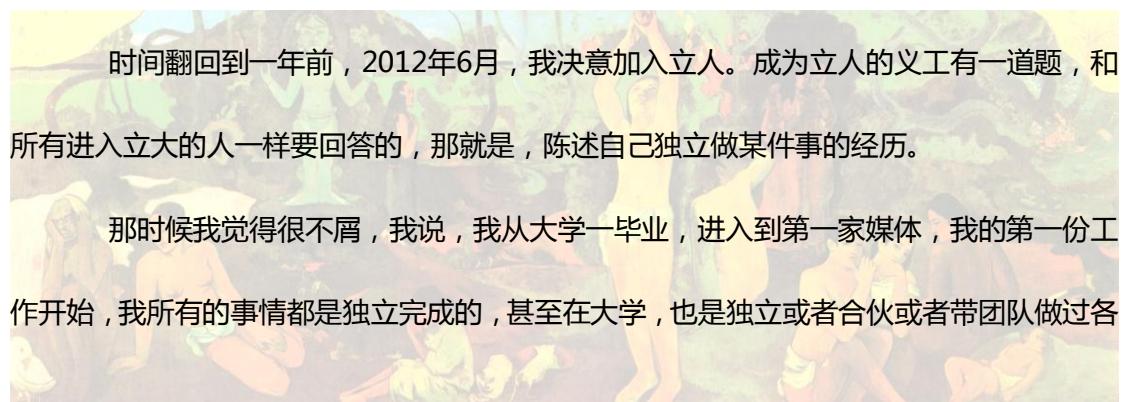
我们已经开学，我的每周一信断断续续，正好写到第10封。

这几天，我淋了武汉的雨水，蒸了广深的桑拿，不知道去到上海，要迎接我的，又会是什么。

这几天，我一直在心里写这封信，而同时，又希望有一封给导师的信，一封可以公开的信。昨天晚上到现在，一会儿到客厅，一会儿到阳台，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下，太阳已经老高，我一句话都没写成。大概，这就是思绪打了结。

最终，我想，还是从给你们，一起搭档走过了将近一个学期的伙伴们的信开始。因为，和你们说话是最自由的。

我想说说从开始做立大到现在，这一路，我对我自己做的这件事的理解。现在，正是时候。



时间翻回到一年前，2012年6月，我决意加入立人。成为立人的义工有一道题，和所有进入立大的人一样要回答的，那就是，陈述自己独立做某件事的经历。

那时候我觉得很不屑，我说，我从大学一毕业，进入到第一家媒体，我的第一份工作开始，我所有的事情都是独立完成的，甚至在大学，也是独立或者合伙或者带团队做过各

种事情。

但是，我现在才准确地判断到，那绝对不是“独立”的涵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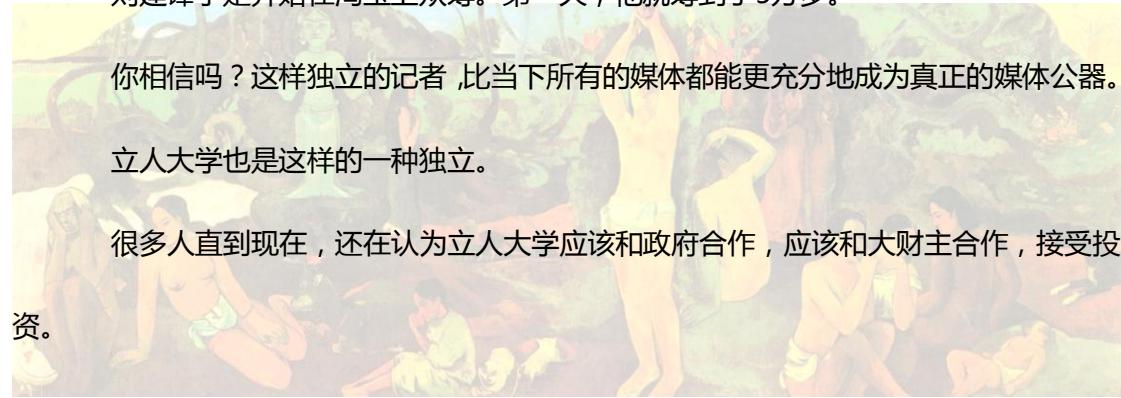
比如说，虽然我在媒体一直都以单枪匹马的方式去采访、调查，走过了许多的地方，也操作了不少选题，但是，难道我的选题都是自己想做就做的吗？难道我的稿件完全是自己写了就能发，是自己要呈现的那个摸样吗？尤其是，难道我不是经常地要面对大团队小团队里各种其实完全不想面对的矛盾吗？难道不是每天要揣摩圣意，任由阉割吗？那些揽获的虚名，难道没有丝毫凭借其他人的觥筹交错间的利益勾兑？

实际上，你只有一个时候是“独立”的，那就是，当你的稿件出了问题、惹了麻烦的时候，你才“独立”了——你文责自负，要被“雪藏”还是要被写检查，还是要干脆被开除出记者队伍，你是“独立”的，负全责。

实际上，这不是独立，这是“单独”，说好听一点，是独当一面，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在一台巨大的机器中比较耐损耗、不用太烦心的一颗螺丝钉。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鼓动我的前同事刘建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记者。这时候，我已经认为，独立真的是自己对自己行使完全的责任和权利，尤其不仰仗机构、权贵、金钱（也包括家庭、世俗吧），自己为自己代言，自己来完成自己的创意，做自己的事。我比去年更明确地对他说，让那些蝇营狗苟、尔虞我诈、油嘴滑舌、油头滑面的家伙们见鬼去吧，凭什么让他们决定你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刘建锋于是开始在淘宝上众筹。第一天，他就筹到了5万多。



你相信吗？这样独立的记者，比当下所有的媒体都能更充分地成为真正的媒体公器。

立人大学也是这样的一种独立。

很多人直到现在，还在认为立人大学应该和政府合作，应该和大财主合作，接受投资。

立人大学的“不合作”不是对抗式地不合作，立人大学的不合作，只是独立的显示。我们当然不拒绝任何人给我们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如果带有条件，要强奸立人大学对“立人”和“人”的理解，合作当然也就很虚伪。

而换一个角度，立人大学的独立是不是可能？我觉得可能。

某种意义上说，立人大学根本不是“理想”的化身，是顺应时势的一个稍微靠前的行动。立人大学会提供给这个时代一些不屈的人改变自我与社会的机会——我们提供这些人力一所自己理想的大学的机会。

世界大势浩浩汤汤。民间要做自己办大学的梦，必然不可能被强行植入别人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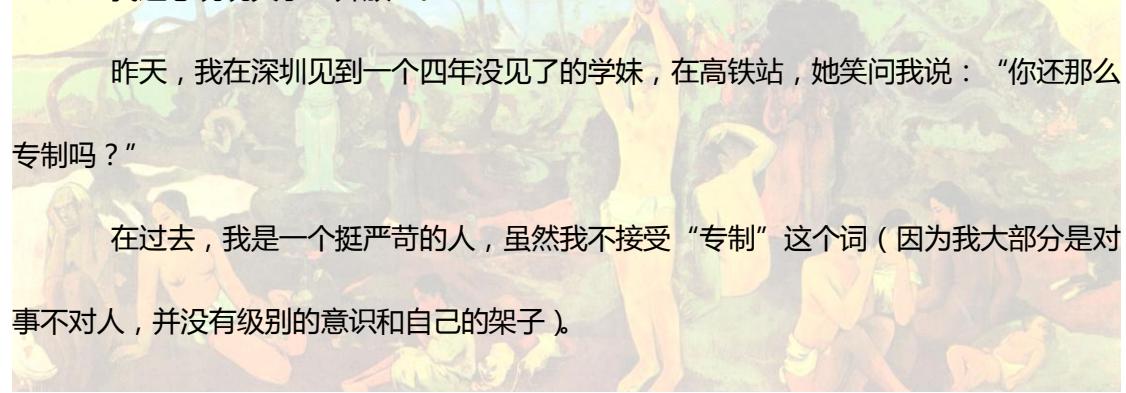
回到我自己的角度。这半年，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你就是把我扔到大沙漠，我也会真实地为自己活着——哪怕一天就死，这一天我也活着。我睁眼闭眼都知道自己要没有畏惧地活着。

这半年来，做立大这件事，我最最感动的一句话是有一位理事说，只要你们有人做，哪怕是一个人，告诉我，会坚持做，这里扑灭了，那里会继续做，今天做得还不够好，明天还会慢慢继续做，今天进去了，明天出来继续做，那我就支持，每年都坚持支持。

所以，要坚持地做，独立地做。

许以十年，立大该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子？

我还想说说关于“开放”。



昨天，我在深圳见到一个四年没见了的学妹，在高铁站，她笑问我说：“你还那么专制吗？”

在过去，我是一个挺严苛的人，虽然我不接受“专制”这个词（因为我大部分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级别的意识和自己的架子）。

4月份的时候，是我们活动做得非常频繁的一段时间，但是也是出错率极高的时候，我有好几次都想对英强咆哮说，天天出错天天补漏，再这样和一帮子不成熟的学生合作下去，我不干了！

但其实我自己也经常出错。

有一天，一个顶好的朋友终于忍受不了我的吐槽，对我说了两句话：人家做事能力不咋样，你丫管理也是菜鸟，你有啥好说的；现在大学本来就是没有多少真正做事的机会，学生本来其实接触的人和事也不多，那你就该手把手地教，而且只能这样做。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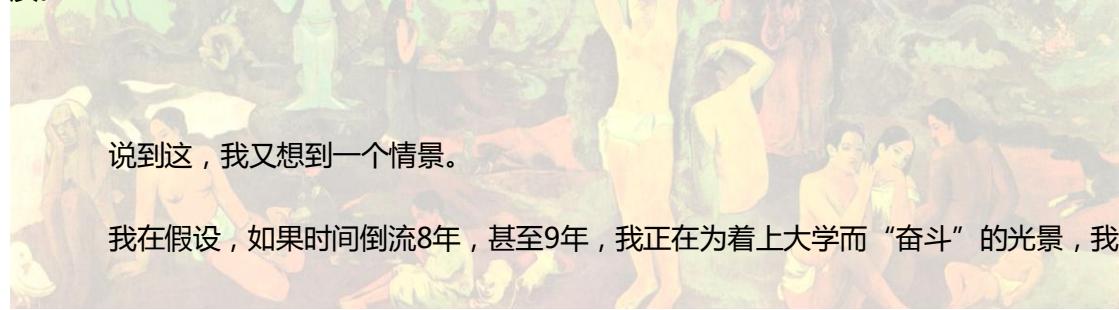
事实证明，我放弃一点歇斯底里的完美主义情结，就有更多的人能在立大这件事上找到可以做事并且不断修正和提高的机会。这几乎是完全正向相关的。

我决定真的让立大做成你们自己的样子。

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视野和智力的事业。因为你会看到，立大是真正的教育者，因为它允许想要拿它做实验的人实验。立大是真正可以培养开放社会、自由社会的“全人”的地方，因为你很难想象到，一个不够开放、包容的地方，能让人知道开放是什么，如何才能开放。

那开放是推卸责任吗？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这正是它“对”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准确地设想到开放的后果，设计到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小团队的方方面面。

我确实比任何时候都有耐心和一起做立大的人成长。我想，这也是教育者必备的品质。



说到这，我又想到一个情景。

我在假设，如果时间倒流8年，甚至9年，我正在为着上大学而“奋斗”的光景，我

想到，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位叫李英强或者刘道玉的人，来告诉我说：孩子，其实你可以不上大学。那时候，我一定认为他有毛病，或者至少是不屑吧。如果那时候他要来和我说，你来上立人大学嘛，那些狗屁大学都很虚伪。我想我可能都懒得和他说话，家里人肯定把他当做骗子（刘道玉的真实性可能会高些，毕竟他是赫赫有名的校长，如果我和家人都知道这一点的话）。

在前天的开学典礼上，刘先生几乎通篇都在讲这样的话：大学有啥了不起，坏得很，不上大学好得很，游学好得很，真实，不为文凭，不为虚名，为真才实学，为自由开放，好得很。

我有时候想起幼年、童年、少年甚至青年的一些事情，总觉得肯定在每一个时期，人都不是另外一个时期的那个人。从闭塞到开放，你都不知道到底是时间的问题，还是空间的问题，还是时空复合或者其实根本不关时空的问题。

说起正经的，那么我就在想，难道布道者是有用的吗？

我现在还是觉得有的。

但最有用的时候，是在自己有所求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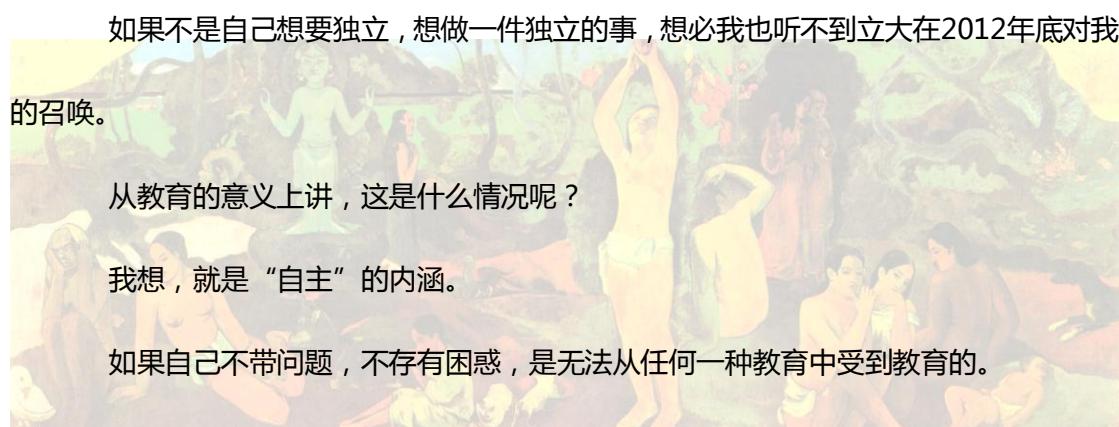
曾经我看李英强的经历，那些离家出走的事儿，然后说什么“离开你的父母”的事儿，什么父母难受是自己不独立的事，如果不是我自己要遭遇挣脱家庭而独立的事儿，想必我就没法真的理解这种“独立”的意味。

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独立，想做一件独立的事，想必我也听不到立大在2012年底对我的召唤。

从教育的意义上讲，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想，就是“自主”的内涵。

如果自己不带问题，不存有困惑，是无法从任何一种教育中受到教育的。



老师的作用是什么？帮助自己发现问题，或者说真正地发现问题。大概，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助产士”。这是真正被需要的老师。

这大概是我们关于教育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愿景吧。

还有另外一个词，在立大讲得特别多，几乎任何时候都用，但是对这个词，我是在前几天，有一种突然的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

这个词是“互联网”。

如果我们不做众筹，如果不翻墙，不看禁书，我们大概永远没法理解互联网对立大的真实意义。

互联网已经支撑着立大立了起来，在一般人没有察觉的时候。我们在组织、动员等各个方面已经使用到了互联网的多种工具和平台，例如问卷星、Googlegroups、Googledrive、gmail、YY、skype甚至包括QQ、微信，也有微博、豆瓣、追梦众筹等等。我们还可以使用很多的工具和平台、手段。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包括我）在讨论互联网是否将取代传统媒体、电纸书是否将取代纸质书的时候，我们考虑的重点还是成本、阅读习惯等层面的问题，以此来做评价。

但如果互联网上只能获取和传统媒体差不多的信息、电纸书里只能看到我们很容易就能购买到的书籍，互联网对我们的改变显然是微乎其微的。

谁的电纸书里没有几本禁书？谁不会绕过绿坝长城去找些被要求不能看到的信息（不管是哪一类）？

就整个立大来说，又不是整体绕过了办学、结社的壁垒，通过互联网，一步步地实现并且练习着民间社会的自组织？但是立大对互联网的利用显然没有达到应用自如的程度。

换一个角度，国内那么多的在线教育公司、平台，为何总觉得他们实际离教育很遥远？他们用着互联网，但没有做真正突破大学围墙，真正突破对人们学问、思考、言论的禁锢。没有被解禁的大脑，如何能建设一个开放社会，如何做有创造性的事业？

我一直对立大做网络社区、公开课等等是有所犹疑的，直到最近。

游学之后，希望有一支新的立大团队，有几位对“互联网”、“大学教育”、“民间行动”这三个关键词同时有强烈兴趣的人，一起探究下去。

所以，这一封信，是一次总结，也是一次邀请，对人的邀请，对未来的邀请。

祝福各位，祝福立大。

布归 于广州

2013年7月9日



那一年盛夏，我们来到了立大

郭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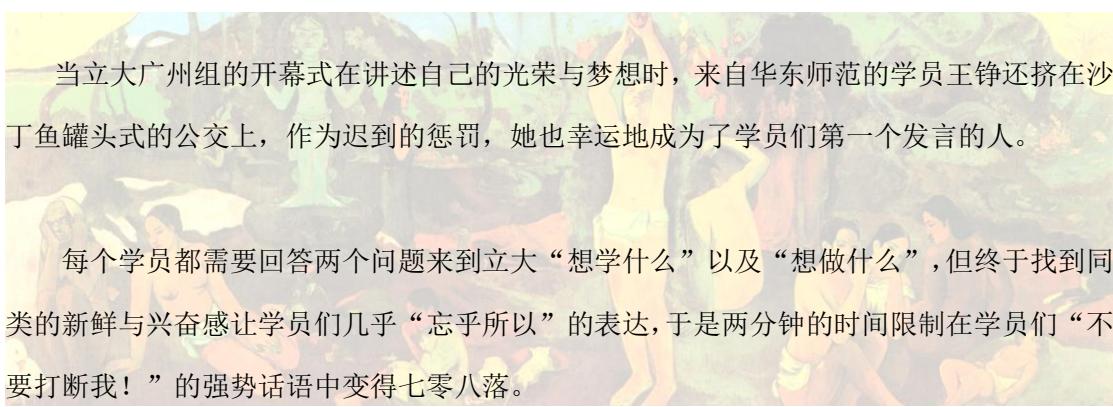
“又下雨了！”经历了昨天几乎一整天不间断的雨水之后，当立大的学员们被阿飞和奕进逐个房间的“叫床”喊醒时，睁开朦胧睡眼，他们感受到的还是这个南方城市的温凉，于是，就像是被初日惊醒的雏雀一样，学员们开始了立人大学广州组的第一天。

除了南国的雨，大家都会惊艳于上课地点的奢华，在一个很立体的空间里，橘黄色柔和的光照射在棕黄色的地板，光影相间中，不由自主地让人觉得身处教堂，再加上手边随处可见的书籍，神圣的感觉更加浮现。

很年轻的组长凯鹏没有一般开幕式上的庄重与严肃，很随性地宣布了今年立大广州组的开幕，其实很多事情的结局没有必要有个时间节点上的标尺，因为对于立大广州组来说，当义工们开始筹备立大的时候，立大其实已经开始了。

从立大一期打酱油的学员到如今几乎独立支撑起整个立大广州组的台前幕后的工作，凯鹏的成长其实是和立大的成长轨迹不谋而合，年轻的凯鹏身上承担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压力，这让他想起了罗斯福“免于恐惧的自由”，名人名言很容易成为座右铭，但只有当你面对真正刀光剑影事情时，你才会发现，这时的理解才更深刻。

对立大的理解，核心点是，“基于阅读的自学，觅良师以求学以及互相砥砺”，这是凯鹏对立大精神的理解，其实这三点，都无一例外强调了自身的行动力，十五天的立大，特别对于学员们来说，千万不要被动上义工设置的课表，要自己动手，自己成为那个改变。



当立大广州组的开幕式在讲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时，来自华东师范的学员王铮还挤在沙丁鱼罐头式的公交上，作为迟到的惩罚，她也幸运地成为了学员们第一个发言的人。

每个学员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来到立大“想学什么”以及“想做什么”，但终于找到同类的新鲜与兴奋感让学员们几乎“忘乎所以”的表达，于是两分钟的时间限制在学员们“不要打断我！”的强势话语中变得七零八落。

“有幸自己那孤独的灵魂，在随时会溺死的漂泊途中，看见了一片救命的孤岛，许多邂逅充满了缘分，怀抱着最后一丝希冀，大家来到了这片岛上，这里地方不大，人也不算多。但是，这里的夜空布满了繁星，彼此吸引着，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让这片小岛充满了光明。也总算明白了，在为理想努力的人，还是有很多的，自己其实并不孤单。”

这样的表达，其实可以代表很多学员的心声，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彼此可以彼此宽慰的温暖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刘臻说“黑夜中寻找一些清醒，大家黑夜中一起前行。”

对于理工科专业的学员刘鑫来说，来立大与其说是寻找同类，不如说在寻找另外一个自己，但愿这样小小的希冀可以成真。

当然，除了严肃务实的讲座之外，在立大这个地方，彻底抛弃社会上的物质利益，做点年轻人这个时候该做的事情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清晨的读诗，深夜的访谈，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两年前立大第一期的生活，彻底离开了那座叫做青石的青春小镇之后，那样美好难以想象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再也回不来了。当年轻人因为谈高远的理想被父母用 QQ 挖鼻屎的表情回复时，我们知道，父母之间的隔阂再也弥合不到了。

下午老曲带来的《公民社会与青年行动》重新为学员和义工们界定了何为“公民社会”，他也举了自己身边的例子告诫我们这群年轻人，要“独立自主，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创造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这样的讲座少了大学里老师授课时，学生完全成为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因为学员们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话题自由和老师辩论，而且也许是因为 NGO 组织以及广州相对宽容的环境，至少目前来说，立大是自由的。

在广州这个凸显行动力特色的地方，凯鹏说，自己被上海组的文艺范儿所歧视，于是，他亲自上阵：

一个朋友说：“先挣钱吧

等生存问题解决了  
再去读书，去写诗，去享受生活。”  
然而不，怎么能呢  
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开始了恋爱  
我喝酒，我打架  
我为了一个女人跑了两千里  
为了一首诗，我几小时蹲在大门外  
今天是今天的，让明天自己来找我

妻子说：“先围着孩子转吧  
等孩子长大了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然而不，怎么能呢  
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如果我等他长大，我就老了，我就死了  
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对不起，孩子并不比我更重要  
正如我不比我父亲更重要  
我们各人都是自己的  
相互区别，相互爱着

被“立大凌晨 2 点喝酒，早上 5 点起来读诗”的浪漫生活所吸引来的叶季，在开幕式上，吐槽“真正喝酒喝到凌晨 2 点的人，早上 5 点是起不来的”，所以不管怎样，既然都被骗来了，那就在这个盛夏，继续蒙在这个乌托邦里吧。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秦晖在超星视频上的两堂课整理的，我把它起名叫《社会主义的两大源头》。我在笔录时一个很强烈的感触就是，秦晖下的每一个判断都特别审慎克制。这种真诚、有功底的历史叙事，是我们得以看清来路与去向。它也反映了我们杂志的一种努力：保守人性的尊严，为历史正本清源。

## 社会主义的两大源头

秦晖



衰落时期的罗马帝国



这个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把它当做近代思想来讲的。大家知道，任何近代思想都是有源头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种近代现象，那么它的根源绝不仅仅限于近代。因此社会主义是有它的史前史的，所谓史前史，就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在成为系统化的理论之前，其实早就存在。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形成于西方，形成于欧洲。

欧洲文明通常认为它有两大源头。这两大源头，可能大家以前听说过，第一，就是希腊理性，就是希腊语中所讲的“逻各斯”。这个理性精神讲的复杂会很复杂，讲的简单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爱智求真，就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求知欲。我们以前有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叫做王小波，他曾经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描述理性。什么叫理性呢？理性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往明白里弄”，这样一种愿望。明白是为什么？这不需要知道的。为什么要懂得？这不需要知道的。懂得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希望弄明白，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理性。其实就是一种爱智求真的愿望。至于这个真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会给我提了工资啊，还是会给我增加了福利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且理解它我们觉得很愉快，这就叫理性。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糊里糊涂过去也就罢了，不求甚解，或者说我们把所有不理解的东西都认为，“啊，那是神仙干的，这个我们反正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也不去管它”，那就不是理性了。所谓理性就是说对世间万物有一种要理解的愿望，而且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种理解是价值中立的。那么这种东西就叫做理性，这种理性在近代最典型的表达就是所谓科学啦，就是所谓的客观规律啦，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讲一句话叫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指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理性。既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原则上当然就没有好坏之分。因为你是坏家伙也罢，你是好家伙也罢，反正你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个客观规律，那就像一块石头摆在那里一样，你喜欢他，你不喜欢他，都不重要的。这是一个源头，这叫做希腊的理性主义。

但是同时，古代的人们（其实也不光是古代，大概古往今来的人们），又有一种很强烈的价值需求，人们总是要寻求一种终极价值，就是我这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什么东西是不朽的呢？什么东西是一种我们值得追求的东西呢？如果理性它追求的是一种实然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价值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应然状态，也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就体现了所谓信仰，体现了所谓终极关怀。这些东西，它的极端表现，它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宗教。当然啦我们这里讲的宗教是指西方意义上理解的宗教。这个宗

教它就是要强调救赎的，认为世间有罪恶，人们需要拯救自己的灵魂，需要由善来战胜恶。有一个终极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对一切进行一种审判。在基督教中，就叫做末日审判。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善和恶，好和坏就有一个区别，就有一个对立。那么这种东西，人们认为最早是出现在古代希伯来人中，然后演变成先是犹太教，后是基督教，这样的一种传统。

但是如果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恐怕也不光是基督教，应该说理性传统和信仰传统（或者说，人们一方面有价值追求，一方面又有爱智求真的追求），我觉得这也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包括中国人在内），恐怕都概莫能外的。尽管现在有很多人证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差别的，说这个爱智求真只是西方人的一种特征，或者说只是古希腊人的一种传统，说其他文明中就没有或者说相对比较少有这种传统。我觉得啊，恐怕那只能相对而言，在古希腊文明最发达的时期，是不是古希腊人他们特别追求这个东西（理性），这倒很难说。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使是古希腊，大家知道，到了公元以后的几个世纪古希腊还有什么呀？到了中世纪，乃至一直到现在，所谓希腊人的理性在希腊还有什么太值得一提的那个成就呢？现在的希腊人，老实说并不见得比其他民族更讲所谓的爱智求真，也就是说，哪怕就在一个时期，他们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带有遗传性的那个什么特殊的文化。应该说这还是一种人类都要追求的东西。

那么这两个源头，在它形成以来，就一直发生着交互的作用，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这两种东西都曾经一度有过很辉煌的时代。但是进入中世纪以后，这里至少是近代启蒙时代的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中世纪究竟是不是一个黑暗时代，现在当然是值得讨论的。很多人认为实际中世纪并不是像启蒙时代的人们认为的那样。但是不管它到底是怎样的，至少在西方十八世纪发生启蒙运动的时候，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大家知道中世纪这个词，这个拉丁文和英文这个词啊，它本身的直接的含义就是中间期。什么叫中间期呢？就是两个文明之间的一段野蛮的时间，就是文明中断的这样一段时间。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贬义，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时期。



那么中世纪的黑暗当时就被理解为两个方面的黑暗。哪两个方面呢？一方面，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普遍对中世纪缺少理性不满，认为中世纪充满着迷信和愚昧，把什么东西都归结为

奇迹，人们不求甚解，缺少一种爱智求真的精神。人们老是强调教皇或者教会拥有无上的权威，人们不需要进行独立思考，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反抗。中世纪的迷信和愚昧，引起了人们理性的反抗。而同时，中世纪在启蒙时代，又被人认为是一个专制不公平和很腐败的时代，大家知道，推动人们走出中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而所谓的宗教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腐败问题。当时认为这个教会的腐败很严重，大家可能都知道直接导致宗教改革的原因就是教会出售那种所谓赎罪券来创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教会都大肆创收，那些教士一个个都脑满肠肥。于是老百姓就很愤怒，认为他们是违背了基督教的信仰，要求实现一种更为纯洁的信仰。大家知道启蒙时代以后兴起的基督教新教传统中很重要的一个流派，我现在就把它翻译成清教徒。什么叫清教徒呢？就是当时认为是反腐败的，就是道德上很高尚的，就是最纯洁的，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最强烈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种东西可以说是共同推动人们（当然我指的是欧洲人了）走出中世纪的这样两种动力。这两者共同瓦解了中世纪，并且推动人们走向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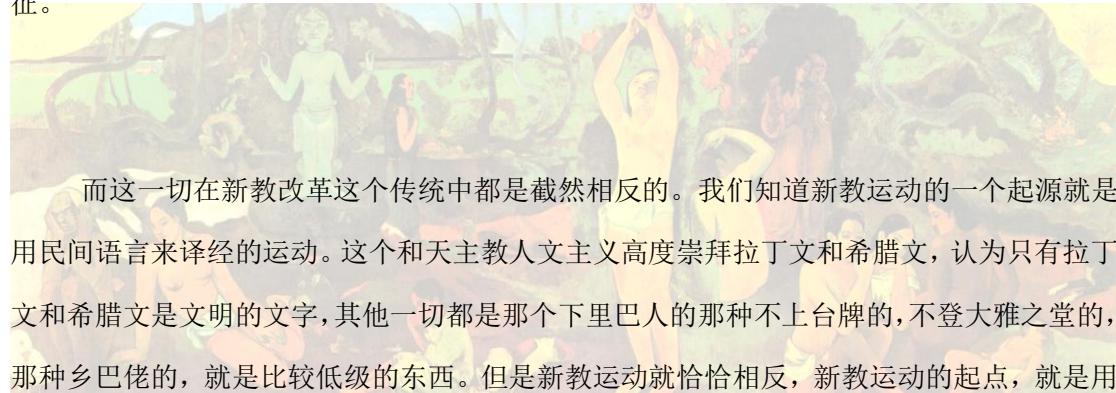
那么关于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源头可以一直上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说，它是一种理想，那么这种理想，起源于人们的价值追求，就是希伯来人的那个救赎精神；而社会主义对科学的追求，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所谓科学，又是发源于古希腊的这种理性传统。考茨基在他的《新社会主义的先驱》这本书中，就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它应该是源远流长，它发源于柏拉图，发源于基督。所谓的信教的人们不分你我，大家都是兄弟，所谓的财产共有，这个说法在圣经中就很流行。而且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很多教会修道院都是这样的一种传统。大家可能都知道，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托马斯·莫尔，他本来就是以修道院的生活为文本写他的《乌托邦》这本书的。那么因此可以说，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是救赎精神，一种强烈的价值关怀），和价值中立的理性精神，这是推动人们走出中世纪的两股力量。同时它也是近代社会主义两个最早的源头。但是这两个源头，从我刚才的表述中可能大家就已经发现，这两个源头，本身是有很强烈的矛盾的。因为假如你的宗教信仰太强烈，老实说你往往就会只关心应然，而不关心实然。什么东西你都要讲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什么是能够做的呢？这个东西恐怕就不太被重视。因为希腊式的理性它的一个特征就是价值中立，探索这些奥妙，这应该是没有目的的，不能太实用主义，也不能有太多的那种价值色彩。为什么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呢？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这不是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转就比较善，而太阳围着地球

转就比较邪恶。为什么这个自由落体总是会掉到地上呢？这道理很简单，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科学家当然基本上也都是基督教徒啦，当然最终还是会有一个宗教的解释说这是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决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像这样的回答，从启蒙时代以来，就不被很多人感到满足。对这样的回答人们从来是不满足的，人们从来是要去追问，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在走出中世纪的这个过程中，这两者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冲突。我们知道推动欧洲思想界走出中世纪的是北欧、西欧发展起来的新教改革运动，和南欧（主要是意大利地区）起源的天主教人文主义。尽管他们共同都具有走出中世纪走入近代化的（我们经常讲的叫做）进步意义，但是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吧，天主教人文主义者在宗教改革中都是极端保守派，都是反对宗教改革的。而宗教改革就是新教，不管是路德还是卡尔文还是更激进的一些教派，什么再浸礼派啦，罗拉德派，清教运动啦，他们又是强烈地反对人文主义。那么因此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他们对理性和信仰，对价值关怀和理性追求之间是有不同的侧重的。我们看到所有的天主教人文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崇拜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也就是非常崇拜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传统，很多人文主义者都是科学家，包括达芬奇在内，包括哥白尼等等。而且自从人文主义兴起以后，欧洲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如果你不懂拉丁语，不懂希腊语，人们会很看不起你，认为你是傻瓜。而且天主教人文主义者他们对宗教的理解通常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神学。天主教人文主义教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是不太相信我们后来讲的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样的东西的。他们并不认为人能够通过“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信啦”，这样就可以掌握基督教的真理。他们认为信仰是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天主教的人文主义在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教会的组织作用。天主教是服从罗马教皇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尽管实际上天主教的自治程度都相当高，但是那个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是，而且那个教会是一元的。天主教的教会和新教的教会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新教教会流派很多，但是天主教的教会是一元的。还有一个特征，天主教的人文主义从它出现的头一天开始就具有世俗倾向，我们知道像达芬奇啊，像米开朗基罗啊，像拉斐尔啊这些人。据说他们的艺术成就主要就是体现在把刻板的宗教偶像性质的美术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反映世俗中人的那样一种美术。我们也知道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有很浓的世俗主义倾向，像那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或者说看过的，那个博卡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基本上都是这样。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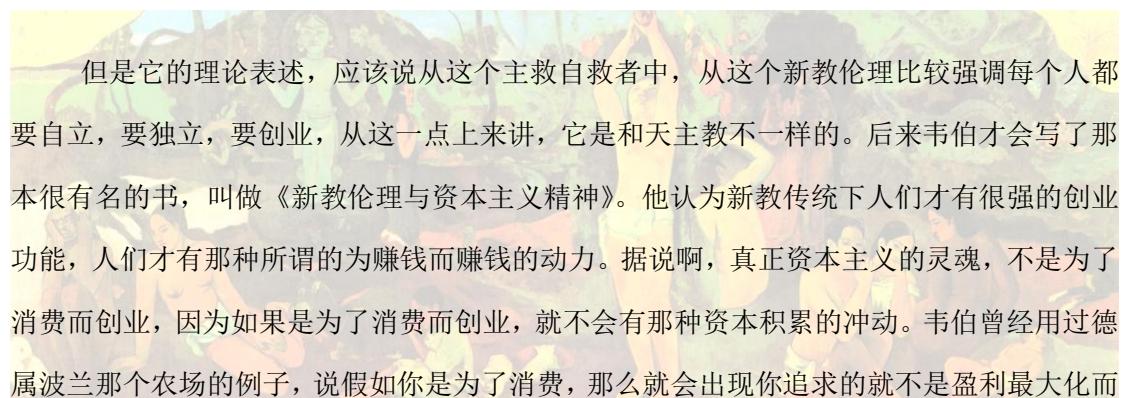
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些著作，老实说都带有一种嘲笑信仰的那种色彩。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有点类似于新文化运动中那种解构伪道学的东西，就是往往大量地是讲那种什么自然主义、感官刺激啊。如果讲得更通俗一点，看上去就像黄色小说一样。《十日谈》当然最明显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基本上也是这样。大致上都是挖苦那些道貌岸然的教士。其实如果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讲，就是说那些假模假式的信仰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致上都是这样。

所以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在西方的语境中，其实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指向。人文主义一方面被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理想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碰到比如说世俗化，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市场经济很活跃，所谓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在什么我也忘记了，总而言之全民经商，大家都去赚钱。于是有人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社会人文精神失落了”，说这个好像大家都去过分地世俗化，这个人文精神失落了。可是人文主义这个词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出现的时候，它恰恰就是主张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出现的时候，它是针对神文主义而言的。它是针对那种很强烈的信仰啊什么，针对这种东西而言的。那么那个时候你比如说像《十日谈》啊这样的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模仿它写出这样一本书来，人们就会说，“你看，这是人文精神失落的一种表现”。人们大概就不会说它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作品。老实说，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模仿这种比如《金瓶梅》，比如《十日谈》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我看大概就是贾平凹的《废都》。这本书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这本书那基本上是从这些东西抄过来的，或者说至少这种模式吧。但是《废都》这个时代，是没有人把这种东西给予《十日谈》那样的评价的。虽然表面上很相像，但实质上是完全不像啦。《废都》这种东西多了，人们就会感叹说是人文精神失落了。可是在《十日谈》那个时代，人们恰恰认为承认世俗幸福这是天主教人文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而这一切在新教改革这个传统中都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知道新教运动的一个起源就是用民间语言来译经的运动。这个和天主教人文主义高度崇拜拉丁文和希腊文，认为只有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文明的文字，其他一切都是那个下里巴人的那种不上台牌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那种乡巴佬的，就是比较低级的东西。但是新教运动就恰恰相反，新教运动的起点，就是用

各民族语言，这里我要讲啦，当时的各民族语言，其实就是通俗语言，因为当时凡是有一点文化的人就不讲这些话的。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中世纪上层有文化的人是讲拉丁语的。而且尤其是一些后来被认为很先进的一些国家，像英国。大家知道，英国是走在资本主义的前列，后来成了日不落帝国，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可是在英国的宫廷，在中世纪它其实流行的是法语，当然法语也不是拉丁语，但是法语是拉丁语族的，当时还是被认为更近于拉丁语，而且也更高级。因此那些人都是很看不起这些民间的语言的。而这个新教改革，他一开始就不把拉丁文希腊文当一回事，认为这个宗教经典应该越通俗越好。而且尽量把这些经典都搞得很下里巴人的那种色彩，搞得尽量简单。和天主教人文主义强调理性的理解，强调对神学采取一种理性态度相反。大家知道新教最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因信称义，关键在于信，而且新教传统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信其实不是来源于理性，而是来源于感悟。所谓的因信称义，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新教的人一般都认为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婆，她对宗教的理解，往往比一个拉丁文背得滚瓜烂熟的人更到位。用我们后来的一句俗话是，“贫下中农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要比这个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知识分子更能拥护党。讲得简单一点，作为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早期的新教伦理都非常重视这一点，都非常重视所谓的因信称义，信仰重于理解。而且认为这个信仰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不管你有没有文化，不管你理性是不是发达，这都是可以得到的。那么由于因信称义就得出了一个它的另外一个教义的不同，正是因为信仰植根于每个人的心灵，这是一种终极的东西，理性只是表面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的，因此个人心灵的拯救更为重要，教会的组织相对而言就不那么重要。因此新教有一个说法嘛，叫做主救自救者。每个人都必须自救，主才能就你，你不能靠教会，你必须靠你自己。后来有人说这就是近代个人主义的一个源头啦，它是不是源头很难说。因为我觉得个人主义本来是一种本能。



但是它的理论表述，应该说从这个主救自救者中，从这个新教伦理比较强调每个人都自立，要独立，要创业，从这一点上来讲，它是和天主教不一样的。后来韦伯才会写了那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新教传统下人们才有很强的创业功能，人们才有那种所谓的为赚钱而赚钱的动力。据说啊，真正资本主义的灵魂，不是为了消费而创业，因为如果是为了消费而创业，就不会有那种资本积累的冲动。韦伯曾经用过德国属波兰那个农场的例子，说假如你是为了消费，那么就会出现你追求的就不是盈利最大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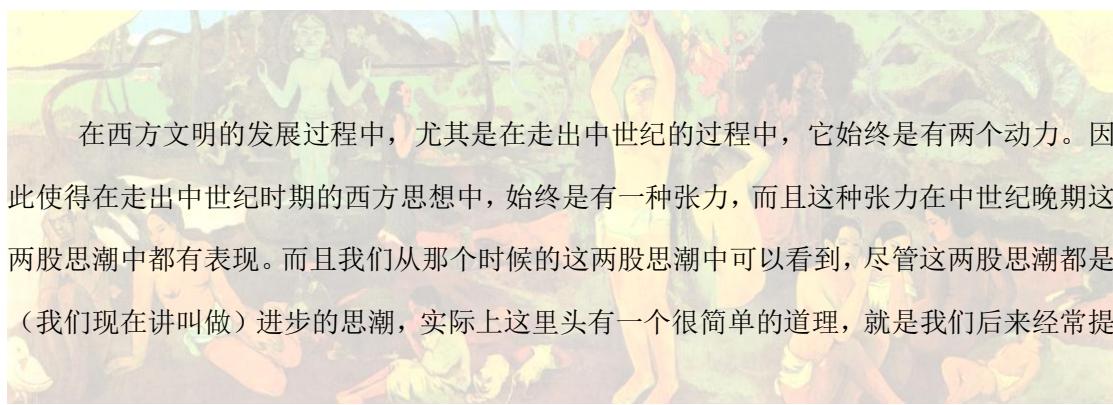
是闲暇最大化，工资高了你反而变得更懒。从新教伦理出发，据说，就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想多吃，想多喝，想多享受。据说利润最大化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你的价值，是为了荣耀上帝，这是一种天职。就是说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而不是说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去做这样那样的用途。就是拿到这笔钱本身，证明你能干。你为什么能干呢？因为你相信上帝。这个是可以荣耀上帝的，这是每个基督教徒的一种自立，一种自救。这是一种宗教的需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教徒他就比较强调自立。比较不那么迷信教会的权威，尤其是不迷信那种一元化的教会权威，就是像以罗马教皇为首的那种统一教会的权威。

另一方面与天主教人文主义承认世俗幸福的这个特征相反，当时的新教改革运动都具有很强的禁欲倾向。我们通常讲的清教徒，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提倡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都主张节约。所以韦伯说资本主义积累为什么可能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新教徒玩了命地赚钱但是又不花，那样的一种性格。所以他们的资本主义就成长起来了。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比较成问题，如果大家都不花钱，那么你的销路何在呢？如果你没有销路，那你怎么去促进生产呢？的确我觉得像韦伯那样解释会产生一些不太能够深入追问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在欧洲中世纪晚期，人们走出中世纪的时候，这个理性和信仰同时起了推进作用，但是这两者的不和谐，一开始就存在，而且这两者的斗争发展得很厉害。我们都知道，托马斯·莫尔是社会主义者非常崇拜的一个人，说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写的乌托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可是我们的历史往往不讲，这个托马斯·莫尔他一辈子最大的精力不是用来写这个《乌托邦》。他的最大的精力，用来写一本什么书呢？叫做《驳斥廷德尔》，基本上是一部跟那个路德，跟那个宗教改革派进行论战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天主教神学著作。而且这本著作甚至有很大的篇幅是为宗教审判辩护的，强调异教徒是魔鬼，把他们烧死是应该的。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后来的历史学家发现，其实这个托马斯·莫尔本人，是个非常宽容的人。托马斯·莫尔本人就曾经做过大法官，但是他做大法官期间从来就没有烧死过一个人。他本人最后倒是被当做异端，被人杀了头。当然也没被烧死，被人砍了脑袋了。因此这个问题后来就成为一个被讨论的问题。托马斯·莫尔在意识形态上是承认

宗教审判的，是承认对傻蛋应该采取惩罚措施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是就自然为恶行承担了责任。有人认为，实际上一切邪恶行为都是由具体的人实现的，意识形态从来都不能为人的罪行分担责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有人说，“哎呀，你看我相信左的那一套，所以我整死了好几个人”。这不能说明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大跃进的时候，我们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那么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有人说那个时候人们的信仰太狂热，太虔诚，宗教情绪太强烈。那么我说，假如你自己为了伟大理想自愿饿死了，或者累死了，那的确是这样，乌托邦，你太左，或者说你信仰太强烈。这的确是意识形态就把你给断送了。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在大跃进的时候，那些搞刮共产风的，那些放卫星的，那些搞高征购的，那些宣传这一套的人，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被饿死。他们都是饿死了别人，而饿死别人的时候，他们从来也不去问这些人，你是不是愿意为伟大理想而饿死啊？你是不是愿意为伟大理想而累死啊？从来也没有人这么问的。所以我说啊，这个问题就是像莫尔的讨论中有人提到过的，就是说任何意识形态不能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你要说莫尔证明教会有权利审判傻蛋，可是傻蛋是谁啊？傻蛋是张三？傻蛋是李四？任何意识形态它本身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你指责这个人是傻蛋，你就承担了责任。假如他又不是，那你就是杀人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和你信仰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像那个大跃进中导致大量的人被饿死的那种行为，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都是一种邪恶。那除非你自己饿死了，你自己说我自愿为社会主义而饿死，或者说我自己自愿为伟大理想而累死。那是你的事，那你的确是殉道者，你是圣徒。但是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只能说，被饿死的人很可怜，而饿死他们的人很可恶。只能这样说，在这里头没有任何崇高可言。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无论谈论任何理想任何意识形态的时候，都必须要重视的一个原则。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它始终是有两个动力。因此使得在走出中世纪时期的西方思想中，始终是有一种张力，而且这种张力在中世纪晚期这两股思潮中都有表现。而且我们从那个时候的这两股思潮中可以看到，尽管这两股思潮都是（我们现在讲叫做）进步的思潮，实际上这里头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提

到的一个常识：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或者说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都是反封建的。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是有一致的地方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两股势不两立的思潮，本身内部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天主教人文主义的源头中，还是在新教改革运动的源头中，都包含了以后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源头。就天主教而言，我们知道康培内拉和托马斯·莫尔都是社会主义在这一个源头的两个先驱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培内拉的《太阳城》都是天主教学者的作品。而在新教改革运动中，也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先驱。其中一个就是捷克的胡斯教派的塔波尔运动，一个就是德国宗教改革中出现的闵采尔派，就是一个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中最激进的一支，实际上是路德新教中最激进的一支了。另外在英国那个所谓的罗拉德派、再浸礼派等等，也包含了后来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很多要素。同时我们当然也知道，不管是马克斯·韦伯讲的卡尔文派，说它是资本主义伦理的先驱；还是我们经常讲的中世纪的资本主义体现在天主教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包括达芬奇啊他们这些人。这两股思潮同时都在这两大源头中存在，但是这两大源头因此也就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实际上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了一个现象，就是人文和理性的双重变异，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后来马克思再三讲过的所谓异化理论的一个源头。大家知道人文主义思想在中世纪产生的时候，最早是针对神文主义而言的，最早是一种宣传世俗化的理念。基本上在早期的天主教人文主义传统中，带有很浓的指斥那种过浓的宗教色彩，宣传世俗生活。像那个《十日谈》等等，包括人们经常提到的文艺复兴三杰绘画中的世俗色彩，把宗教的圣像画变成了贴近人身的、追求幸福的美术。

但是到了后来的过程中，由于它越来越多和近代化过程中的世俗化产生矛盾。到了十七八世纪，人文主义越来越变成是对世俗化的一种抨击。到了费尔巴哈时代，他已经变成了人文主义的最极端的形式，大家知道费尔巴哈是德国哲学中最近似于无神论的一支，已经是近似于极端的世俗主义。但是从费尔巴哈以后，这个世俗化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人们就普遍认为所谓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存在着种种堕落，存在着种种人生意义的丧失，等等。到了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所谓的尼采惊呼“上帝死了”，这个“上帝死了”这个概念，其实不完全是个宗教意义上的概念，实际上他指的是广义的上帝，实际上指的就是“良知死了”的意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重新呼吁，人文精神就重新表现为呼吁一种终极关怀，呼吁一种良知的拯救。在这个时候的人文主义，就越来越变得具有宗教色彩。以至于现在它

在二十世纪的左派运动中，越来越变成是一种以宗教情绪反对世俗主义的一种运动。大家知道拉丁美洲左派运动影响最大的一支，就是以天主教，而且是以天主教激进派为外衣的，就是所谓的解放神学。那么这个时候，仍然人们讲的是人文精神，但是这个人文精神已经和当年的人文精神截然相反了。尽管我们中国后来有一些从外形上和《十日谈》这一类的人文主义作品很有点类似的，像《废都》这样的作品，但是现代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人文精神失落的一种表现。现在人们讲的人文精神反而是一种强调信仰，强调终极关怀，强调所谓人生价值和永恒性的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的人文主义就已经和原来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排斥神文主义的人文主义变成了排斥物质主义的人文主义。就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样，二十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越来越变得具有唯心论的色彩，从葛兰西开始都是非常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类的东西，越来越离开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类的唯物主义信条。

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究竟是宗教对人文精神构成了一种损害，还是所谓科学对人文精神构成了一种损害。我们大家知道中国二十年代发生了一场论战，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什么科学和玄学的论战。其实所谓玄学就是主张弘扬人文精神抵制科学主义的，他们就认为科学精神的过于扩张使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冷酷，越来越不近人情，人道的关怀、那种慈悲的传统，那种对理想和永恒的追求，乃至对社会的一种道德关怀，都在异化了的科学面前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因此在“科玄论战”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苗头，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思想界当然就这一点也有广泛的讨论了，就是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冲突。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也是有这个特征，就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分歧。因为现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主流派是以《一八四四年手稿》作为他们主要解读的文本。他们认为那个里头体现了马克思早期的人文主义的东西。但是后来马克思的晚期和到了恩格斯时代，就越来越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把这个理论建构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说是以前我们的话叫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样一种东西，甚至弄成了一种类似物理学一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已经走火入魔了。他们就要拯救这个东西。而且从葛兰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归。但是当然他们的支流，就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就极端反对这种做法。阿尔都塞还是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代表作。而且认为像《一八四四年手稿》时期的东西都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且它很反感用人道主义来解读这个东西。阿尔都塞曾经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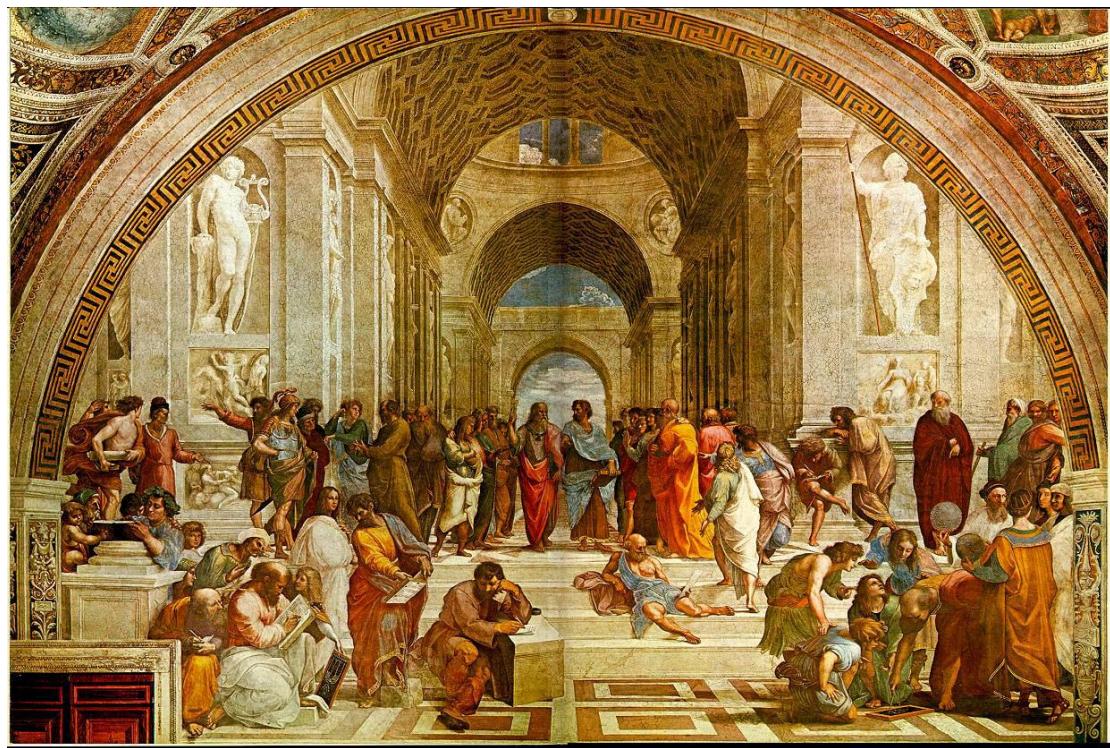
本代表作嘛，叫做《人道主义的僭妄》。因此，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它作为宗教的对立面产生，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已经越来越变成不了不是宗教的对立面，似乎变成了是科学的或者极端的科学主义的对立面，这已经完全地变化了。

另外一方面，促使欧洲人走出中世纪的另一股动力，就是理性主义。那么这个理性主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想主义在中世纪晚期，它是作为情感主义的对立面来体现的。对所谓超验的，所谓宗教意义上不需要论证的，正义感啦，宗教的虔诚啦等等，作为因信称义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但是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强调冷静的价值中立，无论对任何东西都要加以怀疑，而且相信人类的逻辑分析能力能够把握真理。那么这个时候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强调实证的东西。但是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大家知道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出现了理性和情感的对立。启蒙运动的代表人伏尔泰，他就说启蒙的意义就是要建立一个理性法庭，一切人们已知的东西都要在这个法庭上加以审判，没有什么东西是权威的。人们的理性应该怀疑，应该批判。通过这种怀疑和批判，用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一切，这样来掌握真理。

可是当时在启蒙运动中，它的另一支，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就已经越来越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很有问题，好像是对良知的一种忽视。而且启蒙精神的这一支，发展到卢梭以后，已经变成是对走出中世纪的进步过程都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就是有一种我们现在成为后现代主义或者现代性批判的一种思潮。就是一种所谓的历史倒退论，认为近代化的一切发展都造成了堕落。卢梭甚至认为（当然它是受到日耳曼的卡尔文派的影响了）连科学连戏剧都会造成堕落，他认为只有广场上的那种，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做群众文艺才是真正可以追求的。大家可能知道伏尔泰曾经说过（当然是一个很挖苦的话了）读过卢梭的作品就使人有一种用四脚爬行的欲望，意思就是说越原始越好，越原始的的人大概是越淳朴吧，越符合人的本真状态。到了现代，人反而是异化得不像样子了，就有一种很强的反现代化的色彩。

这个时期，理性主义就建立一种对情感法庭的拒斥。卢梭说他要建立了一种情感法庭，其实就是良知法庭啦，或者说道德法庭啦，就是把一切要用正义和道德的标准加以衡量。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价值理性的东西。但是启蒙运动的主流对这一点是非常拒斥的。启蒙运动所主张的理性，更近似于后来韦伯所讲的工具理性。就是强调价值中立，强调继承希腊人的那种爱智求真精神，用逻辑来取代情感，来判断这一切。那么这个时候的理性主义主要是针对情感主义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理性本身越来越变成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

以至于人们发展到相信逻辑而不相信直观的一种趋向。以至于到了后来就出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



雅典学院，希腊理性精神的巅峰时期

那么这里头我觉得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很多人都提出理想扩张、理性狂妄的问题。包括近代我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当代属于右派思潮的那些人，包括哈耶克这些人，他们都认为二十世纪的人类悲剧，或者说是他们认为所谓的通向奴役之路，都是从理性的过分扩张开始的。认为理性狂妄起来了以后，人们就会去设计一个最科学的蓝图，就会设计一种所谓最合理的秩序，而这种最合理的秩序就往往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有的，所谓自生自发的这样一种秩序。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人一般来说，他们都愿意自称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的源流来自启蒙时代早期的像休谟，像亚当·斯密，就是那一帮苏格兰的启蒙运动的传统。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点，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反理性主义，它和欧洲大陆的唯理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那种理性主义）是对立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假如我们把苏格兰的经验主义当成是对笛卡尔式的通过形而上的逻辑来掌握真理这种说法的否定，而是强调一种对经验的验证。那么这种苏格兰式的非理性主义其实是比笛卡尔式

的理性主义更排斥价值的。如果用韦伯的说法，苏格兰人包括我刚才讲的休谟和亚当·斯密，那当然是更极端的工具理性主义者了。因为他们所谓的排斥理性强调经验，实际上也是排斥了一些先验的判断，其中当然也包括道德判断。因此今天人们讲的反对理性扩张或者说非理性主义，已经和当年的非理性主义有了截然不同的内涵。当年人们讲的非理性主义，其实主要指的是情感主义，更多地强调道德与良知这样的东西。今天人们讲的理性主义，似乎理性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道德的审判力量，而使得它的对立面变成了所谓的崇拜自然秩序的经验主义者。那么由对这种经验主义的抨击，产生了新一代的理性主义者。这新一代的理性主义者的代表，就是今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左翼的罗尔斯。大家知道罗尔斯和哈耶克都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两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极大的不同。哈耶克更多地认为真理来自长期以来人们世世代代存留下来的那种所谓传统，就是一种传统的自然扩张，这种扩张带来的经验，这种东西比任何人为的建构都要更接近真理。但是罗尔斯讲的真理完全是根据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建构出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无知之幕啦。他的正义观，大家知道罗尔斯写的一本代表作就叫做《正义论》，他的正义论基本上就是理性建构的产物。因此到了罗尔斯这里，理性本身已经变成了从情感（或者从正义，或者从价值理性）出发，对于经验的怀疑。那么这种非理性实际上是对前面一种理性过分扩张的一种纠正，或者说一种背离。可以说早年卢梭所代表的非理性，也就是伏尔泰所批评的那种非理性，如果我们可以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话。伏尔泰自认为他是最冷静的、最理智的，在它看来当时卢梭这些人是带有更多的浪漫情怀，其实卢梭的作品也是使人有这种印象，包括忏悔录啊，新爱洛伊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有这种背景。那个时候卢梭所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非理性。到了苏格兰启蒙传统，或者苏格兰精神以后，这种非理性主义，已经变得比理性主义更不浪漫了。我们知道像休谟这些人，以及从休谟这个传统出来的像哈耶克这些人，他们往往认为正是理性主义者，倾向于搞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倾向于那种扩张，那种对人的智力的过分崇尚。他们的非理性就是所谓的经验非理性，而这种经验非理性实际上是比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距离情感就更远。如果说我们假定理性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对立面，那么这种非理性的经验主义就比理性主义更不浪漫，更背离情感。因此，现在人们通常讲的对理性过分扩张的反抗也就走向了两个极端：第一，人们说那体现了新教伦理中的清教传统，所谓因信称义的传统派生出来的一种清教精神，表现为禁欲，表现为强烈的信仰；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另一支，就是从苏格兰人那里一直传到现在的奥地利学派，就是哈耶克那些人代表的，那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怀疑精神，所谓怀疑不是对神的怀疑，是对人的理性自身的怀疑。认为人不要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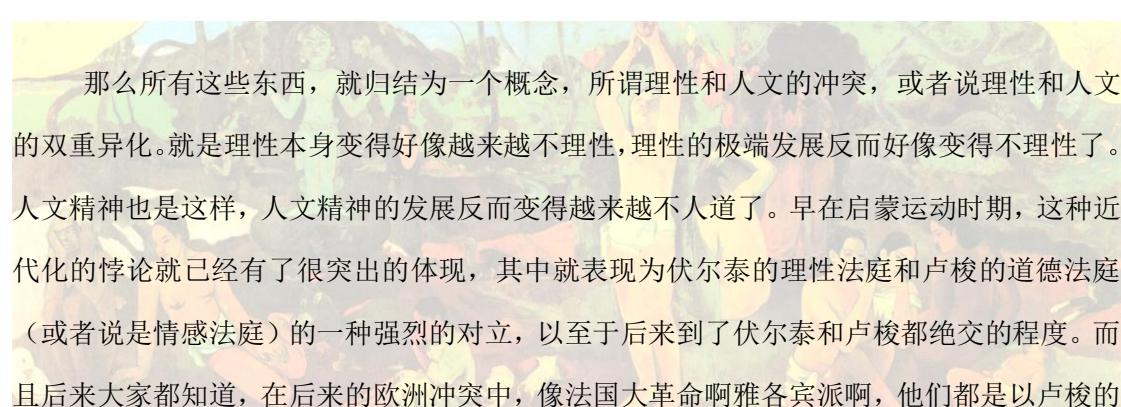
入非非，不要自以为能够建构出一种十全十美的东西，那个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追求这个东西会造成极大的灾难。

近代化过程的人文和理性，可以说都出现了双重变异，对人文的理解和对理性的理解，都可以在两个极端的方向上变得极其不同，那么这样一来，就使人们感到很大的困惑。这个困惑，绝不仅仅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困惑。它其实也包含了在近代化过程中发展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内。应该说理性和人文的冲突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冲突在观念上的反应。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感到了两种现象，一个是人们感到不像中世纪那么愚昧了，人们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理性化了。人们会算计了，大家知道理性精神反映在经济上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啦，从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复式簿记，人们会算账了，以前人们都是不太会算账的。经济理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它的极端表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叫做《摩登时代》，这部片子最极端地反映了大工业的理性对人性的摧残。大概说是大工业的产物，包括福特制啊，泰勒制啊，这些东西把人变成了在流水线旁从事机械动作的那样一种像木偶一样的人。这是卓别林曾经用很夸张的艺术手法，把在流水线旁工作的那些人的状态做了很夸张的描写，也是表现了很强的愤怒啦。人们认为，走出中世纪的人虽然摆脱了愚昧，但是理性化也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虽然不愚昧了，但是好像比愚昧那个时代还不如，变成了只会拧螺丝的那样一种人。

那么另外一方面，走出中世纪的另一个动力，就是正义啦。就是中世纪的专制，中世纪的不公平，使人们呼吁一种正义的王国。这个正义的王国是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而且这也是使人们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甘于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一种强大的动力。但是人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摆脱了锁链，可以自由竞争。但是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很多人，至少相当一部分人又觉得这种冷酷的竞争本身就变得好像是对人们感情的一种嘲弄，对人们良知的一种折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所谓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性啊等等，什么羊吃人啊，诸如此类，相信这些东西大家是知道不少。在近代化过程中，我们要寻找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又发生了异化，使人们自由得失去了自由，所谓自由得一无所有。马克思曾经讲过，这个自由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中世纪你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你是受到束缚的，很多机会你是没有的，在受束缚这个意义上你是不自由的；另外一方面，他给每个人以一种确定的地位，大家注意，这种确定的地位不见得是平等的，这种确定的地位，讲的简单一点用鲁迅的话讲，就是起码你可以“坐稳了奴才”。鲁迅不是说有“坐稳了奴才”和“坐不稳奴才”的区别吗？但是到

了近代，人们反而失去了保护。这个摆脱了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是同时存在的。失去了保护的自由就会使人孤独，觉得没有依靠，觉得没有安全感。这就会刺激起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啦，后来弗洛姆在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基础的时候，有一本书（弗洛姆的著作），他的书名就反映了这种状态，叫做《逃避自由》。这个自由变成人们需要逃避的东西。有人形象地说，这是让人“自愿当奴隶”。他们认为这种自由雇佣制度是在形式自由的条件下使人们受到什么资本的奴役啊等等。于是人们好像是自愿地当了奴隶，而且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有些描述，这个自愿当奴隶似乎连农奴都不如。马克思曾经讲过，中世纪的农奴是有保障的，但是今天的无产者是没有保障的。讲得简单一点，农奴是和农奴主有一种世世代代的依附关系的，农奴主不可能解雇农奴，但是无产者的地位就不那么可靠。但是这种站在社会批判立场讲的话恐怕是不能还原于人们的经验感受啦。老实说，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工人你说他是不是愿意回到农奴制状态中去，大概没有一个人愿意。尽管农奴制状态可能有某种保障。

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人们走出中世纪所要追求的两种东西，一种就是理性，一种就是人道。理性认为人们应该变得更聪明，人道认为这个社会应该变得更正义。但是在走出中世纪和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好像觉得（至少是在当时最具有社会批判性的那些知识界人士中），好像觉得这两者都没有实现，而且觉得这两种追求好像都走向了它们的反面。本来你是追求人变得更聪明的，结果你设计了一套东西反而把人变成了在生产线上只会拧螺丝的那样一种人。他们就开始怀念说，哎呀，你看中世纪的工匠多么聪明，它们可以掌握很复杂的工序，做出一个完整的产品。可是现在的工人变成了你只知道拧这个螺丝我只知道接这根电线，在一个生产线上做一个很单调的工作，而一离开这个生产线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这个自由也是一样，很多人认为我们走出中世纪应该是更自由，可是现在好像变得所谓的“自愿当奴隶”，以至于人们好想要逃避自由。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就归结为一个概念，所谓理性和人文的冲突，或者说理性和人文的双重异化。就是理性本身变得好像越来越不理性，理性的极端发展反而好像变得不理性了。人文精神也是这样，人文精神的发展反而变得越来越不人道了。早在启蒙运动时期，这种近代化的悖论就已经有了很突出的体现，其中就表现为伏尔泰的理性法庭和卢梭的道德法庭（或者说是情感法庭）的一种强烈的对立，以至于后来到了伏尔泰和卢梭都绝交的程度。而且后来大家都知道，在后来的欧洲冲突中，像法国大革命啊雅各宾派啊，他们都是以卢梭的

信徒自居。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埋葬了理性法庭，造成了歇斯底里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在这样的一些过程中，一方面很多人就重新回归到非理性的角度来弘扬人文精神，越来越认为人文精神应该是非理性的，像卢梭晚期就有这种特征，他认为科学和那个什么都成了不好的东西，都会带来灾难，走向那种所谓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啊这样的东西。另外一方面的这些人，他们认为冷静的理性应该是坚持价值中立的，应该接受一切冷酷无情的东西，因为这是理性的安排，你是不能用浪漫的想法来去替代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还是有许多人，试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一直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理想模式，使人们能够实现一种比现存秩序更为正义，更为合乎人道，更值得追求，或者更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是可以用最严格的科学理性来论证的。不仅仅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又不仅仅是一种超验的信仰，而是一种具有所谓科学和人道双重魅力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称之为最早的几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像那个闵采尔，像那个塔波尔派的那些宗教家，像莫尔，像康培内拉，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愿望。他们只是很朦胧地想要构思一种所谓道德上的完美状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包括像圣西门，像欧文这样的人（尤其是欧文，他实际上是非常想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人在有一点上是已经和托马斯·莫尔这些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相信历史进步的。和卢梭这些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像卢梭就像我前面讲到的，至少在伏尔泰看来他已经对所谓的进步产生了很深的怀疑，有一种很强烈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觉。但是像欧文这些人他们是既相信人文又相信理性，他们认为理性会把人们带到一个在道德上也更可欲而且在科学上又非常可行的这样一种境界中。

其实从今天的角度讲，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点背反。因为我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几个人，其中最典型大概就是欧文。这个人我们说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据说是他办了一个又一个实验，但是这些实验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说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我们说他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据说是他没有具体的搞这些实验，而是整天呆在那个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头，在理论上进行探索，以至于据说是在大英博物馆的某个座位上都留下了两个脚印。这个人是整天在书斋里头进行理论建构的这么个人，然后他建构出了在逻辑上（至少在形式逻辑上）非常完美的一个东西，有很强的那个所谓的科学的吸引力。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按照近代实验科学的定义，什么叫做科学呢？科学就是必须通过实验来加以验证的。（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通过形而上建构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一般来讲，人们会认为培根这些人的主张是传统科学的奠基。现代的科学和传统的经验有什么区别呢？最大

的区别就是，现代的科学是通过实验进行归纳，得出一个理论，再用实验来加以检验。所以人们通常把近代的科学就叫做实验科学。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老实说，谁是科学？谁是空想？这都很难说的。我们称之为“空想”的那些人，他们终生都在做实验；而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些人，是从来不做实验的。一直在图书馆里头进行高度抽象的智力游戏。

而且从今天看起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可能大家都知道，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实验都失败了。的确，他们搞的那种所谓理想主义的移民区后来都散摊子了。因为那些移民区都有一个特点，当初凭着一股热情，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老实说，长远下去，都是很难一直坚持下去的。这些移民区本身都没有成功，什么新协和村啦，什么伊加利亚移民区啦，等等。很多人都搞过这种实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绝大部分这种实验都是在美国进行的。美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实验的天堂了。而且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跑到那里去做实验，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卡贝，俄国的葛衣恩斯和采科夫斯基，这些人跑到美国去搞了很多这种公社，什么新协和村啦，什么伊加利亚移民区啦，进步公社啦，同盟者公社啦，什么雪松谷公社啦，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一些人在搞这种东西。但是美国恰恰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在哪里最没有群众的。不但共产党在那里很少，几乎没有，社会党在那里也没有多少信众，美国社会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基本上就已经不存在了，连社会民主党都没有的，共产党当然就更不用说。但是这样的国家，恰恰是各国社会主义者认为最可能实现自己理想的那么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但是我现在不管谁是科学谁是空想啦。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当时的确是一股很强大的思潮，这股思潮就是试图回归启蒙运动的那些基本原则，那就是理性和人文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启蒙运动的原初的动力，就是人们走出中世纪的时候，既追求人文也追求理性。而这两者后来变得越来越冲突，那么人们以后就想把这两者再捏合到一块。以至于马克思曾经讲过，我的思想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其实就是启蒙运动所坚持的那些原则的最彻底的贯彻。其实他讲的启蒙运动中最彻底地那些原则的贯彻，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则。其实照我看，如果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大原则。就是他试图要扭转人道的异化和理性的异化，重新把那种道德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又重新把科学主义变成一种合乎人类良知和正义的这样一种东西。这就是所谓人道的科学主义和科学人文关怀，从马克思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人在追求这些东西。比如说在心理学界的马斯洛，他有一个口号嘛，说他要追求的就是所谓“科学人本主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承认，在把这两个东西捏合到一块，构建一个新理论的事业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的

可能就是马克思，以后会不会有人比他更成功我也不知道。尽管在他的理论中，大概每一个结论现在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到底哪一个理论我们现在还能够原样地照搬，这很成问题。不管是剩余价值学说，还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些设想，还是哲学意义上的那些东西。

但是尽管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这些具体理论提出质疑，但是在这种人文和精神分离的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困惑中，我觉得试图把这两者重新结合在一起的追求始终都会存在的。而这种追求，在我看来，很可能也是永远没有一个尽头的。它什么时候会实现我觉得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追求我觉得永远会存在。实际上这种人文与科学的追求啊，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又类似于人们经常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应然和实然的追求，或者说是真善美的统一。所谓应然就是应该怎么样，就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价值理性；所谓实然就是能够怎么样，就是可行的，现实的，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老实说，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可是他们又往往认为这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是最合乎人们意志的善良愿望的。其实这里头有一个最大的矛盾在于什么呢？既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意志在这里不起作用。也就是所谓善良道德那些东西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但是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又是最合乎人们的一切善良想象所能够设想的最正义状态。这样的一种设想，当然它既是能够最科学地加以证明，又是最正义的一种设计。但是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他在现实的发展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它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人文的追求和理性的追求其实本身都是人性发展中的一个自然的要求。因此这两个追求其实不会消除，那么想把这两种要求结合在一起的人恐怕将来还是会产生的，尽管他们每一个结论都也许和马克思不同。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提出所谓马克思的源头和组成部分的话，那么现存的每一个源头和每一个组成部分也许人们都可以提出质疑，而且这个质疑也可以是无穷无尽的。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啦。据说它的源头之一，是德国古典哲学，然后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据说它的另外一个源头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了马克思特有的经济学，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又据说，他的政治理念产生于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法国的圣西门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其实留下来成果最多的可能是欧文，因为现在西方广泛发展的合作运动，什么洛奇戴尔啊，蒙德拉贡啊，包括新西兰人路易艾尼在中国搞的那个所谓共和运动，

基本都是从欧文这个传统来的。但是马克思在这三个人中应该说离欧文是更远一点了。他讲的空想社会主义更多的应该是法国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又发展出了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其实主要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解读。这种解读我觉得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容易产生越来越多的附加。比如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个说法，后来很多人就说实际上还不止，还有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比如说马克思从以摩尔根和卡瓦列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那里，吸取了很多东西。因此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人类学应该也是马克思的一个来源，它又形成了马克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还可以讲出一大堆，因为马克思还写过一些军事学，尤其是恩格斯写的军事评论方面的文章就更多。恩格斯可以说写文章写得很杂啦，写过好多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凤凰卫视上看到的马鼎盛发表的那种军事评论性质的东西，介绍步枪啊，街垒啊等等。

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真正讲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中从启蒙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潮，它有什么最核心的东西，而且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将来也是有可能继续存在的，恐怕不是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理论。而是我讲的近代主流社会主义的真正源头，就是启蒙运动的这两种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或者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尤其是把这种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具体结论，这每一个结论也许在实践中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这种源头应该说是源远流长，而且它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 我一生的愿望其实是做一个游吟诗人

马雁

我小时候在一个子弟校上学。所谓子弟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三都有的。那时候，我悄悄喜欢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男生。其实说起来喜欢，也是很模糊的一种好感。但那个男生的眉毛浓密，睫毛细长，实在是很值得喜欢的，更何况他还会笑。我相信喜欢这种情绪是可传染的，比如说我走过操场，会发现他在教室走廊上看着我。有一天，学校贴了通知说要开一个现代舞班，欢迎同学报名。我当然会参加这个班，在通知前面，大家也都知道我要参加这个班。这时这个男生走来，流里流气地，看着通知说：“哇，现代舞……摇滚……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他唱着歌走了，走时还回头笑看我一眼。

他唱的歌我知道，在《抒情歌曲》上有这首歌，是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后来我也听崔健，是《红旗下的蛋》。上课我和同学打扑克赌博，赌一盘是一毛钱，可是同学竟然会一天之内输十块钱给我，他于是拿磁带来抵债。我记得老崔在歌里骂街：“我去你妈的……我去你妈的。”但其实我是个好孩子。初二时才真正听摇滚，那是唐朝，每天放学都飞车回家为看五点一刻电视里播放的《梦回唐朝》。那时候最喜欢的是 Aerosmith，因为有铿锵。

第一个男朋友是摇滚青年。他在学美术，因为喜欢画圣斗士，所以误以为自己可以当画家，我在写诗，因为喜欢词语的堆叠，所以误以为自己可以当诗人。十多年了，第一个男朋友果然在当画家，我也果然在当诗人。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天下午我们的老师说大家去人民公园看菊花，然后回来写采风作文。我们没去，我们出了校门直接去了一家茶馆，打麻将。我记得我要做一副将对，却偏偏做不成，追我的小混混在旁边看牌，我喜欢的未来画家在另一边和人高谈阔论。有一天，他和别的同学问我要不要看 Pink Floyd 的《The Wall》，我们于是在美术教室看了这张碟。记得有很色情意味的开篇是动画，也有仿纳粹的军事化集体训练场面，总的来说还是符号化。我从来就不喜欢符号化的东西，包括红旗下的蛋。但也有的乐队是毫不符号化的，但我却不知道该归入哪一类。比如说 Portishead，加电也不难听。

又过了些年，我念大学，相交好的同学当然不多女生，我是这个脾气，不会和女生特别好，但也不会和男生打得火热。最要好的一个男生知道我爱听摇滚，于是找到他认为最摇滚的磁带送我，大约是 Metallica，但那时我爱的是 The doors，喜欢是喜欢那种不见明天的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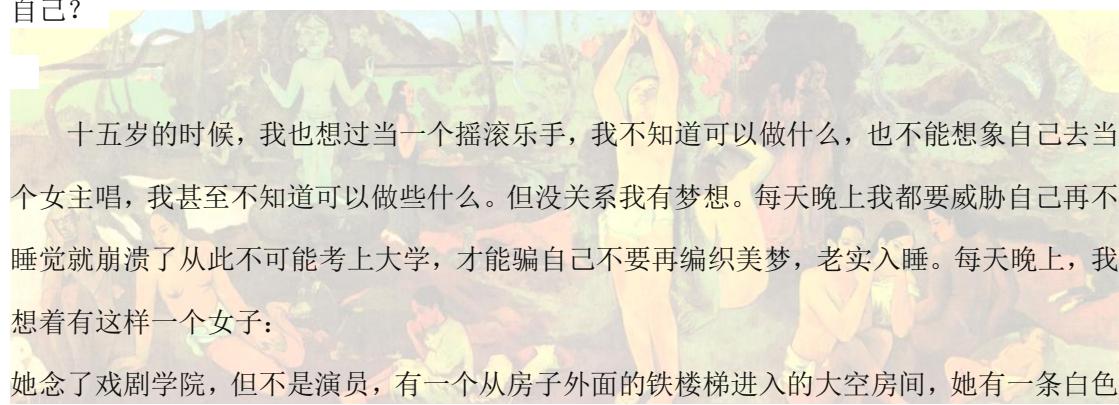
媚和腐朽。但还好我没成为摇滚女青年。有一个男朋友的前女朋友唱歌酷似王菲，我心中悄悄嫉恨。但是也喜欢她娇媚的声音，若我是男生我就追她，不追到绝不罢手。可是追她的男生也并不见得多。大约是太酷的女生都这下场。譬如说我。

我还认识王小波那想当摇滚乐手的侄子，有一回他过生日，我和朋友一起去五道口一家酒吧给他祝贺，他扭捏地问我可不可以给他写歌词，因为我是一个女诗人。这样，我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女诗人，连摇滚乐手都认定我是女诗人了，谁还敢反对呢？

但是我却终于没有给他写歌词，后来又过好多年，我有个给电视剧写歌的好朋友——自信会成谭盾第二——约我写歌词，我还是不会写。好的诗人，应当是她的诗歌被谱曲，而不是给别人写歌词，这就是林夕当不成罗大佑的缘故。倘若我会写曲子，也许可以成为罗大佑，但也不一定，我的歌词恐怕写得也不好。有时候我常常怀疑自己，但也有的时候我自信得过余。都不是坏事，只是不稳定，让人摸不着头脑。自己也纳闷自己的状态时好时坏，但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里说：

“那些看轻金钱，才能臻于成熟，站在大师面前心也不会怦然跳动的人，往往心里还缺少一根弦，缺少不可名状的一笔，作品里缺少一种感情，某种诗意的表现。有些华而不实、自我矜持的人过早地以为前途无量，那只有笨伯才把他们看做有才具的人。在这方面，不知名的年轻人看来倒真有值得赞扬的品质，如果才能应以这最初的胆怯来衡量，应以这难以表达的羞耻心来衡量的话；这种羞耻心，一般有希望获得荣誉的人在经营他们的艺术中都会丧失殆尽，正如漂亮妇女在风月场中会丧失羞耻心一样。对胜利习以为常会使怀疑越来越小，而羞耻心也许就是一种怀疑。”

只有大师的话可以使人心安。但大师却不希望那些需要他的人能够安宁：他们给出题目，并且告诉你这是个无解的难题。然后却已经在考卷上署上了你的名字。他们还告诉你评分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怎么办？自己给自己开大会，自己给自己发奖状。然而，需要怎样的路程才能走到颁奖台，发现那待发的奖品正是自己，而哀戚地站在奖台边几十年的也是自己？



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想过当一个摇滚乐手，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不能想象自己去当个女主唱，我甚至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但没关系我有梦想。每天晚上我都要威胁自己再不睡觉就崩溃了从此不可能考上大学，才能骗自己不要再编织美梦，老实入睡。每天晚上，我想着有这样一个女子：

她念了戏剧学院，但不是演员，有一个从房子外面的铁楼梯进入的大空房间，她有一条白色

的连衣裙，常常踮着脚尖在室内旋转，然后仰卧在地板上，心中怀着戏剧的梦想。是那种摇摇欲坠的铁楼梯，连接着残酷而乏味的世界与冰冷而倔犟的内心，所有的物品都可以不要，但务必要有一道铁楼梯与世界相连。为了这个梦想，我读了好多戏剧的书，准备了好多考题，甚至装扮成一个艺术青年。甚至和我打牌赌博的同学，都因为知道了我的理想，而不再和我上课开小差。

但是事情终于不是那样发生，当然也不会那样结束。

有好长时间我不听音乐，有一天有个很好的朋友忽然叫我听听电子，像电脑游戏里的配乐，又像钢丝拉断时的危险，刺激得要命。这个朋友还说 Radiohead 就是张信哲，唱英文的张信哲。不论如何，我赞同他的说法。张信哲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不妨把这理解成一种赞美。但摇滚青年不这么看，甚至一般文艺青年也不这么看。

后来的男朋友是一个前摇滚青年，他当初的乐队也是喜欢 Radiohead 的。我说张信哲，他有些不高兴。但也不表露，毕竟资深前摇滚青年，不应该和我斗嘴。但是有一天他说，曾经住在人家加盖的铁皮屋里，我忽然触发了多少年的旧梦。那种梦之可怕在于坚信世界荒芜，所以自己的生活也要颓败，否则就是不诚实。那个住铁皮屋的人，大概深知生活的艰难，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生活如此简单，从来没有饿过，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坏人。我的世界里最大的坏人是我自己。比谁都该杀。

可是摇滚是什么呢？现在谁还愿意说清楚。或者只是有锋利和剧烈的装饰性的一些声音——因为有 Grindcore，甚至都不必涉及音乐感。

这样讲真的有些残酷。要说起来，我一生的愿望其实是做一个游吟诗人。



## 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

艾弗琳

坐火车去昆明，坐的晚上的车。过道里也挤满了人，夜间行车，免不了人困马乏。呼进的空气不知在多少人的肺叶里黏糊糊地兜过，又湿又浑。我的座位在吸烟区旁边。吸烟区在两车厢之间，绿皮车密合得不紧，车外的冷气漏进来，把水汽凝在头顶的铁皮上。火车中气不足，一噤一噤出着虚汗。几个人挤在下面，皱着眉头紧吸几口烟屁股。

抽烟的人互不相识，这偶然间挤在一处，隔着悠悠上升的烟尘唠两句闲话，相对笑着摇着头，燃起一柱烟时间的友谊。一根烟吸完了，把话头掐灭了走人。

我因为想着心事，就不睡觉。就听了些吸烟人谈的话。他们有从丽江和西双版纳旅游回来的人，还有几个从大理巍山县出来，路过昆明去印度的法国人。都是常年在外的旅行者，青海、西藏、尼泊尔，想环游地球，或者把中国的角落走遍了。他们也都不大，跟我差不多岁数，相互吹着牛逼。因为有了共同话题，烟就一支一支地燃，话说得长了，烟支楞在肘边很久也不抽一口。烟叶瑟缩着被红色吞噬，把空气扯出了褶子。不能飞升的叶子滞留在原地，灰白着死掉，在空中就散了架，悄悄地粉身碎骨。

这时候我想成为这些旅行者。

我想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也许除了我自己，我想成为所有人——哈，可这句话本身就是说谎。我并不是想“成为所有人”，我只是想摆脱我自己罢了。

也许，我喜欢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也是因为这个。他电影里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憎恨自己，有的憎恨自己犁过的岁月（《夜》），有的憎恨自己的犹豫不决（《蚀》），有的憎恨自己的无动于衷（《奇遇》）。他们恨冷冰冰的布尔乔亚，恨生活的乏味恨情人的变心，总之都是恨自己，恨自己被剥夺可能性的生活。他电影里的人经常在空荡的走廊里走——这种场合里前进的方向被束缚；他的主人公喜欢立在窗前长长地往远处看——“远方”和“自己”之前隔着扇窗，他们无论如何成不了远方的“别人”。

在《过客》里，他电影中的人终于做了一次别人。

克尔凯郭尔说，厌倦自己——在上帝面前不要是其自身，是一种绝望：“一个在这类绝望中的人将奋力把自己投进生命，或者投入某个事业；他将成为一个不安定的精神，他的生命肯定要留下它的标记，一个不安的精神想要忘却的标记。”——洛克就是所谓“不安定的精神”。他是一个记者，深入北非调查反政府武装。这个人由尼科尔森来演太合适了，他慢

吞吞的说话腔调，悠悠挑起的眉毛和懒散的法令纹，浑身上下都透着这个词——厌倦。洛克是个成功的记者，但是他不相信交流的可能性：“我们总是处在不变的状态下，把不同的境况和经验变成相同的概念，纳入自己的程序中……用这种方法去跟别人说话，去对待别人，是错的。”跟他同住旅馆的商人劳勃森认为，这种交流障碍是职业使然：“兴许原因是这样——你处理的是文字、影像，抽象的东西，而我处理的则是具体的商品，他们马上就能明白我的意思。”洛克想了想说：“嗯，也许吧。”——也许换一种身份，就可以逃开了。他也说，“如果能把旧有的一切全部忘掉，难道不是更好吗？”

他有了机会。劳勃森突然死亡，因为两人长相相似，洛克决定与对方互换身份。有多年摸爬滚打的记者经验，这件事他处理起来很平静。这似乎是一次成功的逃离。“我在逃避一切：我的妻子、房子、收养的孩子、成功的工作……除了戒不掉的坏习惯之外的一切。”突然间他摆脱了这一切，他的未来几乎充满了可能性，在巴塞罗那的缆车上，他向虚空伸开双臂，他自由了——他可以做直布罗陀的服务员，开罗的小说家，或者军火走私商。但其实只有最后一种可能性是现实的，因为劳勃森生前就是个军火走私商。

事实却不是这样，作为死去的洛克，他的妻子和剧组正在筹拍他的纪录片；作为活着的“劳勃森”他要处理并不熟悉的军火交易，还要躲避剧组的跟踪。他过上朝不保夕的逃亡生活，一切变得一团糟。精疲力竭的他给女友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瞎子，他在快四十岁时做了手术重见光明。一开始时他恨高兴：脸、色彩、风景，然后一切开始变了，世界比他想象的要贫瘠得多，没有人告诉他那些肮脏，那些丑陋。失明时，他可以拄着拐杖过街，而重见光明后，他开始害怕了，开始活在黑暗中，再也不离开他的房间了。三年后他自杀了。”不久后，洛克自己在军火交易时死去了。

谁能摆脱自己呢？《庄子》里南郭子綦“今者吾丧我”，只是丢掉了“我”的主观精神，消解了“我”，为了“齐物”而跟其他事物拉平了，并没有真正摆脱自己。徐而庵认为金圣叹可以随物赋形，不着自己痕迹，说“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漫卿豪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好像神通广大的百变金刚的样子，可是谁又因为哭庙案而被诛了呢？就算是七十二变的猴哥，变成小庙子后猴子尾巴也藏不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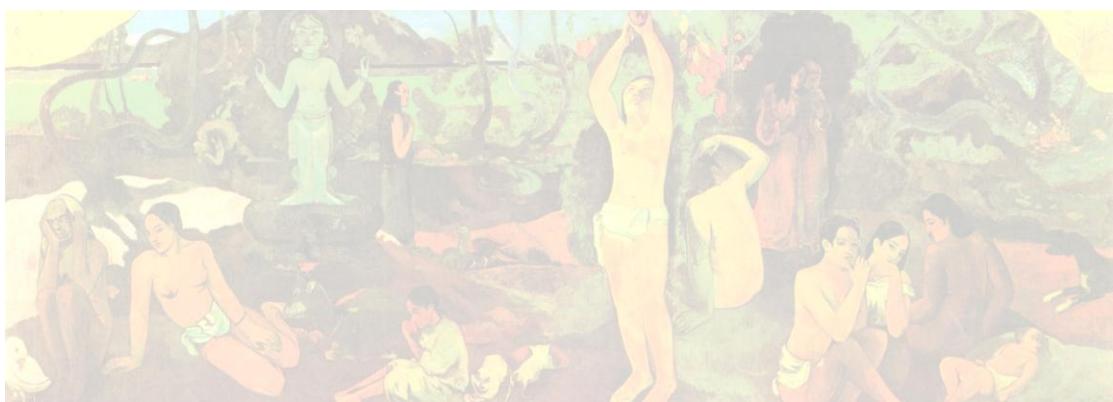
伍迪·艾伦拍过一个相似的电影《泽里格》。表现一个可以随意模仿他人的“变色龙”的困境。他跟安东尼奥尼的结论都是一样的——逃离自身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是危险的。我们来到世界，彻彻底底只有一次，这是石头般沉重的悲哀。“噢，甜美的短歌，你真爱嘲弄我，/ 因为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 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别的不

能。那毋庸置疑。”

——因为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这诚然是悲哀的，但是，我确实曾经爬上过山丘吗？我有没有试着把“我”认认真真的活过一遍呢？但似乎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如果我认认真真的去爬那个山丘，我就没有时间去摆脱了；而如果我急于摆脱，我就放弃了继续的向山丘的爬行，就没有认认真真的活过，这个摆脱就是轻率的。你会说“摆脱”这个词用的太蛮横了，不留余地，应该用“改变”更好些，留一些空间用来暮然回首，更温柔，更有可行性。这样说不错，我总是倾向于一劳永逸的解决，觉得这样可以避免时间的煎熬，其实这是懦弱的想法，一劳永逸就是不敢面对困境。

其实应该学学安东尼奥尼，他只对付困境。他的朋友说：“安东尼奥尼似乎只能生活在困境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的想象力。如果没有困境，他便主动寻找它。”安东尼奥尼拍过爱情吗？几乎没有。他只拍过爱情的消逝，他略过波澜壮阔的重大事件，而去采集事件的余波和事件的被忘却，默默地延续它们，他书写的是海面以下一万米的漆黑，是沉寂的时间。安东尼奥尼认为，我们面对的大多正是这样停滞的时刻。他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拍下来：“南极的冰山每年以 2 毫米的速度朝我们的方向移动。计算它们何时会碰到我们，就像期待一部电影里会发生的事情一样。”

这样的电影他拍了近四十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个嘴唇紧闭的老头有的是勇气。



## 映衬一页春天的黑

### 老鱼

早上六点多就醒了，听见外面有鸟在叫。想起苏大学士说什么“夜来微雨洗郊垌。正是一年春好、近清明”，真是浪漫得要死要活。微雨么，还没有下，也许会下吧，不要紧。春好不好呢，我也不敢说，威海的冬天太漫长了，可不能高兴得太早，一惊一乍什么呀，真是没见过大世面。

如果是在家……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家了。

清明节还是好玩的，不过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最喜欢的事情是摘桑葚。不对，最喜欢的事情是捉蚂蚱……不对，最喜欢的事情是偷山神爷的贡果吃……不对，最喜欢的事情是躺在松树林里晒鱼肚皮……好像都不对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念一种遥远的气味，也许是……松香和素馨花混合的气味。好吧，那我就严肃兮兮地告诉你：最喜欢的事情是闻素馨花。这花似乎永远是和清明在一起的，一种并不让人愉悦，又兴奋得无可奈何的味道。也许是因为只有味道才是不会改变的吧——许多东西都消失了，没有证人的时刻回忆好像也变得不真实了——只有这种气味会在清明这天，携带着所有的信息精准地到达。

我记得《看不见的城市》有一个为死者建造的城市。哈哈，这样的城市存在，不过是為了印证生者的孤独——不管是在那边，还是在这边，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那么几个人——而能量守恒定律说，那边的多了，这边自然就少了。卡尔维诺真是一个悲伤的老鬼。那边确实有几个我愿意想念的人。梅特克林《青鸟》里说，当死者被人们想念时，他们就会从梦里醒来，这大概可以算是一种复活。

前几天看纪德的自传，里面讲到她脾气古怪的祖母，说她总是不停地织毛线袜，一只又一只不断地开头，却从来没有完成过一件“作品”——这让我有点想她了。就写了下面这些东西，贴在这里吧。

我阿奶叫徐金华。我是在前年和我爹上坟的时候才意识到的。“显妣考徐金华之墓”，碑上这么写。陌生的名字，好像和我阿奶一点关系也没有。“张妈妈”——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她——可是她到底不姓张，只是嫁了一个姓张的男人。

我阿爷在我四岁的时候就走掉了。我不记得他的样子。关于他，我只知道这些：张永昌，河北人，抗战参军到了云南，一辈子也没有离开。小的时候我不喜欢去幼儿园，家里的人没办法，白天就把我“寄”在老人那里。从春天到冬天，我在黑乎乎的房子里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我阿爷就披着他的军大衣坐在老藤椅子上，印象中他总是不动。有时候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惊讶地发现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突然害怕起来。他不和我说话，而我往往在自以为没人的时候自言自语。

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到柜子里翻小东小西玩。纽扣、小夹子、线头和碎布，还有一些用剩的蜡烛。有一天我在柜子里翻出了一沓我六娘的照片，那时候我六娘二十出头，正在和一个叫老五的男人谈恋爱。照片上六娘笑得很开心，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嘴唇红红的。我记得我找到那沓照片后很高兴，在光线极暗的里屋看了半天，又把它们一张张拿到窗前去细看。阳光像布匹一样泻下来，抚摸着照片上的大小灰尘。“哗~~”照片抖动的声音又脆又闷，震得耳膜生疼。大小灰尘就在阳光下恣意漂浮起来。有一瞬间，我误以为是六娘脸上的脂粉掉下来了，照片晃动的一秒钟，我甚至看见了艳丽背后露出的老相。

我阿爷是被我六娘气死的。在得知我六娘吸毒的消息后，我阿爷就病倒了。我爹说，我阿爷病了以后不说话，不吃东西，更不吃药，活活把自己打发掉了。我爹说，我阿爷走之前指着衣柜上的大箱子支吾不清，把箱子抬下来，打开，里面除了一些旧衣裳外什么也没有——钱都被我六娘偷去了。我阿爷就断了气。

后来老房子里就剩下我阿奶了。对我来说，那没有什么不同，房子还是一样昏暗寂静。我阿奶有时候在门口晒太阳，有时候在灶房里烧柴禾，我还是像个小幽灵一样喜欢自言自语，和她说不上话。只有一个叫“徐妈妈”的老人每天都来找我阿奶说话。“张妈妈，给吃咯？”“张妈妈，说是今天要下雨！”“张妈妈，你老人家好福气，儿女还算齐齐全全，不像我……”徐妈妈自然也是个寡妇了，只有一个女儿，是个罗锅。虽然是个罗锅，人却很好强，在黯淡的街巷里时髦得风风火火，人家都叫她“徐摩登”。徐摩登喜欢人家夸她美，虽

然夸得辨不清真假。她守着她娘徐妈妈过了一辈子，后来一个人死在家里，好几天以后才被邻居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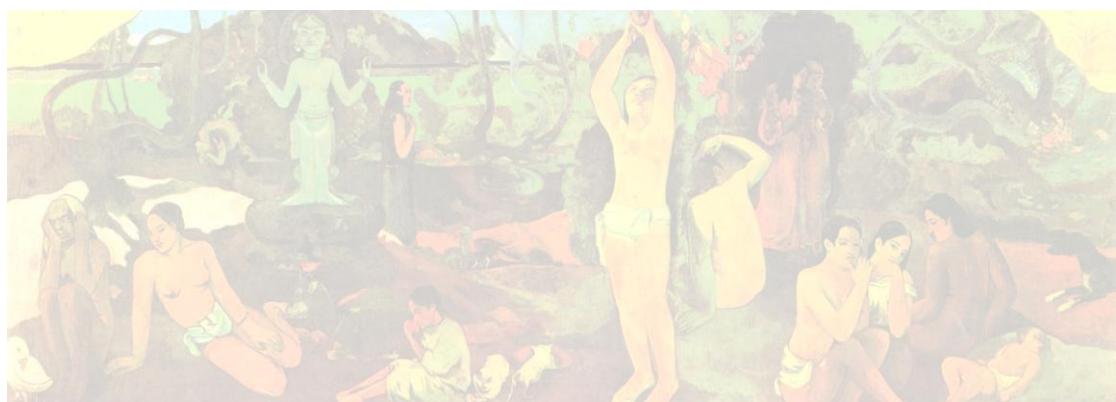
很多东西都没有印象，日子好像漏掉了。房头上长了草，到春天种子飞得漫天都是，木头梯子在雨天里常常吱呀乱叫，阿奶的卧房里总有一股雪花膏的味道，在纸张的霉腐气息中让人感到暖和，昏昏欲睡。她的床是那么大，一年四季都挂着厚厚的白纱帐，被褥是缎做的，有冰凉的触感。花色已经很旧了，鸳鸯蝴蝶停落在遥远年代的红紫中，茫然的样子。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不知道为什么，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我还会在长长的睡眠之后将醒未醒之际误以为自己仍旧睡在阿奶宽大的床上，睁开眼睛会还看见红缎被子，白纱帐子……还会听见一架大挂钟发出的滴答声，空气中不可消除的震颤——那一定是我听过最固执最顽强的时间的声音了，走得那么缓慢艰难，仿佛每一针都落在疼处。

只有年节的时候阿奶家才热闹。所有老张家的人都聚在一起，吃酒，划拳，吵吵闹闹。几个兄弟谁也不服谁，吹胡子瞪眼睛，甚至打起来。我爹是老大，饭桌上照顾老小，运筹帷幄。“老四！阿妈还坐在这里，要说屁话出去说！”……“张愣子，去把油辣子端进来摆起！”……“来来，吃鱼吃鱼。海子鱼么，难得难得。”……孩子们闹成一锅粥，摔了筷子，打了碗，又被训斥得哭起来……壶里的水开了，沸水落在煤灰上“呲~~~”地响着——我阿奶坐在上席，她不说话，有时候就在这一团乱麻中打起盹来。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周末我去看我阿奶。坐着坐着，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沓东西，用蓝布手绢包着，塞在我手里。“拿回去给你妈，别的东西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文化，你以后要好好呢给听见。”我不明就里，回去向我妈交代。手绢里是一小沓钱，也不多。我妈半天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到你们老张家，连块尿布都是我自己做。”——这是我妈和我爸吵架时常说的话——也许这并非气话。我妈生我的时候，差点没命，后来听说生了个女孩，我阿奶当真一眼也没去瞧过我们母女。我上高中以后，她老人家还劝我爸说，女娃娃么，就是个包袱，不要供她读书了，没得用。”——这么多年，她也许是有些愧疚的吧。虽然或许已经没有人会怪她——她老了，像个犯错的小孩一样，张着眼睛，红着脸，无法对付这个她无法理解的世界。有一次，她在某个角落发现了一张纸，十分慎重地拿到我面前，说，“你瞧瞧，上面是什么字？”我看，是一张商品“合格证”，就告诉了她。合格证？在我们的方言里，是没有“合格”这个词的，解释也解释不清，笑得我直打滚。为什么一样东西

被生产出来，还需要一个什么“合格证”呢？这张“合格证”重不重要？万一丢了可怎么办？她不明白的。她所熟悉的东西一一离她远去了。

有时候我会想，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回忆真是可怕啊。它们会随时像绳索一样绑住她，在细节上一遍又一遍地毁掉她。我看我阿奶的时候，她就常常那么呆坐着，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对，不是“安详的表情”，是“不安”。她这一辈子太苦了。我知道她又陷入了回忆。我从不能和她分享什么，只是挨着她的膝盖坐着。



## 书读完了

### 金克木

编者按：我们青年人要读书，但是对于读什么书？怎么读？常常困惑不解，拔剑四顾心茫然。那么，为了寻得一条心安理得的路，在茫茫书海中，如何扬帆起航，不致被命运之潮所吞噬呢？这篇《书读完了》就像大海上的一道霞光，从一位老人深沉的目光中射出。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

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下棋也是猜心思，打仗也是破谜语和出谜语。平地盖房子，高山挖矿井，远洋航行，登天观测，难道不都是有一股子猜谜、破案的劲头？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怎么能说全是出于任务观点、雇佣观点、利害观点？人老了，动弹不得，也记不住新事，不能再猜“宇宙之谜”了，自然而然就会总结自己一生，也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一生这个谜面的谜底是什么。一个读书人，比如上述的两位史学家，老了会想想自己读过的书，不由自主地会贯穿起来，也许会后悔当年不早知道怎样读，也许会高兴究竟明白了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倒相信那条轶事是真的。我很想破一破这个谜，可惜没本领，读过的书太少。

据说二十世纪的科学已不满足于发现事实和分类整理了，总要找寻规律。因为总向理论方面迈进。爱因斯坦在 1905 年和 1915 年放了第一炮，相对论。于是科学，无论其研究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就向哲学靠拢了。哲学也在二十世纪重视认识论，考察认识工具，

即思维的逻辑和语言，而逻辑和数学又是拆不开的，于是哲学也向科学靠拢了。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关于语言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大大发展，牵涉到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索绪尔在 1906 年到 1911 年的讲稿中放了第一炮。于是本世纪的前八十年间，科学、哲学、语言学“搅混”到一起，无论以自然或人类社会都仿佛“条条大路通罗马”，共同去探索规律，也就是破谜。大至无限的宇宙，小至基本粒子，全至整个人类社会，分至个人语言心理，越来越是对不能直接用感官觉察到的对象进行探索了。现在还有十几年便到本世纪尽头，看来越分越细和越来越综合的倾向殊途同归，微观宏观相结合，二十一世纪学术思想的桅尖似乎已经在望了。

本文开始说的那两位老学者为什么说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是读得完的呢？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举例说，只读过《红楼梦》本书可以说是知道一点《红楼梦》，若只读“红学”著作，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说来头头是道，却没有读过《红楼梦》本书，那只能算是知道别人讲的《红楼梦》。读《红楼梦》也不能只读“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红楼梦》就是一切有关它的书的基础。

如果这种看法还有点道理，我们就可以依此类推。举例说，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都依傍它的。这是西方无论欧、美的小孩子和大人在不到一百年以前人人都读过的。没有《圣经》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西亚，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又例如读西方哲学书，少不了的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又比如说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作为现代人，有几个西方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

一点的，那就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这些都是常识了，不学文学也不能不知道。文学作品是无可代替的，非读原书不可，译本也行，决不能满足于故事提要和评论。

若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那就有头绪了。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替代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这不是提倡复古、读经。为了扫荡封建残余非反对读经不可，但为了理解封建文化又非读经不可。如果一点不知道“经”是什么，没有见过面，又怎么能理解透鲁迅那么反对读经呢？所谓“读经”是指“死灌”、“禁锢”、“神化”；照那样，不论读什么书都会变成“读经”的。有分析批判地读书，那是可以化有害为有益的，不至于囫囵吞枣、人云亦云的。

以上是算总账，再下去，分类区别就比较容易了。举例来说，读史书，可先后齐读，最少要读《史记》、《资治通鉴》，加上《续资治通鉴》毕沅等的、《文献通考》。读文学书总要先读第一部总集《文选》。如不大略读读《文选》，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学从屈原《离骚》起是怎么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后的发展。

这些书，除《易》、《老》和外国哲学书以外，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往往有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是不能抠字句，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懂”。孩子时期稍用一点时间照这样“程序”得到“输入”以后，长大了就可腾出时间专攻“四化”，这一“存储”会作为潜在力量发挥作用。错过时机，成了大人，记忆力减弱，理解力不同，而且“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再想补课，读这类基础书，就难得多了。

以上举例的这些中外古书分量并不大。外国人的书不必读全集，也读不了，哪些是其主要著作是有定论的。哲学书难易不同；康德、黑格尔的书较难，主要是不懂他们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们的数学式分析推理和表达方式。那就留在后面，选读一点原书。中国的也不必每人每书全读，例如《礼记》中有些篇，《史记》的《表》和《书》，《文献通考》中的资料，就不是供“读”的，可以溜”览过去。这样算来，把这些书通看一遍，花不了多少时间，不用“皓首”即可“穷经”。依此类推，若想知道某一国的书本文化，例如印度、日本，也可以先读其本国人历来幼年受教育时的必读书，却不一定用学校中为考试用的课本。孩子们和青少年看得快，“正课”别压得太重，考试莫逼得太紧，给点“业余”时间，让他们照这样多少了解一点中外一百年前的书本文化的大意并非难事。有这些作基础，和历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的“简编”配合起来，就不是“空谈无根”，心中无把握了，也可以说是学到诸葛亮的“观其大略”的“法门”了。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就一般人而言大约是“文史足用”了。没有史和概论是不能入门的，但光有史和概论而未见原书，那好像是见蓝图而不见房子或看照片甚至漫画去想像本人了。本文开头说的那两位老前辈说的“书读完了”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说，“本人”都认识了，其他不过是肖像画而已，多看少看无关大体了。用现在话说就是，主要的信息已有了，其他是重复再加一点，每部书的信息量不多了。若用这种看法，连《资治通鉴》除了“臣光曰”以外也是“东抄西抄”了。难怪乎说中国书不多了。全信息量的是不多。若为找资料，作研究，或为了消遣时光，增长知识，书是看不完的；若为了寻求基础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单纯资料性的可以送进计算机去不必自己记忆了。不过计算机还不能消化《老子》，那就得自己读。这样的书越少越好。封建社会用“过去”进行教育，资本主义用“现在”，社会主义最有前途，应当是着重用“未来”进行教育，那么就更应当设法早些在少年时结束对过去的温习了。

一个大问题是，这类浓缩维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也难得密码本。古时无论中外都是小时候背诵，背《五经》，背《圣经》，十来岁就背完了，例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现在怎么办到呢？看样子没有“二道贩子”不行。不要先单学语言，书本身就是语言课本。古人写诗文也同说话一样是让人懂的。读书要形式内容一网打起来，一把抓。这类书需要有个“一揽子”读法。要“不求甚解”，又要“探骊得珠”，就是要讲效率，不浪费时间。好比吃中药，有效成分不多，需要有“药引子”。参观要有“指南”。入门向导和讲解员不能代替参观者

自己看，但可以告诉他们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来的东西。我以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原书要标点，点不断的存疑，别硬断或去考证；不要句句译成白话去代替；不要注得太多；不要求处处都懂，那是办不到的，章太炎、王国维都自己说有一部分不懂；有问题更好，能启发读者，不必忙下结论。这种入门讲解不是讲义、教科书，对考试得文凭毫无帮助，但对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大概是不无小补的。这是给大学生和研究生作的前期准备，节省后来补常识的精力，也是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放眼观世界今日文化全局的一点补剂。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挥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这不是《经典常谈》的现代化，而是引导直接读原书，了解其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打下文化知识基础。若不读原书，无直接印象，虽有“常谈”，听过了，看过了，考过了，随即就会忘的。“时不我与”，不要等到二十一世纪再补课了。那时只怕青年不要读这些书，读书法也不同，更来不及了。

(一九八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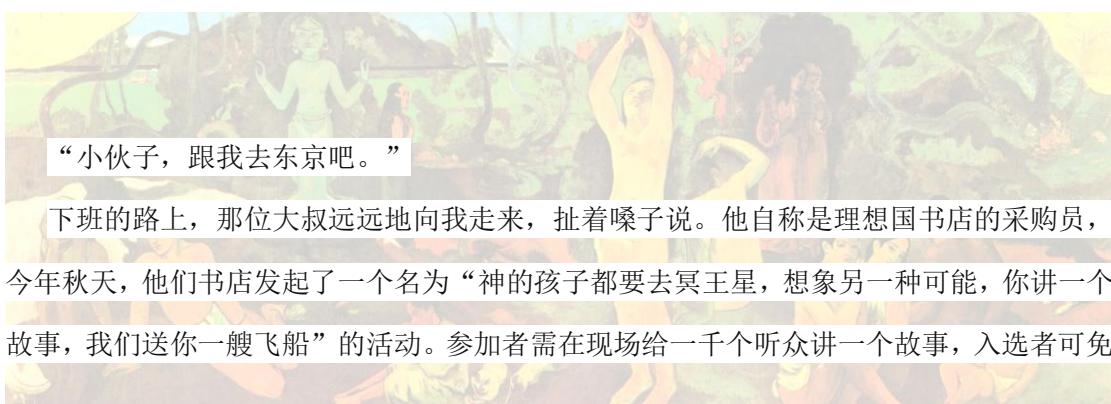
## 被追杀的永生者的故事

### 大水

让我来提笔写下最近的生活。

这些天我在一个快餐店打工，我想攒点钱寒假去台湾或者其他够远的地方。这活儿并不好干，尤其是当客人都走光了，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类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以为那个打扮得很漂亮的收银员不会是机器人，直到我发现她脸上只会浮现出三种表情——对客人的媚笑、对老板的顺从以及对我的严肃。我能够迅速地把一桌的残羹剩饭收拾干净，感觉自己像个入殓师。我每天要和四五个机器人一起盛菜、擦盘子、拖地，心里惦记着吃饭、下班和埋在土里的梦想。这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不想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我在诚恳地等待着命运的指引。

我要早上五点半起床，我发现一天中最难扛过去的就是从宿舍跑到快餐店的那十五分钟。下午三点多回学校，我会洗个澡，然后到图书馆去，以前我都是最早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的，现在只能做到最后一个走了。睡前我会看一部电影，都是些很老的片子，记得上班的第一天晚上我看了一部六十多年前的台湾电影，叫做《听说》。我也想骑着车子到处给这座小城的陌生人送便当，在快要下雨的时候，遇见一个蹦蹦跳跳的很可爱很活泼很善良的姑娘。都怪那些傻不愣登的机器人，害我只能待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我只能在盛饭的一瞬间观察来来去去的客人。他们大部分神情模糊，在我的视线里晃几下后就再也找不到踪影。但也有例外。我抬头看见一位穿着白色外套的日本女孩很小声地问我要“白色的汤”，原来是豆腐脑；有位胡子拉渣的外地大叔老是在我给他盛猪肉炖粉条时，诡异地盯着我笑；一个附近的小孩经常跑来让我教她做数学题，给我读书上的童话故事。这至少让我相信，在他们眼中我是个响当当的活生生的人。



费前往冥王星旅行。在讲故事的人到来之前，他们需要找到这一千个听众。“为什么选我？”其实我想说的是，你难道不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吗？“我是采购员，而你的尺寸和我们需要的标准相当吻合。”天哪，他又在诡异地冲着我笑。

“神的孩子都想去冥王星”，这是近些年探险者口中的流行语。原因很复杂，我想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相信冥王星（或它的某个卫星）其实是一艘巨大的飞船。2065年，有人在卡戎检测到一块7克重的合金，其中有一个元素是还未被发现的，人类目前还远未达到制造出它的水平。而 Hamazov 猜想的证明已经排除了宇宙中高于人类智能的物种存在的可能。于是种种说法开始在世界上流传。最易被人们接受的有两个：它是史前人类文明的遗迹；它来自宇宙之外的神明。从此前往冥王星，被涂上了浓浓的朝圣色彩。2068年，杨一的失踪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兴奋和卑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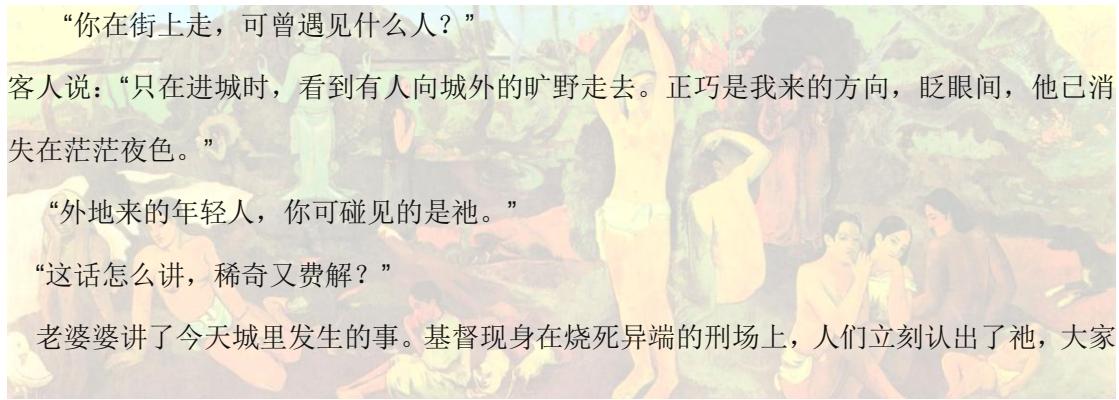
我万万没想到，活动的地点被选在远离城市的山林深处。清早，草尖上的露珠还未熄灭，一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在一大块原野上坐下，等待着第一个讲故事的人来到我们面前的小山丘上，山丘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桃林。我安静自己的内心，期盼着感动和拯救临到我里面。

“我的名字叫 Olivia，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动物学家。我要讲的是被追杀的永生者的故事。”一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孩从桃林里走出。

那其实是三个故事，我现在把它们简单地记录在这里，并分别加上了题目。——

### 《重返旷野的永生者》：

1468年，宗教审判高潮期间的西班牙。从旷野走来一个人，深夜进城投宿。开门的是位头戴圆帽的老妇人，见这陌生人灰头土脸，看样子，吃了不少苦。她一声不响用木碗盛了新鲜的牛奶双手端给他，他便喝了，对她笑，她对年轻人笑。



“你在街上走，可曾遇见过什么人？”

客人说：“只在进城时，看到有人向城外的旷野走去。正巧是我来的方向，眨眼间，他已消失在茫茫夜色。”

“外地来的年轻人，你可碰见的是祂。”

“这话怎么讲，稀奇又费解？”

老婆婆讲了今天城里发生的事。基督现身在烧死异端的刑场上，人们立刻认出了祂，大家

跪倒在地敬拜不已。祂让一位躺在棺材中的女孩复活（女孩的小手还握着人们放在她手里的那把白玫瑰），让瞎眼老人重见光明。年老的宗教大法官也来了，他也认出陌生人是谁，并下令侍卫立即将祂逮捕入狱。众人立时又受到震慑，纷纷跪倒在主教大人面前。

夏夜的月光照耀着城门边这间屋子，年轻人听得周身震颤，热泪盈眶，紧咬着牙说不出话。他急促地呼吸了许久，平复下来，说：“老妈妈，我瞒着父亲，告别祝愿我不至于像他一样卑怯地回来的哥哥，穿过祖先安息的花园，从家里跑出来，走了很远的路，就是想在地上尝一尝‘祂的盐’，找一找‘我是谁’。老妈妈，亲人们，你们怎么了？接待我，竟赶走祂？”老妇人始终一言不发，慈祥地看着这位外地来的年轻人，很难察觉到她内心的波涛在翻滚。

“老妈妈，我要走了，我得快赶回城外的旷野去，也许还能找见祂。别了，老妈妈。”年轻人说完给老妇人行了深深的鞠躬礼。

“去吧，孩子，你带走了这城里的希望。”老婆婆吻过年轻人温热的脸颊。

教堂的钟声响了三下，夜渐渐亮了，天边的朝霞泻入流经城市的河流，大街上空荡荡的，昨天复活的女孩，出门到泉边打水，一只鸽子落在她的肩上。

Olivia 平静地讲述着，那一刻我仿佛觉得她就是故事中那个复活的女孩。

### 《坠入爱河的永生者》：

“你可以给我画一只羊吗？”

“有羊嘴套还要加皮带的那种吗？”

“画它原来的样子吧，我的星球大得出奇。”

“你也是中国人吗？”

“我爸爸是大陆人，妈妈是台湾人。”

2015 年的一个午后，新西兰正是夏天，女孩和男孩相遇在一片渺无人迹的海滩。女孩叫张瑜珂，在奥克兰大学读书，男孩叫欧阳远，在新西兰游学了一年，天黑之后就要坐飞机赶回中国，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看海，最后一次在这里聆听从海浪里传来的命运的敲门声。他们开始一起散步，累了就在沙滩上静静地坐着，对面是大海美丽的衣裳在飘荡，海水淹过来，他们就站起来继续散步。

这是三个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Olivia 的语气也变得悲伤起来。

“你也是永生者，那，你收到我送给你的礼物了吗？”

“什么礼物？”

“我十九岁的时候用闽南语、韩语、英语、汉语、西班牙语、藏语和自己创造的语言分别为你唱了一首歌。我把它叫做《巴别塔》。”

“所以你爬到了塔顶，却发现无人等候。唱一首闽南语歌给我听吧。”

男孩唱起了《初恋的少年家》：

昨暝对故乡吹来的风，我想甲心咧痛。  
姑娘你甘知阮的梦中，谁置咧流清汗。  
咱沿路转弯看到昨央，归条路起变化。  
浊浊的溪水洗尽沧桑，流浹到东海岸。  
初恋的少年家，地动的少年家，浮沉的少年家。  
姑娘你甘知阮的梦中，咱是块找什货？  
风落置咱兜沃著青春，风云的故乡啊。  
咱行过世纪彼场青惊，梦是欲飞去搭。  
谁为咱点灯等待天光，怀念的厝边啊。  
心情像滚滚飞的黄沙，找无巢通靠岸。  
初恋的少年家，地动的少年家，浮沉的少年家。  
姑娘你甘知阮的梦中，咱是块号什货？  
我犹原决心继续置这，连大门拢免闩。  
无论是接怎咱的心肝，总嘛是爱作伴。  
我举头看天天来招我，甲命运扼手霸。  
咱沿路轹过疼惜的土脚，看时代块变化。  
初恋的少年家，地动的少年家，浮沉的少年家。  
姑娘你甘知阮的梦中，咱是块梦什货？  
我举头看天天来招我，探头有根咧漱。  
我行过每天你踏的土脚，是缘分的对换。  
初恋的少年家，地动的少年家，浮沉的少年家。  
台北的少年家，台中的少年家，高雄的少年家。  
姑娘你甘知阮的梦中，咱是块想什货？  
姑娘你甘知阮的梦中，咱是块等什货？

“哇，你怎么唱了这么多哭调。告诉你我妈妈就是在高雄长大的。她一定很喜欢这首歌。”

“你父母是怎么认识的？”

“妈妈是教会的司琴，一九八九年秋天，她在一次主日分享上哭得一塌糊涂，是爸爸一直陪着她，用神的话语扶她站了起来。那是爸爸到台湾的第一天，正好赶上周末，他听凭神的带领，走进了妈妈所在的教会。爸爸后来常说，我扶了你妈一次，她扶了我七十七次。”

“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你爸爸在做什么？”

“当然是在传福音咯，他从小就立志做一位牧师。比起天安门的那幅画像什么时候撤走，爸爸更关心每个中国人灵魂的苏醒。爸爸每天都为他们祷告，我和妈妈每天都为爸爸祷告。2013年的春天，爸爸做了一件在一些老人们看来痴心妄想的事——让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及基督教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坐在圆桌上商讨，形成一个共识文本。为了筹备经费，爸爸和妈妈把家里的房子变卖了，他们还向我借了3000块钱呢。”

“我听说过这件事，那些学者中有几个是我十分敬仰的人。他们尽了他们的努力，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努力。”

“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这是妈妈的老师齐邦媛先生说的。她一生都在解释‘我是谁’这个问题，她对她的学生说，身为台湾人，要骄傲。”

“你大学毕业后想做什么？”

“我的专业是文化人类学，可是我想做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我喜欢看人们读书的样子。你笑什么？”

“我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我曾幻想在图书馆里做爱。”

“哦，好想法。你做到了吗？”

“可惜没有。你不觉得这像一个隐喻吗？图书馆里的永生者。”

“然后不停做爱？咚咚咚，咚咚咚。哦，你给图书馆管理员出了一个难题。事实上，我相信永生者就像另一种性别，一个永生者只可能和另一个永生者相爱。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最古老的同性恋。就像闪耀在夜空的双子星。哦，看上去还不错。不准笑。”

“所以见到你，我很高兴，感谢你的到来。永生者在记忆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有一个又一个人类的出现、衰老、消失。在永生者的眼里，历史很可能是这样的：势必要有一个可怜的小傻瓜来充当第一个人类，很可能是它在原始丛林里手握石器、仰望星空的姿势过于销魂，银白色的月光洒满它的毛发，惹得附近一位正在捕食花鹿的异性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咚咚咚，于是就有了人类第一个家庭，首次跨过白令海峡的部落里有人类第一亿个孩子，建造埃及金字塔的劳工中有人类第九亿个孩子，佛陀是人类第 3141415926 个孩子，耶稣是人类第 6180339887 个孩子（牛逼哄哄的黄金分割点），中世纪的爱尔兰乡下，一声不响用木碗盛了新鲜的牛奶施舍给流浪汉的老妇人，她是人类第 27182818284 个孩子，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人类第 89442719149 个孩子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前往西班牙参加内战，太平轮上的第二个遇难者是人类第九百亿个孩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学习画画的儿童们有一个是人类第九百零一亿个孩子，静子走在花莲空无一人的街头，想起七岁那年在北海道的乡间，她悄悄把自己藏在夕阳下的麦秸垛里，她腹中怀着人类第 91347024000 个孩子，当人类第一千零一亿个孩子诞生时，我和我未来的恋人正在父母的爱护下，蹒跚学步。”男孩说完回头看他们一路踩下的脚印。

“嗯，我明白这样的感觉。想象着这些人所曾有过的盼望和勇气、微笑与凝视、呼喊与细语，内心就充满源源不断的慰藉和感动，仿佛它们都汇集到了我身上似的。我在十三岁时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也有一所海边的大学。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故事，记得是高中，我录了很多那个电视剧里的台词，放在录音机里听，有一次骑车赶夜路回家，心里害怕，我就拿出来听，可以驱除周围的恐惧，还有很多次我爬到宿舍楼的楼顶，躺在天台上，把录音机放在胸口上，闭上眼睛就那样听着，记得好像是冬天，风很大，里面有一句台词，‘长大了，我来找你，别忘了’。我期盼着自己长大，到海边来上大学，而我就真的来了，可以盘桓在海边，凝视着潮汐过后空荡的沙滩和在黑雾中飞翔的海鸥。我想，当最后的时刻来临，人类灭绝了，会有新的物种带着所有的记忆活下来，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孤独和恐惧的，耶稣为人类做了挽回祭，还需要有人唱挽歌，就像天上的飞鸟一遍一遍地为灭绝了的恐龙唱挽歌一样。”

“我和你一起唱啊。从我看世界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看这个世界。”男孩握住女孩的手。

“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 Hazlitt 在《论年轻人以为自己可以永生》中说，没有年轻人相信自己会死去，无限辽阔的远景在他们面前展现着。”

“那你觉得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永生，是因为我们年轻呢？还是我们真的可以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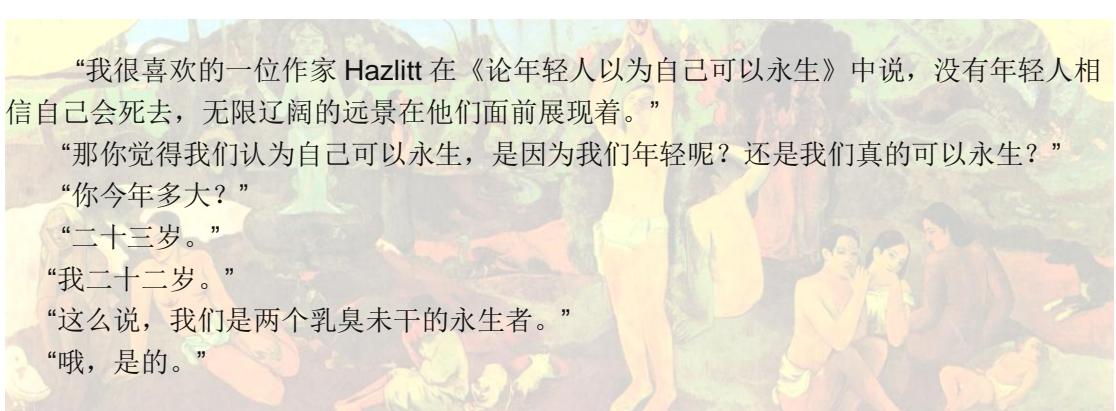
“你今年多大？”

“二十三岁。”

“我二十二岁。”

“这么说，我们是两个乳臭未干的永生者。”

“哦，是的。”



“我相信永生者的眼睛就像是上帝的镜头，有时能从那里面看到神的眼睛。”

“过来，看我的眼睛，你发现了什么？”

“我的眼睛。”

女孩吻了男孩。

分别的时刻即将到来，沉默潮水般涌来。女孩忽然松开男孩的手，低下头祷告，男孩从她那连绵不绝的细弱呼唤中听出他的名字，心被猛地烫了一下，腥咸的潮水义无反顾地冲蚀着如画在沙滩上的星辰般的脚印，落日的古红打在她的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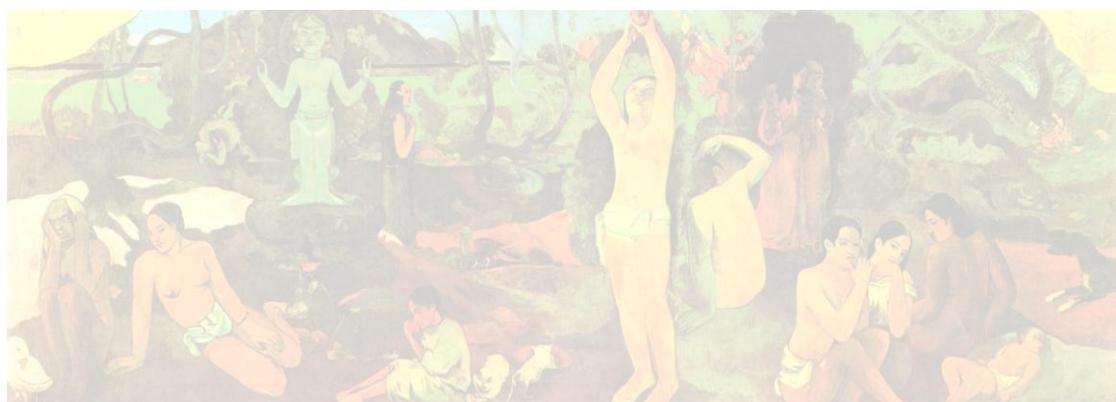
讲到这里，Olivia 的眼神变得分外投入，丝毫没有察觉她脚下正蹲着一只兔子。

### 《飞向太空的永生者》：

这位永生者显然是杨一，她的故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听说杨一的儿子也参加了这个活动，我期待他讲的故事。

Olivia 提到，杨一在立人大学读书时，曾是张瑜珂的学生。从杨一那里我们知道，男孩回到中国后，为女孩编了一部辞典，名叫《双子星闪耀时的夜空》。

现在是秋夜，我坐在深山的一间木屋里，四周是低吟的荒野。白天 Olivia 讲完她的故事，凝视着听众（就像现在月亮凝视着静默的大地），然后消失在她身后的桃林。使我困惑的是，Olivia 为什么要用“追杀”这么强烈的字眼？谁要追杀永生者呢？是人心的幽暗与孤寂吗？是刀剑枪炮吗？是共产党吗？是如波起伏又多变的命运吗？是赤身裸体吗？是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吗？是万有引力吗？是遍布在宇宙中的暗能量吗？永生者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活。或许，所谓“被追杀的永生者”指的其实就是一次次醒来的——我们。



小王子采访维特根斯坦



采访现场的维特根斯坦，这也是他临终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编者按：这是我们的特派记者从 1951 年的剑桥大学发来的第二篇采访，弥留之际的维特根斯坦一直盯着小王子。起风了，晚春的夕阳分别照到蓬乱的一头金发和一头灰发上。

文藝復興 AGORA：在你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入伍，去转变为一个不同的人。有人向我射击，每一枪打来，我的全部存在都缩成一团。我多想活下去。

文藝復興 AGORA：一战时是什么书“养活了你”？

维特根斯坦：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那是从上帝之爱中流出的艺术。我总是像带着护身符一样随身带着它，它陪伴我在炮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平静的夜晚。我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里的佐西马长老印象深刻，他能直接看透别人的灵魂并给他们忠告。在战俘营里的时候，我常想当一个神父，去和孩子们一起读圣经。

文藝復興 AGORA：有人曾回忆，你使他想起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里的阿辽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那样的人物，“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维特根斯坦：我不是阿辽沙，但我爱他，像爱斯金纳一样。环绕他生活的是一轮明亮的光晕，而不是一片可疑的背景。小王子，我知道阿辽沙和你是好朋友，代我向他问好。我对人类的命运是悲观的，但就像你说的，使沙漠更加美丽的，就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

文藝復興 AGORA：你是一位基督徒吗？

维特根斯坦：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从宗教的角度看待每一个问题。一个诚实的宗教思考者像一个走钢丝的人。看上去他只是在空气中行走，他的支撑是能想象的最纤细的东西。但确实可能在那之上行走。从我所在的地方，到对上帝的信任，这中间是一条长路。

文藝復興 AGORA：你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有什么忠告？

维特根斯坦：怀抱希望、心生感激和深思熟虑，恳求上帝别让你们失去自我。就改善自己好了，那是你为改变世界能做的一切。在我看来，诚实是不容违背的责任，是一条绝对律令。我曾写信对姐姐说，“称我为真之寻求者”。

文藝復興 AGORA：你怎样看待你的哲学与爱情？

维特根斯坦：我把哲学看做一项没有终点、只有任意起点的澄清任务，它让一切如其所是。愈细致地考查实际语言，它同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愈尖锐。（逻辑的水晶般的结果原不是我得出的结论；而是对我的要求。）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容忍；这个要求面临落空的危险——我们要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因此无法前行。而爱情……（维望向窗外被风不停摇动的树枝），爱是一种欢乐。也许是一种混合着痛苦的欢乐，但仍然是欢乐。在爱中我必须能安安稳稳。没有爱，我就与人类和上帝都不相连，像这个世界的异族人。我的哲学和爱情，都是在努力给出某种形式的表达，从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小王子，听我说，我曾经想写一本由笑话构成的哲学书。

文藝復興 AGORA：为什么没有写呢？

维特根斯坦：因为我没有幽默感。

文藝復興 AGORA：可是你说你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有人从关着的窗户看出去，不能解释一个过路人的奇怪行为。他不知道外面是哪种风暴在肆虐，也不知道那人只是吃力地想站稳。现在我已经与上帝和解，在祂的平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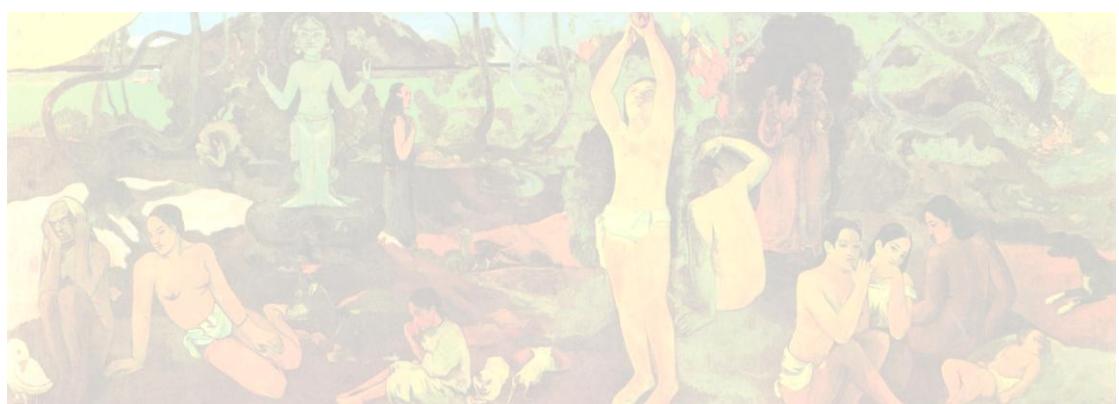
文藝復興 AGORA：最后概述一下你的工作吧，采访完我请你到我的星球做客。

维特根斯坦：太初有为( Am Anfang war die Tat )。我愿意前往，好久没有人和我一起散步了，你愿意听我的口哨声吗？





通知：亲爱的读者，你心中有没有什么人希望小王子去采访？无论TA生活在什么时代，无论TA做过什么，无论还有多少人记得TA，只要TA曾经来过或者仍未离开地球，我们的特派记者都能够采访到TA，带给你一场真实而生动的抵达之旅。请联系邮箱：[youngyuking@gmail.com](mailto:youngyuking@gmail.com) 或新浪微博：杨玉擎。



阿莱夫，希伯来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神秘哲学家们认为它意为“要学会说真话”。

## 总装车间词典

杨轲

### 【活儿】

北京人把“活”念得带儿化音。“活儿”是车间里的万能词汇：零件装配出问题了，叫“出活儿”；我们来车间实习，叫“学活儿”；一天工作做完后例行检查，叫“查活儿”；查出故障来填表上报，叫“写活儿”，一天工作结束，叫“完活儿”。来了车间，工人师傅可能就会教育实习生了：“你们这些学活儿的，要是完活儿的时候自己没好好查活儿，出活儿了让别人查出来写活儿上报，可是要扣工资的哟。”哈，没进车间的人可是听不懂的啊。

### 【计时器】

车间里的计时器是“车”，单位是“辆”。工作制 8 小时，换算为车间计时法为“72辆车”；工作制 10 小时，换算为车间计时法就是“90 辆车”。72 辆车在 8 小时之内干完，就可以多休息；8 小时干不完 72 辆车，还要再补回来。在车间里，时钟是不准的，工人们问时间的时候总是问：“还有几辆车啊？”没有人会问“几点”，因为时间不是走得太快，就是得太慢。

### 【失眠】

蓝领工人每月要上两周白班和两周夜班。夜班就像一次长长的失眠。理论上讲，这次失眠截止于第二天早晨。但对于一个车间里的失眠者来说，这次失眠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他会迷茫了：“白天是‘白天’吗？夜晚呢？可能……也不能算夜晚。”两个星期内的回忆都乱成一团，飘浮着，没有时间顺序，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像发生在同一个时刻。它们甚至跟白天做的梦混在一起。一个没有见识过夜班的法术的人，总习惯上认定真实应该发生在

白天，而梦境只会出现在晚上。夜班会混淆这一切。所以，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有天非礼了范冰冰，他其实那天是上夜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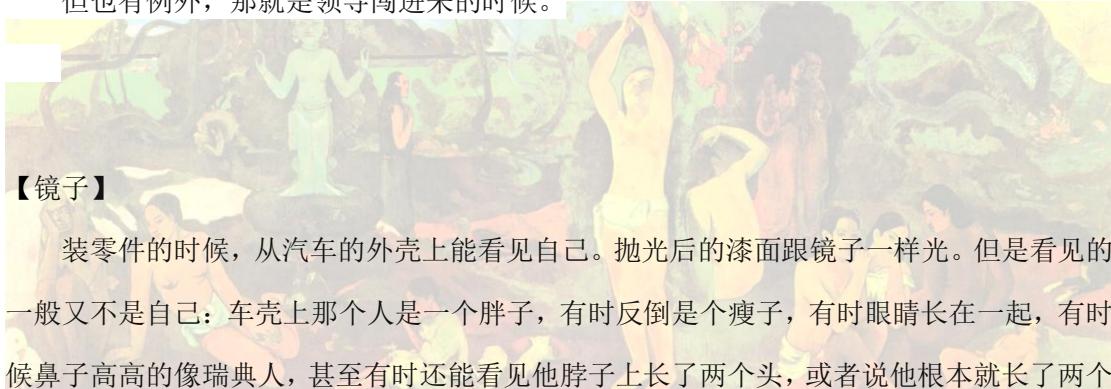
### 【上午和下午】

工人把夜班的前半夜叫“上午”，后半夜叫“下午”。车间班长办公室外边有一个挂钟，每天上夜班的时候，挂钟的指针总是指着8:30，下夜班的时候，指针指着17:00。时间告诉车间里的人，这是白班——我们老是在一个漫长的阴天里上白班，车间外安静得只有蟋蟀的叫声，路灯像淋浴头不停地喷洒，在柏油路上溅起一层雾蒙蒙的光来。整个北京都睡过去了，我们在上白班。

### 【闯入者】

一条生产线很长，但线上每个工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一条黄黑相间的线划定了他的工位，划定的矩形区域大约四米见方，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一整天他都不会出去。所以，如果有时候矩形区域里来了一个闯入者，像扑通一颗石子，矩形区域内的平衡会立刻被打破。循规蹈矩的工作让人很快地疲乏了，工人们都喜欢不时地出现一个闯入者，单调的工作让微小的事故都富有伟大意义。闯入者一般是物流车，开物流车的小伙子总能带来“外边”的消息，像别的车间机器出故障了，别的工位出活儿了等等。每次过来都要跟工位上的师傅打闹一番才放他走，有时候要扣下小伙子的眼镜或者饮料——扣下了东西，他就肯定还会回来的。闯入者还有维修机器的人、送饮料的人、加餐小车……不管谁来了，几个人都会围上去，就像来的人是带着磁铁闯入马孔多的吉普赛人似的。

但也有例外，那就是领导闯进来的时候。



### 【镜子】

装零件的时候，从汽车的外壳上能看见自己。抛光后的漆面跟镜子一样光。但是看见的一般又不是自己：车壳上那个人是一个胖子，有时反倒是个瘦子，有时眼睛长在一起，有时候鼻子高高的像瑞典人，甚至有时还能看见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头，或者说他根本就长了两个

脖子。——凭什么认定那个人是“我”呢？从几何上讲，我跟他的尺寸差距有些大。我们的长相完全说不上相似。这个人是“自己”吗？他为什么看着我？据说，“自然造化给人的礼物，就是人无法看见自己的脸，也无法对视自己的眼睛。”那么，这个人是谁？

### 【孔】

车身还没装零件的时候，只是一块铁皮，上面有很多孔：大的留给天窗、前后玻璃和四个车门，小的有涂装工艺孔、焊接定位孔、安装孔、电气布线孔，和给方向盘、刹车油门留下的孔，等等。趴在车壳里装零件，抬头只能通过这些孔洞看到外面。从安装孔里看到一块蓝布——哦，它动了——原来是谁的裤子；又看到远处一道光抹过去——唔，是汽车在灯廊里开过去；看到栏杆后面码着一摞纸箱——那个“栏杆”原来是物流车的车斗啊。车间里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被分割到一个个小孔洞里，这些孔洞中提供所有真实的细节，但是却不提供物体作为整体的真实——观看者永远猜不到遮在小孔外面的是什么。

有那么一刻，富想象力的人不再是流水线的操作工了，他利用这些细节，在孔里构造了他自己的宇宙。但是，他不能在里面生活——他要用零件堵住这些孔洞，才能装完一辆车。

### 【工作时间】

工人要坐班车上下班。不堵车的话，班车开到天桥一个半小时，东直门 1 小时 40 分钟，开到海淀黄庄是 2 个多小时。如果是 8 小时工作制，平均每个工人在上班+上班路上的时间是：

等班车的时间( $0.5h \times 2$ ) + 班车上的时间 ( $1.5h \times 2$ ) + 班车提前到公司的时间 ( $0.5h$ ) + 工作时间( $8h$ ) + 吃饭时间( $1h$ ) =  $13.5h$ 。

因此平均每个工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是： $(24h - 13.5h - 8h \text{ 的睡觉时间}) = 2.5h$ 。当然这个算法还没有去除洗漱等准备时间。而如果堵车的话，自由支配时间会更短。我们工位有个师傅就因为堵车，30 公里的路程走了 4.5 个小时——这一天他的自由支配时间是零，每个工人都会或多或少的碰到类似的堵车。工人在车间外的生活每天几乎都可以忽略，而在车间里，工人生活的的主要内容，是给传送到面前的每个车拧上数量固定的螺丝。

## 【离开】

我们同车间的工人不一样。从来的那天我就知道，这里的生活是有保质期的。我们只是暂时呆在这里，实习完以后，我们还是要回楼上的。截止日期会如约赶来，宣布这种生活状态的结束。到那天，车间里的苦力生活在我身后垮塌，像碎在满地的灯光，我将踩着它们离开这里。我的劳保鞋里有铁皮，我会踩得它很疼。每天车间天窗的光柱扫过地面，慢慢爬上东面的墙壁的时候，我全身就松缓下来：又一天要过去了。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希望那天早点来到。



## 我的立大辭典

杨玉擎

编者按：2073年秋，理想国书店发起了一个名为“神的孩子都要去冥王星，想象另一种可能，你讲一个故事，我们送你一艘飞船”的活动。参加者需在现场给一千个听众讲一个故事，入选者可免费前往冥王星旅行。经过听众们半年来的用心筛选，共有七位来自地球各大洲的故事讲述者有幸展开一次太空壮游。《文藝復興 AGORA》将陆续刊登这些入选者讲的故事，下面是第一篇。

我要讲的是我外公的故事。

我的外公一生很喜欢编辞典，他说：“经历造人，人发明词语。每编一部辞典，都是一次哲学的远征和世界观的重建。”

外公编的第一本辞典是《我的立大辞典》，那一年他二十一岁，顶着一头像我这样蓬乱的卷发，在一个海滨小城读大学。遇见外婆后，他开始编第二本辞典，名叫《双子星闪耀时的夜空》，那是我见过的最生动浪漫的辞典，每一个词语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饱含着清新的希望。妈妈出生后，外公一共为她编了三本辞典，分别是绘本《世界：积极地爱的经验》、外婆口述的《怎样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和作为妈妈十八岁生日礼物的《文艺复兴人指南》。后来外公又编了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辞典，他现在正着手编他的第十一部辞典；这几天外公在努力诠释“我的生活”这个词。

我很小就被爸妈送到外公家里。他们匆匆告别后，我在外婆家的窗外迎来了那个冬夜的黎明。外公深不见底的书房，外婆每日修剪的花园，门前一年四季的大海，山顶摘摄星辰的天文台，极大地丰富了我童年的记忆与想象。和外公外婆在一起的生活，教我总是如初次相见般看待每一件事物。

我接下来要讲的并不是一段六十年前的爱情故事，而是外公编的第一本辞典。那一年他

二十一岁，自诩为人类第一千亿个孩子，有很多奢望，想爱，想吃，想到很远的地方去，“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那本辞典的原本早已被大块大块的时间掩埋，我根据外公的回忆，复原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想把它读给你们听。

## 【爱情】

真够呛，让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来解释爱情的意思，这不是逼一只鸭子讲天鹅的飞行技巧嘛。不如先八卦一下，坊间有人批评立大：“贵圈真乱！”实不相瞒，在我不动声色的观察下，这话没错。不过，乱归乱，参差多态是幸福他妈，有什么办法呢？连我也难免是一个复杂而自私的动物呢。

我相信假以时日，立大肯定会有爱情佳话出现，哪怕是伴有深夜痛哭的佳话。

欧阳离开上海去往北京的那个下午，我和菜头聊起各自的爱情观（在分别表达了对欧阳的喜爱之后）。记得我说，所谓爱情就是一起参与整个宇宙。后来我想，宇宙很大，生活更大，应该改成一起参与整个生活，可是这样的话，好像就没什么诗意了，就太平淡了，爱情为什么要和宇宙扯上关系呢？这显然是要克服孤独。

在广州组的时候，看完水边吧的《身份》回到农民工宿舍的那个深夜，我在走廊上偷听他们采访笑容。笑容说，如果我是一个房顶的话，有好多柱子支撑着，我在等待一个人，他能让我抽掉其它柱子，只要一根就够了。当时就想，真希望有一个像笑容这样的女儿啊。我这个想入非非的家伙。

有一次我和华夏聊到凌晨四点，现在一点也不记得我们都讲了些什么，肯定有很多关于爱情的困惑和委屈，唯一能想起来的是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一只很大的老鼠（或者别的什么动物）突然从楼下窜出来。

我跟他们说我特别向往秦晖金雁那样的爱情，志同道合，相互提携。我和秦晖的性格又很像，每当被发现我不会照顾自己的时候，欧阳就惊呼：“金雁你快出现吧！”

我想，爱情应该是一种降临的感觉，就好比你早晨到泉边打水，一只鸽子落在肩上，哎呀，恋爱了。再猛烈一点说，是被击中，就好比你捧着一束难看的鲜花在街上走，忽然“平地里冒出个杀人凶手”。往明亮处说，是你终于闪耀了吗，我旅途的终点？当一个长生不老的人爱上另一个长生不老的人。爱情包含着追求永恒的冲动，就好比你每逢中秋节会送一个女孩礼物，你真想永远送下去，无论你们以后会相距多远。

我真的不适合说爱情罢。可是爱情无论如何就是美好，就是安宁，就是混合着痛苦的欢乐，就是对生活无意义的拯救，就是在证明含苞待放的信仰。你看《西洲曲》，“东一句西一句的好，真有意思”。找个人好一下，“一头一回地瞟我意中人”，美死人啦。你看卓别林在自传《一生想过浪漫的生活》里写他和乌娜的爱情，“怀着这种快乐，我有时候坐在外面我们的阳台上，夕阳西沉，我的眼光越过了那大片青绿的草坪，眺望远处的湖水，而湖水以外则是那些凝重的群山，怀着这种心情，我一无其他杂念，只知道欣赏那庄严的宁静的美”。啧啧啧，一副美死人不偿命的架势。

回到欧阳离开的那一天，夜里，在去见蔡文菁老师的路上，菜头说她的梦想其实是做一个学者。我问她心中有没有一位模仿的典范，她说阿伦特。我说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受阿伦特的影响。当时我怎么也想不起该如何表述它。那天睡前我在笔记本上写：对人性的尊重。无论这个人是什么人，无论他做过什么，在某个时候，都可以为他牺牲生命，因为爱人类就是爱上帝。对人性的尊重意味着对上帝的尊重，相信人性充满可能，这是对爱上帝的信仰。

### 【祷告】

祷告就是思考生活的意义，大我四岁的维特根斯坦曾在五月的南京正告我。

7月18日晚，与娴静、闫薇和西子在复旦旁KTV，唱罢《那些花儿》、《假行僧》：“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求神保守我爱的人的自由和爱的能力。请保护他们，像你保护我那样。荣耀归给主，生命和喜乐归给我爱的人们。

7月19日，夜，送醉醺醺的逸潇到住处后，在回宾馆的路上：  
保护逸潇，用生命保护逸潇。我母亲的女儿，你一定要平安喜乐。逸潇，我答应你不会骗人，不会做一个混蛋。逸潇，你明天起来，就可以呼唤清新希望。求神保守我母亲的女儿们的心怀意念。逸潇，不要哭，要快乐并且爱自己。

7月21日下午，和高石在宁波枫林晚书店：  
主，你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请赐给每一个踏上旅程的人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们

的心怀意念，不被沮丧苦毒所捆绑，因真理，得自由，发光如星，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

7月22日晚，飞机正在下降，即将在广州着陆，我只剩一百多块钱：  
愿神祝福与我关联的人，他们的爱是我与神交通的目光。神，求你保守，求你赦免，求你的灵在我心里充满。

8月2日，夜，凯鹏宿舍：

一上午打扫卫生，下午去方所，意外见到宇喆母女，想到她时便见到了她，真是巧，真是感恩。现在我在华师凯鹏的宿舍。明早去成都。愿神保守我的自由和灵命。

8月10日，夜，028青年空间：

欧阳、华夏走，明天去秋雨之福。晚上看苇杭的手机和电脑，真是一个复杂的姑娘，不容易快乐却很容易使别人快乐的人，“端庄又内秀”。她和阿妈的对话真不错，依勿忘我。我们还在花家里的钱，而且家里有生病的老人。小欧阳，太喜欢她，继续和她玩吧。难忘她在车站挥手告别的身影。亲爱的欧阳，别松手。一年游学，还要从长计议。玉擎想念菜头、希萌和笑容等人。我像海上的钢琴师，虽然可以想象出陆地上每一寸阳光照着的地方，其实只会弹钢琴而已。我心中的世界很大，可我要向谁倾诉呢？主，我爱你，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

#### 【歌声四起】

听华夏说，被遣送回家的那天，他在飞机上反复地听着《夜空中最亮的星》，哭了。我看不见广州组的义工在休息的间歇，随着歌声轻微地摇摆：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凯鹏说，它可以作为立大的校歌。我也开始听这首歌，并试着去体会华夏当时的心情。凯鹏很喜欢李志的歌，动不动就给我们唱郑州的记忆啊，天空之城啊，装逼成性。

7月15号晚上，在上海一家KTV里，学员们按兴趣分组，预备自主游学。一帮人开始唱歌，欧阳唱了《一无所有》和《海阔天空》。她在唱第二首歌前，说，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勇敢地走下去：

“海阔天空，在勇敢以后；  
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  
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  
让我不低头，更精采地活。”

小伙伴们惊呆了，我说她是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年龄。那一刻我似乎从这首歌里看到了欧阳的从前，亲爱的欧阳。然后她还要唱《一块红布》，说它正好反映了我们的遭遇。眼看欧阳已经唱累了，我就顶了上去，哑了好几天的嗓子忽然不哑了，欧阳拍拍我的肩，我又唱跑调了：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歌里唱的好像是种感觉——请你放开我，好吗？

在宁波酒馆的那个傍晚，逸潇给我们听《再送陈章甫》：

“城外小栈孤灯再续酒，  
江边渔火把天连。  
昨日你罢官有相识，  
今夜我灯下无人陪。”

那是她很喜欢的一首民谣。她又给我们看原诗，“也不是特别好啦”，她垂下头仔细笑着说。她很赞赏罢官，喜欢不羁的寒士、侠在江湖和“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

我想起水边吧的那个合唱队，阴森可怖余音绕梁。对了，还有立人好声音。

哈，终于到我出场了。话说我在宁波一公园闭目祷告，唱起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呜哩哇啦，咿呀哦啊，就这样即兴唱了八分钟，唱得喉咙和手都麻了。我把这首歌起名叫《天国的女儿在海底守灵》。后来我又给广州组他们唱，给王小妮老师唱，她说，毛茸茸这是非洲的语言吗？你唱得有点悲伤。

但今天歌声四起，或是让心变得柔软，也能是长夜里的一根根火把。

## 【胡扯】

我闭上眼睛，想象我的灵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自由地运行。

我睁开眼，是一个清晨，我和华夏睡在上海交大某处草坪上的帐篷里，大智在河边拍照，一个小孩在不远处玩遥控飞机。

我睁开眼，我睡在钱老师家的大厅里，欧阳还在那儿上网，忙得不可开交（顿时联想到欧阳“呃啊！”的表情）。

我睁开眼，我们几个义工一字排开躺在一间KTV里的沙发上，我的脚对着菜头的脚，我的头对着苇杭的头。我在睡梦中还不小心踢了菜头一下。

我睁开眼，我正坐在开往宁波的动车上，娴静在旁边看《追逐繁星的孩子》，发现我看她的时候就瞪我一下。

我睁开眼，娴静抱住喝醉了的逸潇，逸潇伏在娴静肩上哭，我又抱着她们两个，挡住风。

我睁开眼，在鼓楼的一家菜市场听《蓝色骨头》。我喜欢到菜市场去，那儿生活味特足，“这种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记我没地儿住”。广州就像一个超大型的菜市场。

我睁开眼，我正站在板凳上读自己的诗。来到广州的第一天早上我就被长风诗社的嚎叫声吵醒，我下楼去看，七八个个性鲜明的年轻人围成一圈轮流读着五光十色的诗句。

我睁开眼，凌晨一点多，外面有小雨、有蛙鸣，有人在202讨论。这样夜晚，我读《俄国思想家》。“我要像个道地的哥萨克，像德国人说的，‘只手擎天’，继续我这场小小的游击战。”

我睁开眼，起来，到外面刷牙，在走廊上碰见华夏和袁庆还在聊天，他们说了整整一夜。

我睁开眼，深夜，我在江夏站附近游荡，找车回艺术中心。我心里反复默念着一句台词：“她的那片树叶随风飘远了，进入了另外一个海域，我祈求，那片海域阳光灿烂，丰饶宁静，而眼前的空气，闷热潮湿，漂浮着无数亮晶晶的水珠，就像精灵的眼泪。”忽然发觉话里说的好像现在的广州，现在的我们，一个个分别的时刻正在降临。第二天北京的笑容问我，“今天是什么心情？推荐什么诗？”我就把这段话发给她。她说，“你是故意惹我哭的”。

我睁开眼，一条白纱蒙住我的眼，我的嘴里咬着一束百合花，把水盆举过头顶时，不小心失手，全身被水浇湿大半，那时我在跳舞。

睁开眼，欧阳在和卡尔松来来回回地跑，这两个小家伙，好可爱啊。薛野在跟一帮青年讨论十分严肃的话题，英强在跟凯鹏和晓伟讲解十分要命的话题，我也终于知道英强和新月是怎样走到了一起。英强对新月说，如果在座的这些人将来都受洗成为基督徒，该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慈爱的神必会看顾这样本分的一家人，叫他们彼此切实相爱。卡尔松，小静婉，

看着你长大是一件多么温暖又百感交集的事情，说不定在多年后的立大，你会成为我的学生呢。

我睁开眼，被欧阳和华夏的谈话声吵醒，听他们在讲边界、互联网、立大辞典、规则、……这两个爱捣蛋的家伙。我半睡半醒地加入讨论，直到早上六点。

我睁开眼，笑了起来，欧阳坐在那儿，努力让《疯狂原始人》的响声把我们叫醒。

### 【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是静谧的激情、丰富的痛苦和“凡事必有益于我”。

老实说，目前立人大学的理想主义者的密度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

### 【免于恐惧】

欧阳说，她做立大的目的和体会都是——免于恐惧。

第二次被请喝茶后，欧阳让大家商量在人身自由受限的境况下是否还要继续留在上海。娴静一脸担心地问她，“你也只不过比我们大几岁，他们找你谈话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只见欧阳捧着盐汽水傻笑。

8月26号，陈佳即将过太平洋，飞往据说是能第一个看见日出的美国学校，她和笑容的航线正好在地球上围成一个环抱。终于踏上征途，她说很奇怪竟然没有恐惧的感觉，也许是对于新世界的向往超过了对于旧物的留恋。我说，送你一句心经，恐惧的时候就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走过所有的路到彼岸去，彼岸是光明的世界）。

第二天收到她凌晨发来的私信：玉擎，谢谢你昨日告诉我的那句话，让我孑然一身在仁川机场的夜晚，思绪纷飞，勇敢得很，感觉甚好。

### 【明亮的人】

在立大年会上，我们讨论立大究竟要找什么样人？我觉得欧阳说的很准确：明亮的人。

我才不会傻得去归纳这种人的特点，我要认真生活，在大街上一把抓住TA的手。

### 【破坏】

在立大，某种意义上，破坏即创造。

“我破坏，我破坏，我破坏。” 好比孙悟空大闹天空，仿佛一头犀牛闯进了瓷器店。但要砸碎的并不是制作精美的瓷器，而是你头脑里那些不必要的障碍和困扰；是突破思维的边界，不是逾越伦理的底线。

破坏是为了打开，找回被遮蔽的“自由个性”。

### 【文藝復興 AGORA】

这是我在办的一本杂志。我这样理解：文，给人以尊严，使人得以直立；艺，给人以信心，使人得以前行。文艺复兴，就是复兴人的尊严与信心，使人得以继续直立前行，积极生活。Agora 意为广场、集市，可以引申为公共空间，是每一个自由人实践理想生活的地方，是每一个知识人保守和探寻真理的地方。

对了，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的杂志招来了一位特派记者，他自称是小王子，和欧阳的弟弟小河差不多高，“第一眼瞥去，那摸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每一期他都会采访一位曾经来过地球或者仍未离开地球的人。你可要知道，被小王子提问，可不是一件省心的事啊。

我们给一些捐款者的承诺是，这本杂志将是他们永久的礼物，这意味着等到我老得只能坐在轮椅上晒太阳的时候，这本杂志还在这个世上祸害人。想想有点小激动，小紧张。

### 【笑话】

(注：外公说他现在只记得一路上的笑声，遗忘了那些层出不穷的笑话的内容。)

### 【学着逢场作戏】

你懂的。(编者注：原文如此，据猜测应为那个年代的暗示语，类似于今天的“逗你玩”。待考。)

### 【眼睛和脚】

这一路上，我把自己的眼睛想象成上帝的镜头，我和祂最喜欢拍摄的，是人类的眼睛和脚。

### 【意外】

逸潇醉倒那晚，我不放心，硬要送她回住处(快下车的时候忽然发现我身上手机和钱都没带)。一路上，她对我说了好多话，“不要骗女人”，“我会再筹钱办杂志”。逸潇这个

姑娘，把过多的责任担上来，简直是强迫症。她说要做一个女商人，养一批寒士。三江口那晚，大家轮流读诗，逸潇拍摄，又齐声朗读了《相信未来》。后来即兴发言，我说，“童心未泯，天下无敌，重演人类求知史进行时，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对逸潇说，学员虽在摆脱束缚，却并未找到自我。这种自我不仅意味着自由，更意味着责任。路过三江口的大厦时，逸潇说她讨厌这里，让这么美的三江口沾染了铜臭气。她说这是一场战争，她要改变这里。“她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娴静这么给我描述逸潇。又一晚，要分别，我终于结实地抱了逸潇，我多想吻她一下。早上，逸潇竟没赶上火车，她不死心，和火车赛跑，直到和她的小伙伴们会合。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天，我兜里只剩不够吃一顿饭的钱，晚上到学而优听陈定方讲书店，看到桌上有小点心，饿了一天的我不体面地吃了起来。回来的路上，想去取钱，说不定机器出毛病了让我取出来一百。结果我顿时惊呆了，我真的取出来一百。两天后我查网银，我的卡里莫名其妙地在几天内分别被充了75块、100块、333块，这谁呀这。我以为还会这样接着递增下去，我错了。

那天成都下暴雨，我们那一伙人背着帐篷和睡袋，“绑架”了薛野，被困在一家茶馆。眼看屋外的雨没有停的意思，大伙摆起了龙门阵，话题跨越色情业合法化、同性恋、机器人，聊得酣畅淋漓，用华夏的说法，“逼近各自思想的边界”，交锋得痛快。我不同意“机器人会产生思想”这个观点，其余的人就反驳我，这让我的思路更清晰，表达更审慎。我觉得“机器人会产生思想统治人类”这种说法，是一种科学的僭妄。本雅明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机器人下象棋总赢，结果把它拆开来看，里面藏着一个小矮人。真正可怕的是人，不是机器。这样说不知道是残酷还是庆幸。那个笨手笨脚的下午，我们误打误撞地创造了一场思辨的盛宴。

有天我在远良家意外发现了《玫瑰壩》，是借冉匪的，那个惊喜啊。这本书在大陆太难看到了，前一阵子野夫还在找。它讲述的是从五〇年到六七年、发生在中国西南山区的一个深深的爱情故事。但，“它更像一部村史”，流淌着古朴的人性。小说开始于共军占领兰县，郝勇、冯东明和范淑君去玫瑰坝开展土改，结束于一九六七年怀孕两个月的地主婆陈素芬和她的儿子被造反派炸死，研读马列的冯东明精神失常。他抱着陈素芬的尸体，凄厉地尖声嚎叫：“素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坑。”这样如波起伏又

多变的时代，但求能像素芬一样持守基本的做人道理（common decency，奥威尔当年参加西班牙内战时曾用这个词形容社会主义的理想，恍如隔世的感觉）。

### 【装逼】

立大有一群装逼成性的人，嘘，别嚷嚷。

### 【自由】

我理解的自由是，冷峻平实地面对世界的现实，认定一个终极价值并为之献身，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没有信仰的灵魂，就像在风中飘来飘去的塑料袋里一只被困的蝴蝶。自由在于接受真理，通过对真理的了解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就好比服从健康法则，你才会有健康上的自由。但真理从未完全为人类所知，它在不断地保守和探寻中。

### 【自慰】

我终于可以坦白我和紫薇这段孽缘了。（在交大露营那晚和华夏大智“聊以自慰”，才知道他们自慰是要用手的，原来我干什么都是那么特立独行。小小的赞一个。）

一次又一次，这取死的身体，要么成为灾难后的废墟，要么还是钻出五指山的悟空。

感谢神没有让我失掉自我，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阿门。

### 【自我】

立大提倡用教师的灵魂陪伴来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

听，自我在滋滋作响，请务必一面墙一面墙地救出自己，伸展你与生俱来的“自由个性”，担当人性的可能。

### 【尊严】

欧阳当年在一间又破又小的教室里拼死拼活的时候，她关于大学有三个梦想：第一，要有一辆自行车；第二，要看好多好多的书；第三个梦想，欧阳还没大学毕业就不记得了。就像一个孩子不知疲倦地翻越着山丘，停下一摸口袋，有把妈妈留下的钥匙不见了。那一晚在英强家，大家讨论立大的未来。欧阳郑重又倔强地说，我感觉我的人生现在才开始：免于恐惧，尽情地享受创造的乐趣。

来立大的人，都带着各自的理想，不愿被庸俗与无聊所捆绑。我们怀抱它，不在于这理想有多伟大，而是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尊严。这尊严体现在——你有多大可能按照你认为好的样式去生活。

“为什么特别强调庸俗与无聊？在我看来，人的尊严，正是靠热情与怀疑的适当配合而支撑起来的。尊严系于担当，可是没有怀疑与热情，岂有余地发挥坦荡荡的担当？在这个脉络里，庸俗无聊的心态特别需要提防。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见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这里的欲望指对意义的渴求）当一个人可以自行认定或弃绝价值，而主观的认定并不能接通客观的价值，长夜中的纵欲与虚无，或黎明前的投入与反抗，就成为一念之间的灵魂决斗。

这种尊严的可贵与辛酸，恐怕要等到我年华垂暮、皓首苍颜时，才能有切身体会。

钱老曾这样描述台湾解严前，他们那帮哥们少年时代的惨绿故事：“那是一群活得认真朋友、一个自信不平凡的时代、一段丰富而狼狈的经历”。那些年，那些人与事，虽不敢回首，却始终存留难舍的眷恋。

我和这位老牌理想主义者一样，偏爱谱写青春歌声里的低调。

这，就是我外公年轻时的一段往事。树叶黄了，夜风刮起来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它就像一颗种子，即使被封冻在冰层的下面，也不会死去，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会发芽，因为它已经牢牢地驻在外公的心底，历久弥新。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我总是在不停地改正”，这是外公在向我讲述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为了理想，为了爱情，他们燃烧过，迷失过，走了很远的路，一次次被命运轻轻地放倒，又常常静谧而忧伤地满怀希望（就像外公每次在书房望着海上的夕阳）。

我面前的一千双眼睛，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睛：我非去冥王星不可。我这一生至少要走到太阳系门口的黑石前，那是外公和外婆的女儿、我跌宕自喜的妈妈五年前失踪的地方。（编者注：指著名的“卡戎”事件。2068年，作者的母亲从冥王星只身前往太阳系边缘考察，

在卡戎附近意外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有科学家推测，那里很可能隐藏着一个针眼大小的黑洞。两个月后，堂吉诃德航天公司在卡戎竖立了一块黑石，警告探险者不要靠近。)

没错，我是她的外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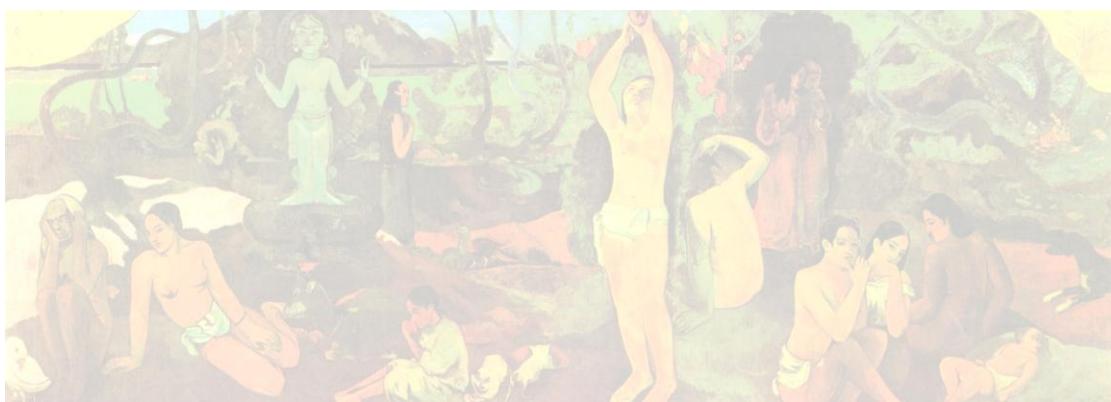
# 影 • 响

付饶/拍摄



或许以后他们将不知如何处理这些健康，教育和能力，因为那时山丘上可能不再有鹿，树丛里可能不再有鹤鹑，草原上可能不再有鹤的鸣叫；当黑暗笼罩着沼泽时，他们或许再也听不见葡萄胸鸭的尖啼，以及鸭的嘎喳声；当晨星在东方天空逐渐隐去时，他们或许再也看不见迅速挥动的翅膀在空中飕飕作响；当黎明的风在古老的北美白杨树林吹动，而灰白的阳光从古老河流上的山丘缓缓流泻，温柔地划过宽广，棕色的沙洲时，如果不再有雁的音乐，他们该怎么办？

——李奥帕德《沙郡年记》







在十一月的玉米田里制造音乐的风是匆忙的。  
雁群从低垂的云朵间出现，  
随风上下移动，聚集又分开。  
当雁群在远方天空变模糊时，  
我听到最后的鸣叫，那是夏天的熄灯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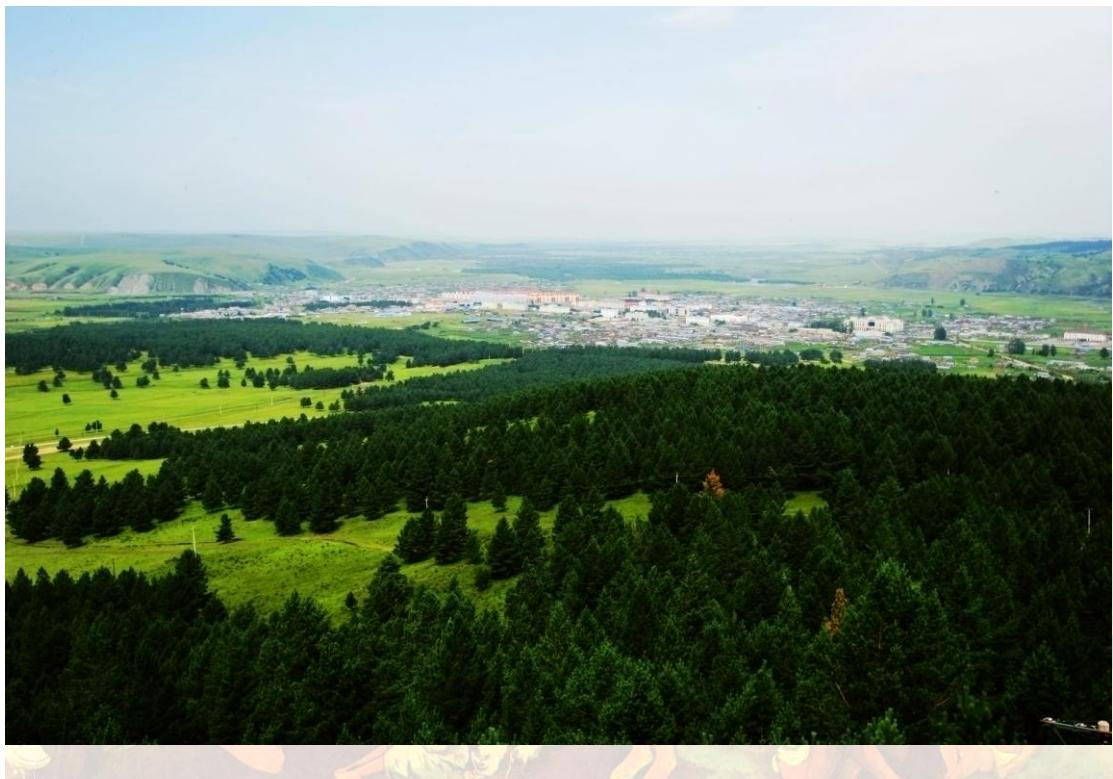
现在，在浮木后面是温暖的，  
因为风已随雁群远去，  
而我也愿意随雁群远去——但愿我是那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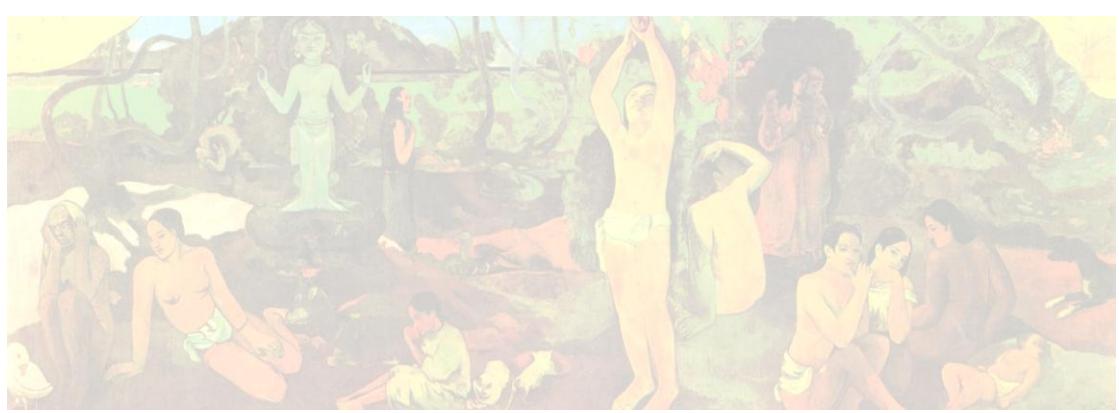
——李奥帕德《沙郡年记》





凝视清早草尖上的露珠  
倾听狼的嗥叫  
象山一样思考  
——《诗国的雪句》







不要怕，这个岛上充满各种声音。  
——莎士比亚《暴风雨》



文字整理：思源、陈枚、黎远菊 乔娇

照片拍摄：梓安、叶舟、刘智

投稿或反馈信箱：[youngyuking@gmail.com](mailto:youngyuking@gmail.com)

# 文藝復興 AGORA

